



光曙與影陰

著 斯雷·根歐

譯 麟 荃



~~124281~~

光曙與影陰

著 斯雷·根歐

譯 麟 荃

行印店書明開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873.57
334.1



3 0539 9635 5

譯記

一九四四年尾，我從湘桂大潰退中間逃到重慶。重慶也給這次空前的大潰退衝激得動盪起來了，整個山城裏充滿着混亂和不安。在那樣情形之下，不僅談不到安心下來工作，就是找一個住處也毫無辦法。在旅館裏就了一個多月，又搬到朋友的出版社裏住上兩個月，直到去年三月裏，纔搬到張家花園文協裏，總算勉強安定下來了。

當時我正在着手編「文藝雜誌」，但爲了生活，不得不再找點工作。恰巧傅彬然兄來約我爲開明譯一本以青年爲讀者對象的現代文藝作品，這盛意是可感謝的。但爲了這件事，我卻在圖書館裏，舊書店裏以及一些有藏書的朋友那裏，足足跑了兩個月。起先的意思，想避免重譯，打算介紹一些第二次大戰中間英美的作品。但是接連閱讀了十幾本這類長篇小說以後，我卻很失望了。我不知道這是否是我的偏見，我總覺得最近幾年來盎格羅撒克遜民族的文學似乎比以前衰落了。就美國來說，這兩年來輸入的美國文藝書籍頗不少，幾乎每一本新書出版，幾個月後在中國就可以讀到，這中間自然也有一些好的，但不知怎麼，讀過以後總覺得隔着一些什麼，缺乏一種足以引起我們強烈的共鳴底東西；尤其若干關於描寫戰爭的小說中間，那種民族優越感的氣味，以及對於被解放民族底憐憫的同情和淺薄的人道主義，常常引起我的反感和憎厭。

(i) 這樣，我幾乎想把譯書的計劃拋棄了，接着又病了幾個月，就把這件事擱置起來。直到秋天，在一個值

63222

得紀念的約會日子裏，偶然在葛一虹兄手裏看到歐根·雷斯的這一本小說的英譯，還是纔從打字機上打出來的稿本，是蘇聯大使館一個友人借給他的。我當天就向他轉借來，花幾天功夫把它讀完了。這部小說，在蘇聯並不算是本「名著」，作者也似乎並不很著名，但是那種樸素和真純，卻使我很喜歡；從這中間多少使我們看到了一些歷史的真實和更多理解一些蘇維埃人民的特質，而這本小說恰巧又是以一個十五歲的少年作為主人翁，很適合於青年學生的閱讀，於是我就徵得一虹兄的同意，決定把它譯出來。

這部小說，與其稱它為 *novel*，倒不如說更接近於 *reportage*。它只是平凡地描寫斯達羅柴伏達斯克市的工人與市民怎樣從和平幸福的生活中間投入到猛烈殘酷的決死戰爭。也許我們將感覺它的描寫過於繁瑣吧，然而也正是從這些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中間，使我們深刻地體會到在這個巨大的歷史變動中間，蘇聯人民心理意識的具體變化過程——這種過程僅是機械地或公式地去理解是決不夠的，而且只有從這樣的具體變化過程中間，纔能使我们真切地認識蘇聯人民力量之所在。在我們所看到的若干蘇聯愛國戰爭作品中間，一般似乎更着重於英雄業蹟的描述和歌頌，而在這本作品中間卻更着重在一般人民生活與心理的變化，這也許正是這本小說的一個特點。在這本小說中間，沒有曲折的情節和過分的渲染，也沒有那種叱咤風雲的特出英雄人物。所謂英雄，實在也就是那些極平凡極熟悉的工人和市民，在戰爭中間自然地鍛鍊出來。正如作者在作品中所說：「這樣的人太多了，簡直記不起他們的名字來，可是我把他們全體整個的擬成了一個人格，那就是一個常常有力量，微笑的活潑而有精力底人。」這就是所謂人民的英雄主義了。而這種人民的英雄主義卻是植根在人民的長期的和平勞動生活中間，也即是在合理的蘇維埃生活中間，不是從這樣的平時生活中間去認識，我們是無法去理解它的。

蘇聯人民那種堅韌的性格，實在令人吃驚的。照我們一般的想法，當德人向蘇聯開始侵略的時候，蘇聯那樣一個革命國家的人民，一定是像我國抗戰初期那樣，充滿了激昂紊亂的情緒，到處奔走呼號，宣傳鼓動。但實際上卻不如此。當戰爭的消息傳達到這城市的時候，整個城市的生活，在外表上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只是每個人更加緊的埋頭於他們自己的工作，每個人在內心上更緊張的來估計和準備迎接這個戰鬥，好像一個勇猛的戰士，在搏鬥以前所具有的那種沈靜和堅定。每個人都從心底裏來感覺這歷史的壓力，而估計着自己的力量去承荷這壓力；由於那樣一種沈重的真實的感覺，他們甚至在父子兄弟之間都竭力避開了對於戰爭的空洞談論，相互的用種天真的虛偽來掩飾自己內心的緊張，和保持戰鬥以前的鎮定和自制。「彷彿有一種沈寂，掉落在每種東西上面，一種沈寂，日日夜夜在我耳朵裏單調而無休止地響着，要是說一切事情表面上都是跟戰前一樣，那末內在的變化是在我們生活中間發生了。」這是多麼可怕的一種沈靜，這種沈靜中間又是醞釀着一種多麼可怕的力量。那和我國抗戰初期那種熱烈有餘堅實不足的情形相較，顯出人家是具有一種何等雄偉的潛力，因此當最後廣播電臺上召集令一下，所有的人都毫無躊躇的去奔赴號召，連那位領導者事前準備好的一篇鼓動的演講辭，在這時都感覺是多餘，因為他已經看出每個人都和他自己同樣地理解到他們自己的任務了。

爲什麼他們能具有那樣雄偉的潛力呢？作者曾經借書中一個人物的口中說得很明白：

「今天晚上，我們既不是懦夫，也不是英雄，我們只是作爲一般普通人民和市民。我們感覺到一種本質的對卑劣的反感。爲什麼你們是這樣想法呢？這是我所怕說的一個悠長的歷史，這是由於幾世代來所形成的一個傳統的問題，是從許多次的慘酷底考驗，戰爭，革命以及諸如此類事情中所獲得的經驗底問

題……過去四分之一的世紀中，我們曾經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中，人的權利就是法律和我們教育的A B C，這四分之一的世紀已經在我們中間灌輸了對於衡量是非的新的水準了。

「德國人也許能够用坦克車來壓殺我們，用大礮來轟擊我們，但是我一點兒也不相信，他們能摧毀我們對於善惡的概念，對於什麼是可恥和什麼是尊貴的概念。那是不可能的！這些崇高的道德水準一度已經存在，它們就不可能再被抹煞了。」

這是一種歷史的力量，換句話說，就是從無產階級羣衆的思想與生活中間所產生出來的社會力量，憑藉這種力量，蘇聯纔能創造出那樣輝煌的勝利。這個經驗對於在苦難中奮鬥的中國人民是特別重要的，因為我們今天正需要這樣一種堅韌沈毅的國民性格，和創造能培養這樣國民性格的社會條件。

自然，這樣的國民性格，當它作為每個人的個別性格具體地表現在現實中間的時候，並不是那樣單純。戰爭是殘酷的。每個人都要去接受那殘酷的考驗；因此在迎接戰爭中間，每個人的內心上必然引起強烈的搏鬥。例如拿對於戰爭的恐懼來說，這是一般人所自然具有的心理，而且愈是對於現實認識清楚，愈會感覺到這種殘忍的可怖。想一想吧，這樣一座多年來由許多人民的血汗所創造的工業城市將一旦毀滅於礮火，這麼多的和平幸福的勞動人民將犧牲於廝殺中間，這怎樣不叫人戰慄？然而這並不一定是怯懦，因為另一方面還有一種更強大的力量在支持着他，在克服着那種恐懼；愈是近於戰爭現實，這種搏鬥也更猛烈，在這裏也就顯出了各個人強弱不同的程度。然而無論如何，從那樣一種長期生活中間所形成的思想意識，往往在這裏起着決定的作用，而更強的力量也往往是通過這種猛烈的搏鬥產生出來。這就是小說中遼沙的祖父所說的：「苦難會給予我們力量。」

在這小說中間，許多地方都描寫了這種內心的搏鬥，這是非常現實而且重要的，不是這樣，我們將無法理解爲什麼昨天一個平凡的工人今天忽然變成了英勇的戰士，也無法理解一個十五歲的孩子最後終於拿起武器去參加火線上的戰鬥。

在小說的第二部中間，幾乎全部都是描寫戰爭，使我們從文字中可以感受到暈眩的火藥氣味，這是很不容易的。不是親身參加過火線上戰鬥的作者，往往不易使我們真實地感受到那種瘋狂慘暴的行爲，對於一個人生理與心理所起那種酷烈的影響。作者憑藉他自己的經歷，把我們引入到一幕幕的驚心動魄的血戰場面，而從這裏也更增強了我們的堅信，即是縱使戰爭是那樣殘酷，它卻絕不能消滅一個更強大的力量——人民的正義。

我並不要求讀者對這部作品寄予很高的評價，若干方面，仍有它的缺點，但無論如何，它是給我們顯示了一些真實的東西，這些東西，對於我們卻是有益的。當我寫這篇譯記的時候，中國正面臨着一個長期的苦難，這使我們對於「苦難會給予我們力量」這句話格外感到親切和沈重。真的，這種力量的取得，將不是僅僅依靠於單純底熱情的呼號，而還需要更深沈和堅韌的長期奮鬥，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我們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注入更深沈的勇氣，我們在鼓舞他們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啓發他們的理性，而且還須偏重於勇氣和理性，從此訓練了許多年，這聲音自然不及大叫宣戰殺賊的大而宏，但我以爲是更緊要而且更艱難偉大的工作。」

是的，我們是應該着手於這樣工作的時候了，那末就讓我以這樣的心境，把這本書介紹給我們的讀者罷。

一九四六年蘇聯國慶節。

關於作者

歐根·雷斯於一九〇二年生於羅斯多夫。幼年就開始寫詩。中學畢業以後，入列寧格勒藝術史學院。但是由於他熱心觀察和研究他的國家，不久就終止他的學習。

雷斯去作漫遊，一部分是步行的，走過高加索和中亞細亞，在卡斯賓海和巴倫茲海中航行，先後幹過漁船上的水手，送報人，訪員和報紙經理。回到列寧格勒時，他當了 *Leningradskaya Pravda* 報的市外記者，以這個資格，他訪問了蘇聯南北部的各個集體農場和國家農場，工廠和礦山。

雷斯第一部作品是一九二八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 *Pyt Proty Mena*，一本關於風俗習慣的書。他以後的作品包括長篇小說「盲客」和「暴風雨」。蘇德戰爭中，他是塔斯社的記者，戰爭全過程中都和紅軍在一起。一九四一年至四二年之間列寧格勒被圍的冬天，他就在那裏和它的附近，這個時期中所得的印象和觀察，給予他這部小說的材料。

目錄

第一部 當陰影降臨之前

第一章	費狄契夫家族	一
第二章	童年時代的快樂與煩惱	六
第三章	最初的宴會	一〇
第四章	奧爾珈離開我們	一四
第五章	我不再惱奧爾珈了	二二
第六章	戰爭開始了	二七
第七章	新的親戚	三七
第八章	晚間六點鐘	四七
第九章	公路上掛起一盞明燈	五三
第十章	費狄契夫家屬的團聚	六一
第十一章	團聚的飲宴	七五
第十二章	兒子來找尋父親	八一
第十三章	波加契夫辦公室裏的談話	八八
第十四章	漆黑街道中的足聲	九六
第十五章	波加契夫決定不作演講了	一〇二

(1)

第二部 新的曙光

第十六章	紅藍鉛筆.....	一〇七
第十七章	廣場誓願.....	一一二
第十八章	永不屈服.....	一一九
第一章	重訪母校.....	一二六
第二章	中午，甲蟲怒鳴着.....	一三二
第三章	德國人的輪旋戲.....	一四〇
第四章	輪旋戲繼續着.....	一四五
第五章	鑄鐵工人向前推進.....	一五一
第六章	情況好轉了.....	一五六
第七章	瞭望兵坐在柳蔭裏.....	一六三
第八章	「你聽見我嗎，尼古拉？」.....	一六九
第九章	大礮又響了.....	一七八
第十章	星空下的黑路.....	一八三
第十一章	尼古拉伴着我走下街去.....	一九〇
第十二章	父親來找尋兒子.....	一九六
第十三章	睡吧，明天還得作戰呢！.....	二〇四
第十四章	新的曙光.....	二一二

第一部 當陰影降臨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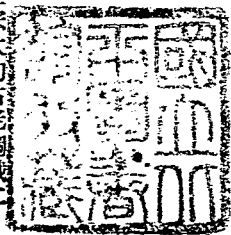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費狄契夫家族

我是一九二五年十月誕生在斯達羅柴伏達斯克小鎮上。這市鎮是環繞着一座宏大的古老鋼鐵工廠而發達起來的，現在這座工廠在本地的事業計畫中間仍然占着中心的地位。工廠是在市鎮的最中央，由一道磚牆圍起來，那磚牆一公里接一公里的伸展過去。我難忘的童年回憶之一，便是在陰沈的日子裏，從那些敞露的熔爐中射出來的紅光，反映在低空的雲層上。成天成夜，廠裏隆隆和砰訶的聲音成爲市鎮上一切喧聲的背景。而在黃昏，當微風輕輕地吹搖着那貫綴在街上和廠場上的千萬隻電燈的時候，你可以聽到工廠引擎的汽笛聲遮斷了公園裏奏鳴的弦樂。

當一片熾熱的鋼在展鐵工場的石牀上蠕動着的時候，年青的工人都從電影院和音樂廳裏匆匆湧了出來，擠在通向出口的走廊上，對最後一支歌曲喝着彩，他們還有半個小時的餘暇，去換上工的衣服，接着就去照管夜班工作上的那些奔騰的流鋼了。工廠汽笛的鳴叫，是恰當戲院裏第三幕啓幕鈴聲響出的時候，那些離開了觀眾的看客，在把香煙捏熄之前，吸完了最後一口煙，匆匆趕回到他們的座位上。而就在臺幕上升的當兒，那邊工場的浴室裏，幾十隻淋浴器正同時開動。那些骯髒的下午班工人在換衣回家之前，正在洗濯着身體，在那激注的水流底下笑着，擦着天兒。

在家裏，母親看了看鐘，趕緊把煎鍋放到爐子上，又望望那在沸滾的茶炊，等到洋芋已經煎熟，茶也已

(1)



經調好了，那斷斷續續的歌聲笑語，已經從工人們一對對在走着的街上，向打開的窗口送了進來。接着，門廊裏起着沈重的腳步聲，於是門打開了，讓爸爸進來。

我的曾祖父，亞歷克舍·尼古拉耶維奇·費狄契夫，在我出生以前八年就死了。他是從幾百公里以外的潘里乞脫西村莊上搬到斯達羅柴伏達斯克來的。在農奴廢除以前，他是一個農奴，但是農奴解放卻並沒有使他成爲一個獨立的農民。他所得到的土地太可憐了，沒有馬犁地，也沒有母牛擠奶。只有一條出路，就是作爲一個普通工人到斯達羅柴伏達斯克來找工作。而他的妻子就帶着孩子們依舊留在村莊上，守着那微薄的田地過活。

當他的長子成人了，我的曾祖父把他一起帶到斯達羅柴伏達斯克去，可是那小的，他卻把他留在田莊上，讓我會祖母去照管。這就是爲什麼我祖父尼古拉·亞歷克舍維奇·費狄契夫成爲一個旋盤工人，斯達羅柴伏達斯克一個老前輩，而他的兄弟，亞歷山大·亞歷克舍維奇，我們叫他做沙夏叔叔的，卻依舊是個潘里乞脫西的農民。

我和年長的孩子們常常在夏季裏給送到沙夏叔叔的地方去。他有兩個孩子——我的叔叔們——那最小的和我的年齡相彷彿。他們都是結實的傢伙，是採集野菌和莓子，打漁和在曠地上做營火的行家，打九柱球戲的能手。

沙夏叔叔是一個沈默的人，他的家務都全權操在他的妻子亞伏陀泰雅·梯爾脫耶芙娜的手裏。他認爲她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了不起的。我記得，他曾坐着一直喝到第六杯茶，當她不斷地談着集體農場，村蘇維埃和鄰家的事情。沙夏叔叔會一句話都不說。他只是望着我，把腦袋向他妻子突然一扭，彷彿是

設：「瞧她可不是了不起嗎？」

縱然這樣，沙夏叔爺對於一切重要的問題，卻有決斷的發言。叔婆滔滔不絕的談着，提出意見，彷彿她說完過後，就再沒有什麼可以說的了，但是突然她會旋向她的丈夫，用一種全然不同的口吻問：

「你以為怎麼樣，沙夏？」

他會思索一下，摸摸他的鬍子，好像不願意發表意見似的，這以後纔用他平靜的態度回答着，而他所說的總是照辦。

亞伏陀泰雅·梯蘭脫耶芙娜有一副好心腸。我們這些小孩子打了魚或是從森林裏遠足回來，弄得混身骯髒，褲子扯破，襯衫變成了爛布。她會突然抓住我們，叫我們教不好的無賴坯，預言我們下次會碰到攔路賊。可是同時她又會在廚房裏忙亂着，接着來的，你知道，卻是醃豬肉和雞蛋放到桌子上，還有農家的乾酪和酸奶油和饅頭，還有給我們預備了的乾淨椅子，和在果園裏給我們鋪好毯子讓我們躺下。

近年來，我去拜訪他們的時候，情形是怎麼改變了。我的叔叔彼得娶了一個安詳知禮的姑娘，亞伏陀泰雅·梯蘭脫耶芙娜除了兒子之外，已經有個媳婦了。當孫子生了下來，她的好機會更增多了，孫子是雙生，結婚以後剛剛一年就生下來的。每逢一問到那雙生子——一個是男孩，一個女孩——亞伏陀泰雅·梯蘭脫耶芙娜的聲音就像隻喇叭似的響了起來；要是她發現萬西亞或是泰納雅的尿布潮了，或是蚊帳沒有放下，「虐殺孩子的人哪！」也許就算是她向她媳婦投擲過去的最客氣的形容詞了。但是年青的父親或母親都並不怕她，因為他們知道她只不過裝做那副嚇人相罷了。他們是一對快樂的夫妻，靜靜地聽着慈母的訓誡，他們知道亞伏陀泰雅的那種裝腔中間，是一點兒惡意都沒有。

我現在還記得在俯瞰着湖面的小山上那座幽靜而寬舒的房子，我們常常玩強盜遊戲底那座花園，和借九柱球戲作爭朝代的競鬪底那片曠地。在平靜的夏晚，一張桌子搬到房子前面那株赤楊樹底下。山下湖的對岸，樹林在朦朧中間變得昏黯和可憎了。夜蛾在點着的燈底罩子上撲撞着，茶炊發出細微的嗤嗤聲音；沙夏叔爺讀着報紙，他的嘴唇不由自主的在追逐着字句。亞伏陀泰雅叔婆已氣做完了一天的雜役，嚙嚙的勸告也說够一天了，坐了下來做她的針線或繡花。我坐着，夢想那些可怖的猛獸從牠們森林的巢穴裏出來，而我以致命的搏鬪跟牠們去交戰，把一位美麗的少女從牠們腳爪下拯救出來。我每逢回到這個，我就像回復到十二歲，再一次想去屠殺那些森林裏的惡龍。

斯達羅柴伏達斯克底費狄契夫家族的故事，則是和那許多工人家庭中間一般的故事。生活在逼窄擁擠的住處，酗酒的週末，在伴着手風琴的悽哀歌曲裏。工作找到又丟掉，罷工，公園裏流浪，窮困，失掉了媚力的愛情，沈悶的長夜。一種對於同伴的崇高責任感，和從酒窟底悶人和煙霧的空氣裏所生長出來底高貴的感情。

我祖父結了婚，我父親生出來了，長大了，學會一種手藝，開始自己做起工來，也結婚了。生活是單調乏味的，但是那時發生了許多巨大的事件，其中一次是斯達羅柴伏達斯克的罷工，罷工的口號傳遍了俄國的全部。費狄契夫家族上下三代，我的曾祖，祖父和父親，都參加了這次罷工。我的父親只有九歲，但也擔當一分工作，去當跑腿，通過警察的步哨線去送達重要的消息，那步哨線環繞着工廠，工人們都被包圍在裏面。

革命以前，家裏在萊米斯林那雅街買了一宅小房子。一九一七年，我的大哥尼古拉從那裏出生了，就在同年，我的曾祖父在街道戰中給殺死了，儘管他年紀老邁，卻沒有什麼東西能夠阻止他，拿起一桿槍，在革命中間去盡他一份的責任。

這一年中間，我父親也去參加戰爭了，把他的妻子和嬰孩留在家裏，直到一九二二年頭上，尼古拉已經快滿五歲，他纔回來。人家說，我父親回來時，我母親是一壁笑一壁哭。尼古拉雖然認不得他的爸爸，也高興得發狂，甚至陰鬱而不大動情感的祖父，年紀已經很大而且很少發笑的，這時也掩飾不住他的快樂了。父親回來那天晚上，是我們家庭中間一個值得紀念的夜晚。朋友們聚集攏來歡迎他，聽他敘述「斯達羅柴伏達斯克工人」號鐵甲車的結局，他曾經在這輛鐵甲車上當一名礮手，參加了羅斯多夫和巴泰伊斯科的戰役。可是他說起來，就像是一串激動的冒險故事。本地鄉親們彼此搶着訴說家鄉的饑饉和破產，彷彿在他們一生中再沒有碰到過比這更奇怪的事情。我的母親和在一起聽着，笑着，但是接着又跑到隔壁房間去傷心大哭，因為從父親的敘述中間，她感覺到一個可怖的故事，關於許多夜沒有睡覺，站着的死去，和一種超人的精力與意志底奮發。

尼古拉弄得不能睡覺了，在全家團圓的興奮中間，他是完全被遺忘了，他利用這機會，爬到桌子上，聽他爸爸的故事。雖則他還不過四歲，他的心上已經記錄下這天晚上的每一個細節，煤油燈，魚乾和伏特加，以及擁擠在房裏的人們底笑容。他在談話的囁嚶聲中睡去了，他夢見一場奇異的戰爭，他的爸爸吼着笑聲，向着白軍開槍，白軍死掉了，笑得大家都高興。

他只有四歲，還不能懂得在這笑聲的背後是會隱藏着怎樣可怕的經驗呵。

第二章 童年時代的快樂與煩惱

當尼古拉聽着父親敘述他的經驗，隔壁房裏正沈睡着一個兩歲的小女孩。她是奧爾珈，新得到的乾妹妹，她是父親從前方帶回來的。

當父親在考多伏斯基的著名師團裏服務的時候，他找到一個密友叫亞歷克舍·梭胥涅戈夫，一個從沃地沙來的寬肩膀的碼頭工人，精力和膽魄都是很充足的。人家告訴我，梭胥涅戈夫在最危急的時候都能够唱歌，而且從來不停止微笑。在露營的時候，他告訴我父親關於沃地沙的事情，以及他參加軍隊時留在家裏的女人和小孩，並且常常把他女人的照片給他瞧。她是個瘦小而纖弱的女人，一個沃地沙水手和私販的女兒。她是從家裏逃出來跟梭胥涅戈夫結婚的，因為她父親不願意把她嫁給一個卑下的碼頭工人。一年以後，生了一個孩子，是一個女孩兒，有一雙跟她爸爸一樣的藍眼睛，跟她媽媽一樣的漆黑頭髮。

梭胥涅戈夫跟我父親約定，要是他們兩個中間有一個倒下了，另一個就要去幫助那孤兒的家屬。一九二一年末，梭胥涅戈夫給打死了，那時他和平時一樣笑着，從壕溝盡底下探出頭來，大膽地去面對白軍的攻擊。他被埋葬在路旁，考多伏斯基在隊伍面前親自來弔祭他。

復員以後，我父親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到沃地沙去一次，在那裏發現他朋友的家屬陷在可怕窮困中間。梭胥涅戈夫的女人害着腸壅扶斯病倒了，女兒給一個鄰居帶着。他到的第二天，那母親就死了。我父親買了一口棺材，賃了一輛推車，把那不幸的女人埋葬了。就在這天，他帶着那兩歲的女孩動身回來。這一切他都敘述得清楚而扼要，他撫摸那女孩的頭，又補充說：「讓她長大起來……她可以做尼古拉玩耍的

伴兒呢。」我母親也並不反對，而且很快就覺得她自己對這家庭裏新添的一個是寵愛得捨不開了。

(代 時 年 童)

我們房子附近有一個湖，湖裏有隻半沈的遊艇，離開湖岸約莫兩三米突。船長的艙位依舊是完整的。通過艙面的甲板可以走到船艙裏去。船是半浸着水，但仍然有許多空出的地方可以玩耍。

在小孩子淘裏，把這隻舊船當作一個理想的玩耍地方的，我們已經不算是第一代了。十一二歲的頑強小水手們攀登到這隻魔船的船身上去，擺起陣勢去做幻想的巡弋；他們登上這隻船，遭受船身破沈了，於是把那些兇暴的海盜打了出去。後來，每逢我讀到海洋小說裏那些簡單的光景，就够我去回想到我們那片小湖，和它平坦的，遮滿着蘆葦的水岸，以及那隻半毀的遊艇，在那隻遊艇上，我曾經歷過那麼多次驚人的冒險。

就我所能記憶的，尼古拉卻從來不會在這些遊玩中間當過領袖，雖然他是一個好脾氣而且和氣的人。做頭腦的往往是奧爾珈，或是巴胥加·卡拉胥涅戈夫，那個總機械師的兒子。最豐富的想像卻一定是屬於奧爾珈的。我現在還能清楚地記得她在船艙裏扮演的那副勇敢的樣子，鼓勵她的部下海盜叛亂，去反對他們兇暴的船主，毫無畏懼地去對付一個拜火教的部族，他們是要把她活活的燒死，否則就是扮做一個勇敢的土匪，或是一個富有的大莊園主的女兒。

尼古拉常常教我們忍耐。奧爾珈說他殺敵人的樣子很難看，又說他扮起綁匪來，那被綁的美女看到他是不會害怕得發抖的。總之，他的態度和臉相是太文雅了。尼古拉聽了這些責備，卻只是微笑，樣子倒更加文雅起來了。

(7)

但是儘管這樣，他在運動上卻是傑出的。實際上，他寧願把他的勇猛顯在田徑賽上，不願意顯在那最激動的土匪襲擊和破壞船隻上。

可是尼古拉的好脾氣是有限度的。當我約莫八歲的時候，我看到他當真發火了，那是第一次我看出的。在他表面上好脾氣的性格後面是潛藏着怎樣一種本質的力量。

有一天，尼古拉去看工人田徑賽運動會了，只有我們約莫五個人在遊艇上玩耍，一羣從附近都林諾村莊上來的頑強小孩突然來襲擊我們了。我們已經偵察出他們從蘆葦裏在望着我們玩耍，奧爾珈和巴胥加準備猛烈地去嘲諷他們。這是奧爾珈特別拿手的本領。

那些都林諾的孩子，其中有幾個是十七歲的強壯傢伙，再也抑制不住，便向我們奔來了。雖然奧爾珈是個女孩子，他們給她吃了兩下「通心粉」——這是我們對吃耳光的一種稱呼。她回報他們，扯住他們一個孩子的耳朵。這時事情變得嚴重起來了。奧爾珈給重重的捶了幾下，雖然她的眼淚已經掛到面頰上，但是她卻並不馬上哭出來。

正在這緊要關頭，尼古拉回來了。當真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他是怎樣從湖岸和遊艇之間的空隙處跑過來的。他一到甲板上，立刻拳頭飛舞起來。他捉住一個正在打奧爾珈的孩子底耳朵，捉得那麼用力，教他一下子不知道是甚麼在打他。另外一個孩子給他丟到水裏去了。於是所有的陌生孩子都來圍攻他。

尼古拉用他的拳頭，腳，腦袋打回去。我從來不曾看見過他這種樣子；他咬緊了牙齒，眼睛變得像冰似的，可怕得很。那些鄉下孩子，儘管他們體力强，有訓練，都打不過他。一會兒又一個襲擊者潑的掉到水裏去了；另外一個來不及逃走的，眼睛上吃了一傢伙。

這時我們都振作起勇氣來給尼古拉幫助。但是必須承認，勝利是完全屬於他的。都林諾的孩子們丟臉地敗退了，用一串向我們頭上拋過來的謾罵，掩護着他們的退卻。尼古拉站在那裏，兇猛地瞪着他們，呼吸急促，拳頭仍然緊握着。但是並沒好久，依舊又變成一種似乎不好意思的微笑了。

尼古拉進入工廠裏一家技藝學校裏去了。後來他就在那機器工廠裏作爲一個學徒開始做工。這是我們家庭裏一個祝典。殺了一口小豬，父親和祖父把他們的至親好友全邀了來。向新進的機械工人進了一杯賀酒。當我父親在祝典上即席致詞時，他顯然是感動了。他說了些關於家庭的光榮，費狄契夫家族的好名聲，現在是輪到尼古拉去支撐了。

一杯伏特加也給尼古拉倒上了。他眼也不眨就嚥了下去。這可把母親嚇壞了。但是那種姿勢教她相信，這只是表示尼古拉是具有費狄契夫家族的才智，而他將在這世界上來實踐這種才智。他自己是窘惑而快樂，甚至還做了一個演說來答謝慶祝他的賀酒。他說祖父和父親都是非常技巧的工人，在他們的監護下，他也將好好兒幹去。

客人已經散走很久了，母親也已經把桌子收拾清楚了，父親和尼古拉還在院子裏散步，沈入一種心腹的談話中間。我不知道他們在談些甚麼，但是我現在還能摹想出他們兩個走來走去的样子，兩個都是寬肩膀的人，彼此都非常相像。這是那個圓滿的夜晚底結束，這圓滿的夜晚只是被一個不和諧的調子所玷損了。那調子是奧爾珈帶來的。

當那未來機械師在被敬賀酒的當兒，她忽然問父親說：

「爸爸，你決定要尼古拉停學嗎？」

「咳，我爲什麼要停止他學習呢？」他說道，「在他成爲一個最高機械師之前，他還會學得很多東西哩。」

奧爾珈眉毛皺了一下，每逢有什麼事情教她迷惑的時候，她就是這種情形。

「我不是說這個，」她繼續說，「我是在奇怪，爲什麼你不要讓他成爲更……更……」
她完全弄昏亂了，吃吃的說不出話來。父親和客人們都嚴肅地望着她。

「一個機械工人的技藝是不容易的，但這是一種光榮的職業，而且是一種重要的職業呵，」父親枯澀地說，「不管是我，或是我的父親，或是我的祖父，都不曾以我們的工作爲可恥過。」
說到這裏，他把話頭轉到別的方向去了。

第三章 最初的宴會

這是一個重要的日子，當奧爾珈和尼古拉帶我去參加我最初的宴會。我那時纔十四歲，還在學校的第六級裏，還不够年齡可以有一身像大人們所穿的衣服。我只穿着一件托爾斯托伏加短外衣和一條不相稱配的褲子。但是尼古拉臨時給了我一條漿過的硬領，還加上一條顏色鮮明的領帶，他替我把領帶打好。這天晚上父親興趣很好，對奧爾珈的新綢衣服作了一次周詳的審察，又說我長得很像大人了，還問有些什麼客人要到場。

九點鐘，尼古拉的朋友來看我們了，於是我們就一塊出去。宴會是在卡拉胥涅戈夫的家裏，因爲巴胥加利用他父親離家去作商業旅行的機會，求得他母親的允許，請了一些朋友到他家裏去。卡拉胥涅戈夫

的寓樓是很大的一所，有一座洋臺，有壁櫥，有一個遞送食物的轆轤，還有別的各种各樣巧妙的奇異東西。巴胥加曾經把這一切向他的熟人吹得那麼利害，但是他引為最驕傲的，卻是一架有外國唱片的留聲機。

每個人都臨時穿上他最漂亮的宴會服裝，使我連那些最熟悉的臉孔都辨認不清。所有的孩子們對姑娘們都異乎尋常的講禮貌，而且跳舞跳得驚人的好看。這一切都叫我震驚得不安和害羞。我審慎地決定，決不帶着尋常的心境參加進去。每個人對我的舉止似乎都很驚異。但是我大半个晚上都倔強地閉着嘴，一開口只會吐出一些冒瀆人家的話罷了。當巴胥加用一種漂亮的姿態，打開餐室的門，請大家進去吃晚餐，我走在奧爾珈和他的後面，忽然用一種低音叫了出來：「要得！讓我們放量大喝吧！」可是，我剛一說出，那傲慢無禮的樣子立刻又顯露出來了。我真恨不得乘人家不見鑽到地板底下去呢。

在餐桌上，我想跟坐在我旁邊的那個姑娘談天。我羞得好難受，鼓起勇氣來問她是否喜歡喝伏特加。因為我找不出什麼別的話可說。我儘力想保持我男性的低音，可是說到一半，我的聲音又變成尖嗓子了。在我那樣年紀，你是無法使他明白對他旁邊的人應該使用怎樣的聲音的。我弄得那樣狼狽，回過臉去，竟至忘記答話了。當我再去望她的時候，她在笑着，跟萬尼亞·安特羅諾夫在碰杯，好像就不會看見過我似的。

我在失望中間，伸出一隻堅決的手去拿起一隻乾酒的大杯，●倒滿了半杯伏特加，一口氣嚥了下去。這是我的解放。我還不會把杯子放下，就聽見奧爾珈驚惶的聲音：

「遼沙，你在做什麼呀？」

●一種尖底的或凹底的杯子，不能平放的，專門作為乾杯之用。

這個損失是無法補償的。我噙住了，突然把酒噴濺出來，想找覓一個解救，伸過手去向桌子很遠的那邊去取一塊青魚。我的眉毛又浸到醬油裏去了，但是我已經不省得煩惱。我是當真吃醉啦。突然之間，桌子四周的人在我看來好像都是一些不堪的勢利鬼，我斷然地決定不向他們有一點乞憐。我記得我向什麼人解釋了一些我們工人對於某些問題所取的觀點，可是我是怎樣睡到隔壁房裏的睡椅上去的，卻一點也不記得了。也許是我自己去的，或者是奧爾珈和尼古拉拉扶我出去的。

我大概睡了有兩個鐘頭，醒來的時候，感到火燒一樣的害羞。我疲乏地睜開眼睛，看見一間房間，地板上鋪着一塊很大的地毯，有一盞橘黃色的電燈，並且知道我是仰躺在一張睡椅上。隔壁房裏，留聲機正唱得興高彩烈。從那些拖曳的腳步聲上判斷起來，他們正在那邊跳舞哩。接着，我看見奧爾珈和巴胥加並排坐在我睡椅的那一端。我的驚愕把我壓倒了。我閉上眼睛，希望他們不會注意到我已經醒來。

「鬼碰到他們！」我想。於是我幻想我自己在學校裏畢了業，在工廠裏找到了一個工作，發明了兩打新的機器，於是巴胥加的父親來懇求我去拜訪他，而我就推說我是一個非常忙碌的人，不能夠浪費時間去作無謂的應酬。

正在這時，我聽見奧爾珈輕輕地說：

「讓我走，你聽見嗎！」

「奧爾珈，」巴胥加說。接着是一陣沈默。我沒有看見他們，但是我感覺到那沈默是像鉛一樣沈重的。最後，奧爾珈歎息了一聲，站起來。我看見她走向房間的中央，一個穿在黑綢衣服裏矮短而纖瘦的身影，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多麼美麗呵。

「奧爾珈，」巴胥加又說了一聲，向她趕過去。他把手臂圍着她的腰，但是她堅決地拒絕了他。

這已經過去許多年了，但是當時捉住我底那種疑懼的感覺，直到現在仍然極其生動地留在我的記憶中間。我從奧爾珈和巴胥加的聲音裏，聽出一些神祕的情緒，我雖然不能理會，但是由於某種理由，它卻深深地激動了我。

「你跟我一塊兒來，好不好？」巴胥加繼續說。

「沒有那樣的事。我不跟你到任何地方去。」奧爾珈說。巴胥加抱住她並且吻她。

奧爾珈一聲不響的站着，半避開巴胥加，由於極端的恐怖，我又把眼睛閉上了；這似乎我剛從某個新發現的窗戶中間，瞥見了一個巨大的世界，發見它有些奇異而可怕，並不像我以前所想像的那個樣子。我躺在那裏，期望我不要再看到或聽到什麼了。而我也當真不再去看望或傾聽什麼了。但是儘管這樣，過了一會兒，我覺得房間裏忽然有點改變。我睜開眼睛。尼古拉站立在門限上。

「華西里告訴我，你這兒有些唱片，」他說，一壁從桌子上拿起幾張出去了。但是他聲音裏帶着一種不自然的調子。

「他不會注意到什麼吧，」巴胥加說，但是沒有多大把握。

奧爾珈不耐煩地聳聳肩膀，理一理頭髮向巴胥加說，她聲音裏帶着一種隱藏不住的憂慮。

「你瞧不出來，他是故意裝做沒有聽見嗎？他只是不肯教我們弄得不愉快罷了。」她離開房間，巴胥加跟着她腳跟走出去。

我又躺了半個鐘頭，心裏又喪氣又懊悔，直到尼古拉和奧爾珈搖動我，我纔裝做剛剛醒來。他們用種

種方法，使我不再感到丟臉；也許就因為這個緣故，他們比別人留得更長久一些，巴胥加也故意避開，使我離開時不需作任何的道歉。

我們三個走出到街上。這是一個晴朗的有星的夜晚。這邊那邊都有一對對的愛侶在前廊上談着情話。遠遠什麼地方有人在彈着吉他。蓋過這一切聲浪的，是從那工廠裏發出來的低沈的嗚嗚聲，被那斷斷續續的碎句聲音所間隔着。在回家的路上，奧爾珈和尼古拉嘲笑我的損失，不過卻那麼小心，使我們只走到半路上，我已經不再感到這是永遠的恥辱了。

我們走進屋子裏，不得不驚醒母親。尼古拉和我向奧爾珈道了晚安，一直回到我們房間裏。我一倒下就去就睡熟了，因此，我不知道我哥哥這天晚上睡得好不好。

第四章 奧爾珈離開我們

一九三九年，巴胥加·卡拉胥涅戈夫在工廠裏一所幾年前創辦起來的電氣學院裏畢了業，到喬其亞邦的塔皮里西去，在一家電力站的建築場上做起他第一次真正的工作來。第二年夏天，他回到斯達羅柴伏達斯克來度暑假，穿着一雙鞋子，他向有些人說是魚皮做的，向另一些人又說是小象皮做的，還有一頂帽子，他吹說是從倍諾斯·愛勒老遠運來的。儘管這樣，他還是被看作一個心情輕浮而快樂底自誇的傢伙。他假期裏的薪水在第一個星期裏就花光了，以後就到處問人家借錢，但是沒有人拿這個去反對他，因為只要他還有錢，他就準備對任何他所碰到的人都請客的。

他是我們家裏的一個常客。晚間我們如果沒有什麼約會，就到公園裏去跳舞，喝啤酒。巴胥加經常被一批跟他年齡相彷彿的人所包圍着，聽他敘說關於南方的有趣故事。

巴胥加走了，生活似乎比他回來以前更加單調起來。奧爾珈是在列寧格勒，她在那邊讀地質學，但是週末她是在家裏過的，星期六回來，等到星期一回去。因為這樣，奧爾珈的房間便照舊保留着，房間裏的一切都和她以前住着的時候一樣。巴胥加經常寫信來，信來了，尼古拉常常把它整齊地放在奧爾珈的桌子上。

有一次，奧爾珈在房間裏跟父親作了一次冗長的心腹談話。我不會聽見他們在談些甚麼，但是父親非常難過。當奧爾珈站起來離開的時候，他吻了她。她出來，眼睛都哭紅了。另外一次我回家來，看見奧爾珈和母親在黑暗裏互相偎抱着。我走進房間的時候，奧爾珈吻着母親，母親說：「上帝保佑你，奧爾珈。」說着就出去把茶煮上，一壁抽噎着，用圍裙角擦抹着眼睛。

家裏除開我之外，唯一不參與這些神祕的談話底祕密的人，便是尼古拉了。他顯然什麼都不知道，也不怎樣留意。我因為被撇在旁邊，心裏很不好過，我斷定尼古拉的反应一定也同我差不多。這是爲什麼我最後把他當作一個同盟者。有一天深夜，我們從電影院回來，我問他：

「我猜，你已經注意到奧爾珈有些不大對吧？」

「你說有些不大對是什麼意思？」尼古拉銳厲地看着我。

我告訴他關於她跟父親和母親的談話，又加上我自己的一些其他觀察，這些觀察我自以爲很聰明的。尼古拉默默地聽着。

「這一切都是胡說，遼沙。」他歇了一下說，「她也許有好多事情要跟長輩談呢。我看不出這對我們男人有什麼相干。」

這個「我們男人」使我感到溫暖，因此我就對這全部事情立刻失去了興趣，衷心地同意尼古拉的話。

兩個星期以後，這個神祕極其意外地解決了。那天是星期六，奧爾珈剛從大學裏回來。當我們坐下來吃午飯的時候，我注意奧爾珈和平時大不相同。父親在吃着一道湯，一壁問她這星期中間大學裏有什麼新聞，可是她好像太忙着吃東西，來不及詳細回答似的。突然，她把湯匙放下來。

「順便提一句，」她說，顯然是故意裝作不關心，「他們在分發學生暑期中間的實習工作呢。」

尼古拉擡起頭來睨了她一眼，接着又繼續盯住檯布。父親只管吃湯，似乎這話對他並無意義。注意到這個，我感覺空氣裏有些十分重要的事情。我看見母親眼睛裏已經包着眼淚了。

「你也要分發嗎？你派到哪裏去呢？」父親問。他依舊望着盆子裏。我感到不安，也凝視着桌子。

「塔皮里西，」奧爾珈回答說。

「不算一個壞地方，」爸爸接着說，「無論如何，你會得到很好的太陽色皮膚。他們說，那邊的鄉村非常美麗呢。」接着他拿起伏特加盛酒器來，給祖父，尼古拉和他自己都倒滿了一杯酒。他又拿起三隻杯子，倒滿着酒分給我們其餘的人。「我們要來為這喝一杯，」他說。

我們舉起酒杯，但是母親突然把臂膀抱住了奧爾珈，吻着她，眼淚流下她的面頰，她是那樣的激動，把伏特加也潑翻了。父親重新替她倒上。我們碰了碰杯，大家都喝了。

奧爾珈向尼古拉舉起酒杯來，他還一句話不會說過呢。他舉杯回敬，直望着她的眼睛。

「我祝你快樂，奧爾珈，」他說。他微微一笑，把伏特加喝了，奧爾珈用力抿着的上嘴唇可再也抿不住了。她把杯子一放，驀地哭了出來。起初，我們都裝做沒有注意，希望她會自己鎮靜下去，但是她繼續的哭泣着，接着又笑，笑了又哭。最後她站起來，道了一聲歉，奔回到自己房裏去了。

我們都裝做不會發生過甚麼事情似的。第一道菜吃完了，又上第二道。母親把刀又放在奧爾珈的盆子上。

「她就要回來的，」她說，「她是累了，疲乏了，可憐的孩子。」

吃過了飯，祖父說他要修理他的靴子。父親決定去打個中覺，母親一個人弓在廚房裏。尼古拉起先在房間裏來回走着，接着走到奧爾珈的房門口去，敲敲門。

「尼古拉嗎？進來吧，」她馬上回答，似乎在等着他似的。

他跟她在一起很久時候，至少有兩個鐘頭。爸爸已經起來了，祖父也修理好靴子了，我們正要坐下來喝茶，門開了，奧爾珈和尼古拉一起走進來。尼古拉和平時一樣沈靜，奧爾珈卻有些興奮和激動。她說了許多大學生活裏有趣的故事。接着，她突然把臂膀圍住我，吻了我一下，這教我感到難受。難道她還把我當作一個娃娃嗎？或是什麼呢？最後，她拿出一種藥膏，這是她送給祖父的，又是一只釣魚鉤，送給爸爸，她知道他要這個的。

奧爾珈決定坐飛機去。她哄父親答應她去飛行，甚至想說服他，說這比坐火車並不多花多少錢。爸爸立刻就答應了。

這一次，我纔知道，奧爾珈是去跟巴胥加·卡拉胥涅戈夫結婚。每個人都越來越平常的談起這事情來，對這觀念習慣了。爸爸叫她做新娘子，母親忙着替她料理衣服和鞋子，祖父說，他要扭斷巴胥加脖子，如果他敢傷犯奧爾珈一根頭髮的話。

最後一天，好像沒有窮盡似的，而且有點狂亂。坐在家裏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們便走到市鎮上去，說話中間夾着沈默底痛苦的間歇。這只是因為我們想不出什麼話好說，每逢誰想裝做快樂一點，立刻就看得出是假裝的調子，於是我們便又沈默下來。我們雇了一隻小船，向湖裏駛去。那些蘆葦和水草沙沙作響，沿着湖邊淒涼地擦過，那隻古舊遊艇拙劣地凸出在水面上。我們默默地從它旁邊划過，想起它曾經目擊過的那些遊戲和打架，那反抗拜火教的把戲以及作大海上的種種冒險情景。我們又划過那所學校，奧爾珈和尼古拉都在那裏念過書，而我現在還在那裏上學。沿着湖邊的那些小舍，它們的花園一直伸展到水邊，都顯得異常幽靜。

我們到公園裏去吃午飯。這又是一件沒精打采的事情。一上來，我們就花了半天來決定吃些什麼。接着奧爾珈又不肯讓尼古拉替她付帳。

「我並不需要帶很多的錢，」她說，「就讓我來會鈔吧，」她一說出，我就注意到她很抱歉，因為這叫尼古拉想起她已經經濟獨立了。

尼古拉裝作沒有聽見。他付了飯帳，匆匆趕去替奧爾珈買飛機票。現在只剩下我和她兩個，要挨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因為我們答應要等尼古拉兩個鐘頭。

奧爾珈想快樂地說些話，但是我不作回答。我望着尼古拉走開去，可以看出他是多麼難過。我的想像

造成一個幻象，看見他成名了，而巴胥加卻變成了一個下流漢和白癡，於是奧爾珈來向尼古拉求助，他毫不躊躇的給了她幫助，但是他不能為她花費很多時間，因為他和一個世界上最美麗的姑娘有個約會，她正在瘋狂地崇拜着他呢。奧爾珈不知道我為什麼那樣憂鬱。她想借些消遣也許會解我的悶，便帶了我到斯達羅柴伏達斯克的一家最好的咖啡館裏去。

我們走進那咖啡館的白晝寂靜中間，咖啡館的喀里率樺木屏風把大廳四周的桌子都彼此隔開來，我看起來，連那石膏做的假冰塊上底那些石膏做的北極熊都似乎帶着一種深遠的煩惱底顯著姿態，在空中盪起牠們的鼻子。一個穿白圍裙的女郎給我們拿來一些奇妙的咖啡，像冰一樣的涼冽，面上浮起一層高聳的泡沫，還有奶油鬆餅，杏仁餅和別的一些夾着許多奶油和冰糖的麵餅。但是我卻抑制着我的饑慾，陰沈地推說我不不要吃什麼。如果奧爾珈要吃，就都讓她一個人去吃吧，我只要一杯水就够了。

奧爾珈把肘子靠在桌子上，嚴肅地看着我。

「你在生我的氣，是不是，遼沙？」她問，「讓我們像大人一樣把話說出來吧。」

這一回，我可不讓「大人」這句話再把我扯開了。

「我不生你的氣。我為什麼要生氣呢？你離開，我挺高興哩，因為我們不會再見面了。」

「啊，遼沙！奧爾珈說，「你在想着什麼呀？」

我再也忍耐不住了，前氣不接後氣的把話都噴濺出來。

「你以為這些事情我全不知道嗎？我纔知道得很清楚哩，明白嗎？你愛說什麼就說吧。我以為巴胥加還配不上尼古拉一個小指頭呢。尼古拉是更加聰明和更加誠實的。他許是不願意去當一個工程師罷了。」

人家不是都在稱讚爸爸嗎，雖然他也不過是一個機械工人……你高興去就去罷，我纔不管呢……」

那個穿白圍裙的女郎不斷地捧着盛了盆子和杯子的食盤從我們旁邊走過。四周的人都用低聲在談話。奧爾珈的嘴唇發抖，眼淚掉到她面前的咖啡杯裏，在起泡的奶油上滴出小小的凹痕。

「你在說什麼啊，遼沙？天哪！」

我感覺我說得太過分了，便躲縮在愠怒的沈默中間。爲了補贖我的鹵莽，我就豁達地吃了一塊餅，和從麥桿管裏吸了三口冰咖啡。

外面街道浴在陽光中間，但是我們走着，大家都沈入絕對的陰鬱心境裏。我們穿過側街走到河邊。望着那些粗劣的小船在泥水中間划着，決定不讓奧爾珈來動搖我的決心——讓她要說什麼就說什麼吧。尼古拉和我和爸爸和爺爺都會成爲非常有名的人，而巴胥加會失掉他的工作，死在什麼地方，無人記得，也無人紀念。讓奧爾珈去認識這可怕和殘酷的真實吧。這時，她用手拉着我，把我拉到一個門道裏面。

「遼沙，」她夾着啜泣說，「你是一個壞孩子，你還算是我的弟弟呢！」

她擁抱着我，哭得那麼傷心，我的臉孔都被她的眼淚所弄溼了。這樣倒很好，因爲她看不到我也在哭。我們就這樣又和好了，我聽見我自己用我的低音在說些什麼，她擦乾了眼淚，我們又繼續走去。太陽更加明朗起來，走路的人都在微笑着，河裏那些小船也似乎好看起來了。

六點鐘正，我們在約定的街角上等着尼古拉。最後，他來了，略爲遲了一點，但是已經爭取到一張票子了。我們進到一家照相館裏去。那照相館的人叫我們很驚佩，他答應我們照片三個鐘頭就可取，不過這仍是奧爾珈花了二十分鐘功夫跟他交涉得來的。我們從照相館出來又到公園裏去，奧爾珈和尼古拉在戶

外亭子上跳了一會舞。接着我們又盪了半天鞦韆，彼此互相追逐着，直到我們大家都疲乏了，這纔歇下來到公園底裏一家很小的餐館裏，吃了一點串鍋羊肉和紅酒，恢復我們的精神。這之後，我們去取了照片就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五點鐘，家裏就忙亂起來。母親在煎着鍋餅，尼古拉奮力把箱子捆好。奧爾珈每三分鐘要遺失一次票子。我們打算去趕上到飛機場去的公共汽車。斯達羅柴伏達斯克的巨大馬路列寧街，從我們身邊飛馳過去，遺落在我們背後了，高大的煙囪在我們後面漸漸小了起來，我們沿着一條兩旁都是無窮盡的花園籬笆底馬路向前駛去。河道出現在我們眼前了，公共汽車從一條木橋上隆隆地滾過去。

我們想說句笑話，可是說不出來，於是又坐定去看那些窗子上掛着顏色窗簾和供養橡皮樹[●]的村舍，那些丁香花和濃蔭的樹木，那些花園和花園裏的鞦韆，以及那座木匠還在工作着的新俱樂部的建築，都從我們背後溜過去了。一下子，我們馳過一些荒瘠的平原，一列火車正在和公路並行的鐵道堤上加速奔馳着，我們還沒看清楚，一條瀝青路倏然伸過來，公共汽車拐了一個彎，開進飛機場了。

又是半個鐘頭的忙亂，飛機的引擎已經響動起來。奧爾珈爬進艙位裏去，尼古拉把她的箱子遞給她。引擎吼叫起來，一陣狂風把尼古拉的帽子吹掉了，吹得他頭髮拂拂亂飛。說話已經不行了，因為在這喧囂中間，誰也不會聽到一句話的，而且也不可能老是不斷的保持着微笑。飛機在平滑的跑道上快了起來，和它離開了，又落下來一回，像一隻有趣的飛蟲似的輕盈地投向空中，開始高升了。

奧爾珈走了。尼古拉和我站着，目送着那飛機從荒涼而無生氣的瀝青跑道上馳去。

●一種供作盆景的橡皮樹，與普通所謂橡樹不同。

第五章 我不再惱奧爾珈了

尼古拉和我緩緩地出了飛機場的大門，走到騎在我們面前的綿長而像條帶子似的筆直的公路上。

「乏了嗎？」尼古拉問。

「不。」

「我們步行去嗎？」

「好吧。」

我們沿着路旁狹窄而骯髒的小道走去。一些汽車從對面奔馳過來。這天是星期，每個人，凡是有可能的，都從鎮上出來，到森林裏什麼地方去消磨一天。我們不時還得站到旁邊去，讓一些騎自行車的人過去，他們彷彿把生命吊在車子上似的，拚命的踏着腳鏟。馬路向着地平線方面遙遠地伸展過去，沒有一座小丘來破壞那單調的平坦。尼古拉一聲不響，不急不忙地向前走着，心不在焉地望着我們前面的平原，和散佈在那上面的工廠建築。

我們面前是一片沈悶無味的工業區風景，沒有一株樹或一簇灌木點綴着。一片平坦的，未犁過的廣袤土地，長着稀疏的灰樣的野草，以及被鐵道堤和公路所交切着。這邊那邊矗立着一些新的建築，和噴着煙霧的工廠煙囪；幾座小舍，或此或彼的互相偎倚着，似乎在奇怪爲什麼把它們造在這塊荒涼的地方來，而不造到河邊或森林旁邊，或是其他人們可以享受生活的地方去。

這是一片被機油和汽油所滲透着的，以及被機車火箱的煤灰所滿佈着的土地。鐵路和馬路把這片

平原割成整塊整塊的四邊形或三角形。列車沿着鐵道堤蟻行着，鐵道堤彼此互相交叉，列車在上面交馳而過，只有在兩列車子互相分開向着天涯地角各奔前程之前，彼此纔並行地駛馳着。自然界的雄偉和美麗是談不上的。雄偉和美麗，乃是人類長期勞動和居住的結果，那還不會來到這些地區呢。我們面前，煙囪噴吐着黑煙，只有在我們背後遠遠的地平線上，有條稀疏的黑色森林，那使我們想到那邊是另外一種生活，和我們的生活是那麼不同，那是鄉村的生活，是新鮮而曠闊的空氣中間的生活，是稻田、牧場和牛羣嗚叫中間的生活呵。

可是儘管這些平原是那麼醜陋，而對於這裏的居民也自有其魅力。對於我們，它和它的一切愉快的交誼，都是很親切的。孩子的時候，我跑遍它的四周，跟我同樣年齡的孩子們玩耍。還有我的父親，當內戰時期，白軍隊伍向斯達羅柴伏達斯克移動的時候，我的父親曾經在狐狸洞裏躲藏過。是的，不管貧瘠或肥沃，這一片彌漫着石油和汽油氣味底，和只能生長出一些蒼白而羸瘦的小草底鄉村，總是我的土地呵。

我瞟了尼古拉一眼。他腦袋微微向前俯屈，垂在兩肩之間走着，他整個強健的身體顯示出一種沮喪。我又爲他難過起來，而奧爾珈在我心裏又變成一個外人，她對我所敬愛的一個誠懇而勇敢的人，只不過不會吹牛和並不時髦的人，可作下了一件不公道的事情啊。

「你瞧，尼古拉，」我還來不及完全明白我要說些什麼，便衝口的說出來，「你寬恕奧爾珈所做的一切事情好像呵。」

尼古拉睜着我，並不改變他的腳步，我繼續激動地說下去，要緊把我胸中的話都吐出來。
「她喜歡巴胥加，只因爲他是一個工程師，她不歡喜欢你，只因爲你是一個機械工人罷了。如果她喜歡

那樣，就讓她去碰鬼罷！」

這下子尼古拉站住了，他說話之前，先噤了我一會兒。

「你在她面前，也說過這些工程師和機械工人的混話嗎？」

他的語氣裏並沒有憤怒，可是我卻驚訝了。我覺得他是在冒火。他站停了好幾秒鐘，接着又默默地向前走去。我趕上去緊跟着他。我想避開去望他。我當真感覺很狼狽了。

一些汽車從我們身旁急駛過去，後面跟着一輛裝着廢鐵的笨重卡車。一列無窮盡的運貨火車在最近的鐵道上噴着煤煙；機車發出悠長而悽厲的嘯聲，在背後留下一條長長的黑煙。

「遼沙！」他一說出這話，我知道他並沒有生我的氣，「你責備奧爾珈，我以為你並不對。往往是這樣，人家不照你的意思行事，你便不高興，以為他是做了錯事了。可是試從他的觀點上去看看事情，你也許會理解，錯的正是你自己呢。」

「我能够理解的事情，我能够理解，」我倔強地啾啾地說。

「這樣去理解事情是不夠的。你還是要仔細考慮。這不是做人的態度，遼沙。我們都有些不好的脾氣，而我們都以為只有我們自己纔對。你做了一些事情，其實並不完全如此，你卻斷定你自己沒有錯。你相信你一向都是對的，而且做了你所做的一切，只因為以為那樣做纔是對。」

「奧爾珈自己也該想一想呀。」

「讓我們把這個關於奧爾珈的談話忘掉吧，」尼古拉繼續說，「我們很久沒有作過一次好好的談話了。你知道，這些事情使我很難受，我已經弄得心境頹傷了。舉個例，拿隻狗來說吧。假使你把我幾隻狗所吃的

東西全給了牠，牠會全部都吞食下去，另外一隻狗如果走近牠，牠就會咆哮起來。可是一個人就只吃他自己的一份，而把其餘部份留給別人。你想爲什麼是這樣呢？就因爲一隻狗只想到牠自己，而人就還要同樣想到別人。這就是爲什麼狗是狗，人是人了。」

我困惑地望着尼古拉。

「說下去呀，你總不至於是一個托爾斯泰主義者吧？」

尼古拉笑了起來。

「那你是打算給它貼上一種籤條了，是不是啊？」他說。「不，我只是要說，一個人不僅對人而且對己，如果像狗一樣，是應該遭受重重的懲罰的。」

尼古拉與其說是在對我講話，不如說是在對他自己講話，這是爲什麼他說得那麼確信。我們依舊以一種悠閒的步子一起走着。一輛車子從我們身旁掠過，向斯達羅柴伏達斯克馳去，接着又是一輛，又是一輛。越來越多，都是一樣，那麼迅速的掠過公路，彷彿一些機械的魔鬼霎時間突現出來又立刻消失掉了。尼古拉站住，向公路上遠遠望着。

「覺得有點可笑嗎？」他說，「現在還只一點鐘，這些車子都趕到鎮上去了。也看不到要落雨的樣子呀。」

我們保持着平勻的步子，走了很久一個時候。斯達羅柴伏達斯克已經看見了。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工廠的建築，我們公園裏的草地，和夾在它們之間的許多紅色屋頂。

「你知道，蘆沙，」尼古拉說，「我現在覺得心裏寬一些了。別以爲這全部事情就叫我喪了氣哩。」他

拿掉帽子，風吹着他的頭髮在臉上飄拂。「我們已經有個好姐妹了，遼沙，你要說什麼，說吧。我們不應該氣忿，卻應該高興，她跟一個好孩子去結婚呵。讓我們來比一比罷，看我們兩個誰的勁兒強，你說怎麼樣，唔？」

他沒有等我回答，就把帽子塞入口袋裏，開始做一個迅疾而適意的賽跑。我也急忙跑上去，追及了他。

「賽跑嗎？」我奔過他身旁的時候喊。尼古拉微微一笑，沒有張開他的嘴唇。我奔上前面去，腳下揚起一陣蓬亂的塵埃。一個騎自行車的追過了我們，拚命的踏着腳蹬，他的神氣是那麼嚴重，我忍不住笑了起來。

「喂，喂，加油啊！」我向他喊。

他睜了我一眼，但並不答話。我想他心裏大概有什麼重大的憂慮吧。我自己恰恰相反，跑了一陣子，心裏倒覺得寬暢起來。我想與奧爾珈和尼古拉，確定他們都是最不可思議的人物。我要儘快趕回家裏去，把我這個發現告訴給家裏的人聽；說生活是不可思議的，要是你知道怎樣和人們相處。

斯達羅柴伏達斯克現在就在我們面前了。當我們跑過時，郊外最前面那些村舍的院子裏，一些狗跳了出來，向我們狂吠着。我擡起頭來，想去看看那些在前廊上讀着星期日報紙的沈靜的市民，來注意我們這兩個馬刺松長跑手，可是我看到那些前廊上都是寂靜的。連街上也沒有一個人，在閒蕩着。

我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我的步子支不住地弛緩下來了。就在我後面，我可以聽見尼古拉沈着的呼吸。我從肩上回過頭去，看見他依舊用那悠閒的步子在跑上來。他顯然是在趕上我了，他向我使過來的眼色也在表示着那個。我突然笑了出來，感到我不能再跑一步了。

「接不過氣來了，是不是，吹牛的傢伙？」尼古拉從我身邊跑過去的當兒，向我丟了一句。

「我輸了！」我在他後面叫。

他停了下來，等我追到他。他依舊均勻地呼吸着，臉孔由於快樂而發亮。

「你們應該向我們這些老人家學習一些教訓呀，」他說，「我看，你們這些小孩子除了吹牛以外是甚麼都不行呵。」

他把臂膀擱在我的肩膀上，我們向前走去。尼古拉用一種低聲唱着一隻流行的歌曲。當我們走入萊米斯林那雅街，已經看到家了，我說：

「聽着，尼古拉，我們今晚來寫封信給奧爾珈吧。」

「好吧，我們當真應該去祝賀她的結婚。」

他以一種突然的動作，蹲了下來，抱住我的雙膝，把我擱到他的肩膀上，繼續的唱着歌向街上走去。我注意到街上沒有一個人，當他唱完了，我就接着唱第二節歌。到大門口，我從他肩膀上跳下，母親正應着尼古拉的敲門聲，開開門來。

「感謝上帝，你們終究回來了，」她說。「你們到哪裏去了呀？」

「發生了甚麼事嗎？」尼古拉問。

「戰爭呀，德國人來侵略我們了！」

第六章 戰爭開始了

我現在回憶起戰爭的最初幾個月，我清楚地記得在那些悠長的日月中間，每分鐘裏苦惱着我的悲

痛。斯達羅柴伏達斯克並沒有什麼明顯的變化，家裏一切事情表面上也和向來一樣清早母親起來準備早餐，接着男人都去上工。傍晚，我們喝着茶，聽鐘聲滴滴搭搭的過去，都和戰前一樣。可是，有種什麼東西重重地在壓着我的心，沒有給我一剎那的安息。

彷彿有一種沈寂，掉落在每種東西上面，一種沈寂，日日夜夜在我耳朵裏單調而無休止地響着，要是說一切事情表面上都是跟戰前一樣，那末內在的變化是在我們生活中間發生了。更多的工作要做，男人們比從前回來得更遲一些，而且非常疲乏。那些日常的事情，從前看得那麼重大的，有如住宅呀，假日呀，一套新衣服呀，忽然似乎都變成愚蠢和沒有價值了。

戰爭，使它從你所聽到的人們的一切談話中間，甚至從他們開玩笑中間，都可以感覺出來。我們市民中間去從軍的比較是少數，因為鋼鐵廠工人作爲主要產業的工人，是准許緩役的。但是這兒也有一些歡送會和辭別會。對於那些出發的人們的深刻熱望是遺留在那些留在後方的人們心裏的。

但是商店還是跟從前一樣營業，遊艇碼頭還是繼續在出賃遊艇，穿着白襯衫的年青男子還是跟他們的女友乘着朦朧的微明中，在鏡面似的湖上划着船。早晨，成羣的工人趕到工廠裏去，擠滿在人行道上，結成一條洪流，而在傍晚，手風琴在河邊上奏起，伴着那用低沈的清脆的女音唱出來底悽婉的樂曲。

這是確實的，那些並不因戰爭而有所改變的事情，看起來是那樣的，不順眼和不適當。那種巨大悲劇的感情，那種壓迫着所有人和每個人的黑暗威脅底感覺，使它本身那樣強烈地叫人感到，使日常生活上的任何改變，看起來倒成爲自然的事情了。我們希望從我們所習慣的那些事情上解脫出來，但是我們的希望似乎並沒有實現。在我們內在意識的某些深處，我們是聽到了巨大坦克戰的轟響，在戰鬥中軍用飛

機的震耳吼叫，和大礮無休止的轟鳴。而和這些戰爭的粗暴聲音相反的，籠罩着我們本鎮的那種平靜，倒成爲不自然的和不可理解的了。

每天由無線電收音機的呼號，以一種單調的滯緩音調，打破了這些都在睡眠的屋子底靜寂。在天剛亮的清晨，把他們都驚醒了。我會看到尼古拉像條木頭似的躺在他的牀鋪上；母親和父親大概都還在他們臥室裏，祖父房裏的鼾聲不聽見了，照例是說明他也已經完全醒來。隔了一會兒，播音員的聲音傳出來了：「這是莫斯科廣播。」這時，屋子裏的靜寂是和睡眠無關了。這是收聽無線電早晨戰事公報的時間呵。

「……科甫諾，羅姆沙和布勒斯脫已被占領……」

「……格羅德諾，科姆勃林，維爾諾，考納斯進行激戰……」

沒有一個人轉動一下，屋子裏的靜寂比剛纔格外深沈了。

「……越過西杜味納河的北岸……」

我們都假裝作睡熟。廣播員用故意的冷漠聲音繼續報告下去。

「……七月五號早晨，我軍向奧斯特羅夫方面進行攻勢……」

我在靜寂中間，看見尼古拉的臂膀在扭動，這對他太難受了。

早晨的新聞報告完了，他推開他的被蓋，在隔壁房裏，母親開始在走動了，爸爸剗着一根火柴在點他的煙斗。祖父在咳嗽，大概是在穿上他的靴子罷。早餐和平時一樣，沒有人提到那新聞，彷彿誰也不會聽到那無線電廣播似的。我們談着天氣和家庭瑣事，似乎這世界並不在動搖着它的基礎哩。

男人們都上工去了，母親和我等他們走了再來用早餐。這是一段空閒的時間，我可以儘我高興去遊

蕩說了一些閒話之後，母親最後會裝做偶然回想起那問題似的說：

「德國人離開我們還很遠吧！是不是？」

「我應該說是那樣。他們打到這裏來要好幾年呢。」

「我也那樣想。」母親淡淡地說，雖然她知道很清楚，我是不會對她說真話，於是又退回到廚房裏的鍋子鉢子中間去了。

夏季是異常炎熱和多陽光的。泥土乾燥得變成了稀薄的粉子，太陽在一陣紅霧中間沈到地平線下去。

有一天黃昏，我在鄉村裏作了一段很長的步行之後，向家裏回來，我在一座小山上站住了，看那市鎮的全景和展開在我面前的它的近郊。太陽從一些房子的玻璃窗上反射出無數的紅色斑點，向我閃耀着。當一些重載着顯然是軍需品的卡車馳過，公路上揚起了那永無止歇的塵霧。小型的火車起勁地在噴着汽。工廠煙囪裏和向來一樣吐着黑煙。這一切似乎比實際上對我距離得更近些。我想，我能看得見那卡車裏的駕駛員和火車裏的司機，以及環繞着郊外村舍四周的那些枯萎野草，和全部被裹在稀薄的粉子般底窪人的塵霧中間底那千百種纖微的事物。

忽然，我想到，我現在所望着的正是一座劫數難逃的城市呵！這一切工廠房屋和家宅，這些卡車和火車，這些駕駛員和司機都是在候補着等待滅亡呵，我面前這片近郊也許就註定要在幾個月中間，或者在幾天中間，經過一轉瞬就將被掃蕩無存罷。在我看來，這些卡車在狂馳，這些機車在噴汽，這些煙囪在吐煙，

這些司機在車頭上走來走去，還有在遠處後院裏那些人們在劈着引火柴，他們就只是忘記那陰影已經降臨到他們國土上來了。我在那兒站立了很久，不能動彈，懷着痛苦與悲哀，疲弱和難受起來。

收音機旋開了，當電臺準備要廣播，呼號又從清晨間傳了出來。我們照例在牀上一動不動的躺着，但是完全清醒着。另外一個戰事公報告訴我們當天的消息。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說一句話，或動一動手指，因為我們怕會顯露出我們所感到的刺痛。當我們聽到了斯摩稜斯克、涅科拉耶夫和克里伏汗·羅格的失守。

即使在這些戰爭的最初日子裏，沒有一個人是沮喪的。事實上，到處都有那樣的人，保持着勇氣和想出方法來鼓舞那些一時間似乎消沈的人。這樣的人太多了，簡直記不起他們的名字來，可是我把他們全體整個的擬成了一個人格，那就是一個常常有力量，微笑的活潑而有精力底人啊。

「我們是在誘敵哪，」他會擦擦他的手說，「一直引誘他們到我們需要幹掉他們的地方呀。我們放棄了斯摩稜斯克又有什麼關係呢？或是放棄了克里伏汗·羅格又有什麼關係呢？局勢對於德國人正是太壞了，因為我們還是要幹掉他們呀。」

那種樂觀的聲音，那像幅沈重的被單覆蓋在大地上的不動底灰沙，那赤紅的落日，那剎那間的痛心和擴音器上那嗒嗒地消磨戰爭時間底節度器——在今天，對於我實在是一個難忘的記憶呵。

有一次，我和兩個朋友到火車站上去看那運到的傷兵。醫院列車停在一條鐵路側線上，車窗上平靜而安寧地垂着窗帷。我們沿着月臺走了很久，直到一個沒有放下窗帷的窗口，我們彷彿被命令似的站下

來了。客車裏面正靠窗沿，有一個穿白衣的人，靜靜地躺在他的吊牀上。他是從那邊來的呀！他已經看到過和經歷過一切了！

那穿白衣的人轉動了。他呻吟了一聲，擡起他的頭，旋過他的臉來望着我們，那臉孔因為痛楚而皺縮起來，皺到像隻烤過的蘋果一樣。他又呻吟起來。一個看護士趕到他面前，看見我們，皺一皺眉頭，把窗簾拉下來，似乎這光景是不准我們看的。我望望我的朋友們。華西里·卡姆耐夫和波里斯·莫加契夫都像嚇昏了似的站着。他們微微一笑，可是那是一種強裝的苦笑呀。「讓我們走開這裏吧，」波里斯說，從張開的嘴唇上轉動着他的舌頭。

我們沒有第二句話，匆匆地離開，在第一個街角上就分開了。

男人們很遲纔從廠裏回家，因為現在比戰前要做更多的工了。常常吃晚飯要等他們幾個鐘頭，使飯菜在爐灶上慢慢冷掉。我依舊閒浪掉我的時間，因為我不能在一件事情上定下心來；任何事情我所想要的，比起那明天等候着我們去做的事情，似乎都是那麼渺小和沒有價值呵。

這是仲夏天氣。夜間實際上是不黑的，朦朧的微光還不會沈入黑暗裏，倒又天亮了，即使在半夜裏，天空中還是紅澄澄的。在這悠長而明朗的夜晚裏，既沒有白天的喧囂與忙亂，又沒有夜間平靜的黑暗，那種迫切的災禍感覺是尤其強烈的。不能平靜地坐在家裏，人們便一夥夥聚在一起，加強着自己來抵抗對這愈來愈近底恐怖無助。

父親和祖父的朋友們，都常常聚在我們那裏。他們圍坐在桌子四周，吸着瑪霍加（一種煙草）——譯

者註)談着一些關於工廠的事情和過去的事情,說來說去,都是些平淡無奇的話。戰事很少被提到,但這總是覺察到的。這在夜間市鎮的提心弔膽底靜寂上,在工廠沈濁的隆隆聲音中間,在談話的故意滯緩底態度上,以及爲了不要錯過聽戰事公報而不時向時鐘窺視上——都可以感覺出來。等時間到了,就一句話不說把收音機旋開,在靜默中間聽着廣播,而等播音完畢,話頭又轉向別的方向去了。每回當播音員念出了一些被戰爭所侵略了的市鎮和城市底名字時,女人們便驚惶地旋向男人,想求得一些關於這些消息的說明;但是男人只管吸煙和談着一些另外的事情,於是女人們歎息起來,俯視着地下,知道這個時候是沒有什麼可說的。他們用不着講許多話,大家都知道彼此心裏在想着什麼。

這並不是說,當人們到了單獨地不能忍受的時候,連他們自己最內心的思想都不肯彼此相交換。我記得很清楚像這樣的一次談話,是父親跟提格脫亞的談天。

提格脫亞是一個旋盤工人,曾經一度在工廠裏是個很傑出的人物。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那樣作一篇激烈和雄辯的演講。一九三七年,他被選爲廠裏工會委員會的主席。他作演講依舊和從前一樣,而且對每個人都很親密。一年以後,那工會工作在他的領導之下,卻顯然的疎誤得很利害,委員會的事務弄得一團糟。

下一次工會選舉,會員們便不選他了,提格脫亞憤懣地和不快地回到工場裏來,懷着一種深深的確信,以爲他之所以沒有再當選,是因爲經理部方面不喜歡他。

提格脫亞把他的憤懣隱藏在他對每個人連他自己也在內底不斷的嘲笑和諷刺中間。他爲了人家沒有支持他再當選,對廠裏許多最好的人都起了憤怒,弄得他沒有一個朋友,因爲他有充分的自尊心,不

願跟那些沒用的人去打交道。

孤寂使他去喝酒，雖然他從不會喝到忘形，可是提格脫亞也很少有完全清醒的時候。他穿着一套工裝和戴着一頂便帽到處走着，跟每一個人都相熟，可是沒有跟一個人有交情。

有一天晚間，他很快就到我們那裏來，喝了一杯茶，點了一支香煙。時間過了，母親到廚房下去料理她的家務，祖父回到臥室裏去休息了，尼古拉去上工了，可是提格脫亞依舊坐在近窗口的椅子上，香煙一支接一支的抽過去，對於父親想誘他作談話的企圖，作着一些唯唯否否單音的回答。最後，父親開始在地板上踱起步來，只够聽得見地吹着口哨。

人們從街上走着過去。一個男子的聲音從打開的窗口上傳進來，「她對我說：『我所要的唯一事情，就是你要回到我這裏來。』」那聲音說。有人笑了起來。那腳步聲音消失了，街上仍然靜寂。只有遠處什麼地方，工場的引擎的汽笛在叫響着。

提格脫亞把香煙丟到窗外去。

「亞歷克舍，」他用一種不同的聲調說：「你以為我應該做什麼？」

「我不懂你的意思，密哈爾，」父親說。

「你應該懂得的，」對方尖利地說。他站了起來。他巨大的骨格似乎比平時更加魁梧了。他聲音裏帶着一種急促，當他又接下去說。

「你知道，費狄契夫，我這些年頭裏是怎麼樣，子，苦惱，不快，嘲笑每一個人，」他說。「我喜歡看到人們對我諷嘲發笑，我喜歡感到我是我自己的主人，並不害怕廠裏的經理部。」

他摸出又一支香煙，擦燃了一支火柴。刹那的火光照出了一張被激動所扭曲的緊張臉孔。他的手在震顫。

「現在，我可以挖掉我的舌頭，爲了我所做過的那些不必要的誇大。」提格脫亞激烈地說。「我要把過去那些年月從我一生中開斥逐出去。現在這是太遲了。可是我並看不出來我停止我的態度是可笑的。我也看不出人們是停止對我和對我聰明的誇大底同情了。看到人家怎樣離開我，我是太被我自己那些小小的傷害蒙住心啦。」

提格脫亞向父親走過去，繼續說：

「現在一個戰爭在打起來，費狄契夫，國家的命運在決定之際，而我……我是我的同志們的一個外人。我底聰明的誇大叫他們聽了討厭，我的聲調叫他們反感。他們現在還能改變他們的態度嗎？他們還會相信我能以最好的心意去做些什麼事嗎？」

他走到窗口去，我可以看見他闊肩膀的身體在夜晚天際的淺黯背景上顯出一個黑色的側影。

「現在是沒有太多猶疑的必要了，密哈爾。」我的父親說，「我們所有人眼前都有一個同樣艱難的日子。我是這樣看法的：假如做工是必要的，一個人就應該儘辛苦去做工，假如去戰死是必要的，我們就去戰死。總括一句話，這就是全部的意見。」

「是的。」提格脫亞說，「你的話是對的。謝謝你，朋友，明天見。今天晚上我打擾太久了，可不是嗎？」他大踏步的走出房間去，隔了一下，我們聽見他的聲音在街上。他在唱歌了。

爸爸在敞開的窗口站了一會兒，把夜空氣吸入到肺部裏，接着點着腳尖走進臥室裏去。他在陰暗裏

看不見我，顯然他以爲我已經在長椅上睡熟了，我原是在那長椅上伸躺着的。但是我卻是完全醒着的，我躺了很久一個時候，聽着遠處的工廠引擎和那塔塔地消磨着戰時時間的節度器聲音。

第二天，母親去幫助建築防禦工事了。她去了八天，當她回來時，她是嚇得半死了。她告訴我們，他們怎樣從斯達羅柴伏達斯克掘過去四十公里的壕溝，當時德國的飛機來了，用機關槍掃射着那四散的人民，掘壕溝的人隱蔽在樹林裏。可是等第二天早晨回去工作時，同樣的事情又來了。這一回遭受損害了：幾個女人受了傷，一個年青男人給炸彈碎片炸死了。

她告訴我們這個故事，很難約束得住她的感情。她還聽見了大礮的轟聲和看見從火線上逃下來的難民。這些不幸的人們艱苦地沿路步行，帶着他們雙足軟弱的孩子和他們所僅能帶出的一些東西。他們向着東方逃去，逃向安全的地方，恐怖地回過頭去窺望後面，似乎感到敵人是在向他們壓迫過來；他們可怕地敘述着那焚燒村莊，獸性轟炸，和法西斯飛機掃射逃難兒童底故事。

男人們聽了她的敘述，但是立刻把頭轉到別的方向去了，那是一些我所不大懂得的事情。他們看來似乎不了解母親說這些故事的全部意旨。對於她那些預聲的質問：「我們將來怎麼樣呢？」和「這怎麼能够碰上呢？」父親不是完全不回答，便只是不耐煩地說：

「這是戰爭，我親愛的，這是戰爭呵！」

一兩天之內，母親似乎也感染上一些父親的那種堅忍性了。和以前一樣，我們默默地聽着戰事消息公報，沒有批評。母親也不再問我德國人離開我們多遠了。她現在已經完全知道他們是來得多近了。

表面上，市鎮是和往時一樣平靜，沈重不動的灰霧籠罩着它，火車頭不斷的響着它們單調的汽笛，卡

車沿着馬路飛馳，血紅的太陽慢慢地沈到地平線下。人們在談論着一些無關的事情，爲了要隱飾擾動着他們內心的思想；這是一些沈重的，迫人的夜晚，由於對那看來似乎不可避免的恐怖底迫近而緊張起來。

第七章 新的親戚

大清早，門上起了一陣重重的敲門聲，尼古拉走去看看是誰；接着，我們聽見他驚喜地叫了起來。我們所有的人都從牀上爬起，去看那新來客人究竟是誰。在餐室裏，我們看到了沙夏叔爺，他看來有點失神的樣子，茫然地微笑着。他從這個人到那個人被推旋着，擁抱着和拍着背，可是，這樣歡迎並沒有能改變他奇異的神情。顯然他是遭遇着一些反常和不愉快的事情了，還不會從它的影響中間恢復過來。

「啊！沙夏，告訴我們，發生甚麼事了？」祖父說。

沙夏叔爺用手做了一個無助的姿勢，又突然顯出一個比慘笑更可怕的險容。

「唔！你瞧，我是從南邊來的。」他似乎道歉地說。最後我們從他口裏知道了他的故事。

五月初，他曾經和他本地一羣農民到立佛狄亞的克里米亞休養地去。可是那裏的一切卻非常寂寞，海和棕櫚樹，雖然很好看，過了一陣子，卻開始感到厭膩起來。他想回家，可是他的女人卻再三寫信給他，堅決主張他留在那裏把身體完全養好，等到規定的時間完畢後再回來。和向來一樣，他猶豫了一下，便把離開的事情放棄了，可是接着戰事便爆發了，旅行的便利就極不容易獲得。

他花了五天工夫執着的努力，終於坐上了一列火車。因爲那幾天裏，他過於興奮，不能睡覺，所以上火車便很熟的睡去，使扒兒手毫不費力的把他的皮篋子偷走了，那皮篋子裏除了身份證和火車票以外，

還放着他全部的錢財。這老頭兒被迫下車了，要等當局弄明白了他是什麼人纔讓他走。由於電報擠得很，要等許多時候纔能得到他的證明。這樣來回了幾次，直到八月裏，他纔到達一個市鎮，從那裏他可以一直坐火車回家。到了那裏，他纔知道這地方因為逼近前線，客車已經停開了。可是沙夏不能動搖他的主意；他決定步行回去。他走了五十公里，又被阻住了，因為沒有一張特別通行證，是誰也不讓通過的。

他徬徨了好幾天，直到他看出人們帶着懷疑的眼睛在看他了。痛苦的經驗教乖了他，他決定在把他當作一個嫌疑人物帶去審問之前便離開。這時，他決定到我們這裏來，希望他的家人也許到斯達羅柴伏達斯克來避難了。現在，他就話也不說，茫然地，一副苦痛的樣子默坐着，機械地微笑着來回答對他的安慰，和想着他自己渺茫而又渺茫的念頭。

祖父的房裏替他加了一隻行軍牀。但是沙夏叔爺卻睡不着。他只是連夜的清醒着躺在那裏，一支接一支的抽着香煙，他儘量不使他的悲哀來打擾我們，甚至在夜裏，假如我祖父醒來的時候，他都假裝睡熟。但是祖父卻並不那麼容易被瞞過；他從沙夏叔爺手裏把一支香煙拿開，跟他說自制的道理。沙夏叔爺道了歉，答應要控制自己，可是他依舊度着他那緊張的和向着黑暗裏凝視着的失眠之夜。

漸漸地，戰爭鑽入到我們生存的每一個空隙裏來了。市民防空哨的名單編定了，值班的時間，沙堆，抽水機，水桶都準備好來防禦燃燒。爲了對轟炸有最好的防備，一個競賽在家庭中間進行着。小學生們開始在黃昏和夜裏來巡街，加強燈火的管制——因爲現在夜已經漸漸長起來而且很黑了。

因爲還沒有空襲，這一些預防的手段便常常被看作一種巨大的遊戲。不過，應該說明，從這樣遊戲所

獲得的經驗，對於我們後來很有好處。在最初開始的時候，這些有組織的手段是安定了一般人心，而每天的活動卻把那種由於被動地等待恐怖到來而引起的模糊底恐懼消失了。

這是戰爭的一種光景。雖然大部分這類活動都是在大白天裏或是晚上在燈火通亮的屋子裏，集合着許多人一起舉行，可是也有一個人單獨在黑暗裏的時候，那種靜寂本身就好像隱藏着許多看不見的危險。我記得有一次我們一羣孩子怎樣被指派到街上去執行巡視燈火管制的任務。黑暗很快降下來了。巡視的地區相當廣闊，我們決定每個人擔任一個固定的地段。

我的伙伴們的聲音在遠處消失了，我一個人，在濃重的，漆黑的，靜寂的暗夜中遺留下來。房屋像一列龐然的黑色巨物，沒有透一絲燈光。天上也沒有月亮，市鎮在寒冷的秋夜星光下，看起來像死的一般。我想大聲地跟自己說着話，來驅走那種驚怖的感覺，可是我不能夠控制我的勇氣去反抗那種原始的靜寂。

幼年時代童話中間的幻想世界在我眼前活現出來了，彷彿人類並不會工作過幾千年，去消除掉那種原始人的自然恐怖，又彷彿人類已經回復到那樣的時代，他們只是面對着那不可解釋的神怪的自然力底另一種驚惶的獸物而已。

我沿着黑屋中間的荒涼街道蠕行着，那些房屋蹲伏在黑暗裏，像準備要向你撲過來似的。在稍遠的地方，探照燈試探的光伸入到天際，接着警報汽笛叫了起來。探照燈光互相交叉着，交叉了一會兒接着又分開來。最後，只有一條長長的光慢慢地穿過深沈的黑暗，熄滅了。頭上什麼地方，一隻單獨的飛機在飛行着。我繼續小心地執行我的任務，準備發生任何的事變。

「誰在那邊走？」一個聲音，並不很高，從黑暗裏向我喊過來。

我跳起來，覺得心沈了下去。

「巡邏隊，」我忐忑地回答說。

「什麼樣的巡邏隊？總之你是誰？」那聲音強硬起來。這時我的眼睛從黑暗裏看出一個更黑的人影，

蹲在一家前門的門廊裏。

「亞歷克舍·費狄契夫，」我說明着，對於我自己聲音的發抖感到羞愧。爲了掩飾我的驚惶，我用我所能使出的最粗強的聲音叫了出來。

「那末你又是誰？」

「瑪雷雪夫，渦輪工廠裏的，」那邊回答說，「那末是你了，遼沙？」

我向那聲音走得更近一些。果然是瑪雷雪夫，他坐在門廊上，可並不像我這樣，在企圖向黑暗中間注視和向靜寂中間傾聽着。

「那你是巡邏，是不是呀？」他說。「我知道，他們叫你們學生子也來做一些事情哩。」

「我們是在查察燈火管制，」我像煞有介事地說。

他顯然並不會聽見我的話，因爲他繼續說下去，似乎自言自語的在想着什麼，倒不如說是在對他自己說話。

「我決定到外面來走一下，」他說，「坐在屋子裏太悶氣了。」

「自然囉，這兒你至少可以看見天。」

「對呀，」他說，高興我理解他。隔了一下他又接着說：「他們離開我們更近了，遼沙，是不是？」

「不要擔心，」我用一種樂觀的聲調回答說，這種調子是我聽見那些大人們在和這同樣情形下曾經使用過的。「他們不會到這兒來的。」

「自然啊，」他馬上就同意了。接着，沈默了一會，他又問：「你以為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幹，唔？」

「幹甚麼？」

「唉，你知道，進攻我們呀。」

「他們是法西斯蒂呀，你對他們是不能存什麼希望的。」

「自然啊，」他又同意了，「可是為什麼他們是法西斯蒂呢？」這問題問得有點半信半疑，似乎他有點不好意思問這一類的問題。

我不知道怎樣回答。他也似乎並不要求一個回答。

「你還是去巡邏吧，遼沙。要知道，什麼事情該怎樣就怎樣呵。」

我向前走了兩步，他朦朧的影子消失在周圍的黑暗裏，於是我又孤寂地遺落在這漆黑的，沒有生氣的城市裏了。

有一次，雪必爾涅可夫到我們家裏來一次所謂事務的拜訪，因為他並不是我們家裏任何人的朋友。他是廠裏的一個助理管事，專管人事的，有一間巨大的，全部供他使用的辦公室，而且按例只是和主要職員直接發生關係的。他一進來，用一種友誼的態度微笑着，接着他在桌子上首父親的位子上坐下來，用一種大聲向我母親說：「好嗎，太太？」又拍拍我的肩膀，用「你有一個好孩子呀，老板，」的話對我父親說。

這叫我看來很奇怪。大抵多少算是生客的人到家裏來，總要說一些客套話的。不過，儘管這樣，我仍然覺得這個拜訪很榮幸。這之前，我只有在開大會的主席團中，或是在講臺上演講時候看見過雪必爾涅可夫，這個使我們的起居室也叫我模糊地回想起一個大會堂來。

「唔！」這個顯赫的客人說：把眼睛慈和地向我們掃視了一周，「我只是順便彎進來一下，看看我們的老輩子是怎麼過活的哪。」

爸爸眉毛微微蹙了一下，回答說：

「謝謝你的關心。」

爸爸和尼古拉不耐地坐着，等着聽他還要說些什麼，祖父也顯露出一種假殷勤的神情。雪必爾涅可夫溫和地微笑着。

「唔！同志們，」他說，「讓我們作一次心腹的談話罷。坦白地告訴我，有如一一個工人跟一一個工人談天一樣，你們對於戰爭，對於前線的局勢，以及對於我們在後方的責任，作如何想法呢？」

祖父望了望爸爸，爸爸也望了望父親。祖父用一種自信的姿勢舉起一隻手臂，沈思地摸他的鬚鬚。

「我們要怎麼說法呢，雪必爾涅可夫同志，」他說，「我們應該起來打擊敵人，自然呀。」

他說起來，似乎是在公開他在這以前曾經小心地隱諱着的一個思想。雪必爾涅可夫顯然想，他已經覺察出祖父話裏一些動搖的痕跡了，因為他對他使了一個奇異的眼色，伴着一個會意的微笑。

「唔，費狄契夫同志，」他說，「你是不是有過那樣時候，覺得假如我們放棄了，譬如斯摩稜斯克或聶戈拉葉伏斯克那些地方，事情對於斯達羅柴伏達斯克也不好罷。」

祖父微微的笑了笑，像一個聰明的人，他的思想被另一個比他更聰明的人所看穿了。

「唔，是的，有時候這樣的觀念是會到一個人頭腦裏來的，」他回答說。

「唔，唔，就是這話，」他停住了，笑了笑，向前俯過來機密地小聲說：「他們不會到這兒來的。」他四周看了一下，似乎要確定有沒有偷聽的人把這段消息聽了去。

「他們不會到這兒來，」祖父問。

「不，他們不會來，」雪必爾涅可夫說。

「你爲什麼這樣想呢？」

「我們不讓他們來，」對方幾乎是耳語般說。

「這樣麼——」祖父說。

雪必爾涅可夫向四周丟了一個勝利的眼色。這似乎他以爲他訪問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他又坐了五分鐘，除了很少一些沒有什麼特殊意義底不相連貫的驚歎詞以外，再沒有說什麼。

他一走，談話立刻轉到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上去。接着，祖父回到他自己房裏去，但是一會兒只穿着襯衣又跑回來問父親說：

「亞歷克舍，你懂得他說不讓他們到斯達羅柴伏達斯克來是什麼意思嗎？」

「不，」爸爸回答說，「我不懂。」

祖父去睡覺了。

八月初，奧爾珈來了一封信。那一點不像是她寫的，她寫得很潦亂，而且許多塗掉的地方不連貫。信上開頭敘述她怎樣到了羅斯多夫，就傳來戰爭爆發的消息了，和她怎樣決定不定還是繼續飛去還是回家。飛機要啓程的時間到了，她還決定不下，於是她又搭上去向前飛了。接着，她又寫着塔皮里西的人，連巴胥加在內，都斷定法西斯蒂一定會被擊敗的。之後她又寫了一大串擁抱親吻和安慰的話，誓說她怎樣愛我們所有的人，和沒有我們她是怎樣可怕的寂寞。最後是說她和巴胥加已經結婚了，住在一起，但是這件事是被一大片誓言所蓋沒了，那誓言說，我們終究是她最親近和最親愛的人，雖然巴胥加也很好，只不過有點下流和吹牛。但是，她說，那只是因為他年紀那麼輕，並不要緊，因為她自己很嚴肅，而且具有對於他們兩個人的管理能力。

巴胥加——她寫着——已經准許服役了，但他卻想去志願服務；她也想去，而且曾經讀過一本關於急救治療的有趣的書了，不過她自己卻願意去參加實際戰鬥——人家說，女孩子是並不阻止去參加戰鬥服務的。那信是用一些更溫柔的感情底話和對於我們幸福與安全的關切作結束；她可怕地憂愁着戰爭將會那麼恐怖，但是在字行中間，你可以讀得出，不管每個人和每件事物怎麼樣，她仍是非常愉快的。

爸爸大聲地讀着信，我們其餘的人聽着。讀到他認為重要的地方，他就停頓一下，向我們環視一周，以便在繼續讀下去之前，使它的意思深入。母親哭着又笑着，說「上帝保佑她！」又擦擦她的眼睛。尼古拉對於奧爾珈想去當兵的主意大笑起來。他說她還要去當將軍哩。連沙夏叔爺也留心地聽着念信，說「好女孩子！」

這是自從六月二十二號以來我們在家裏的第一個快樂的晚上。我們圍坐着一張桌子，一隻蟋蟀在

爐子旁邊吱吱叫着。每個人都心境很好。活潑的談話和笑聲使它當真很像戰前的家庭聚會。只有那因為燈火管制而遮起來的窗子是唯一不相和諧的調子。

第二天晚上，巴胥加的雙親拜訪我們，來會新親了；巴胥加曾經寫信告訴他們關於他的結婚。華西里·卡拉胥涅戈夫以前確是跟爸爸和祖父碰見過，不過那只是一種點頭的認識而已，因為他們只在廠裏彼此見面，而且見面的時候也很少。他是廠裏的總機械師。作爲一個大工程師，他是沒有機會和普通工人們密切接觸的。

起初，爸爸對着這個顯赫的伙伴覺得很不自在。我想，他大概是擔心卡拉胥涅戈夫兩老也許以爲他是故意想攀這門親事的，因此他就很冷淡和不大答理。但是後來等母親把安娜·卡拉胥涅戈夫娃娃拉在一旁去作心腹密談，男人們單獨留下來，父親的冷淡就消失了，談話也漸漸變得很融洽起來。

華西里·亞里斯達霍維奇——這是卡拉胥涅戈夫的父名——看來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雖然我一向以爲他是相當高傲的。也許是因爲害羞，使他很少說話罷。爸爸和他談着一些舊事和新婚夫婦。卡拉胥涅戈夫說，他最初看到他兒子打領結要打半個鐘頭，就猜到是有些什麼事情了。

「之後，我從一本記事簿裏發現一頁，寫着一些熱情的詩句，是他曾經寫在一本書上的。」他告訴我們說，「起先我很擔心，因爲我希望他成爲一個工程師。可是他的詩卻叫我放心了。這只是那樣的一些胡謔，那他決不會成爲一個詩人的。」

爸爸看出沙夏叔爺失神的樣子逃不過卡拉胥涅戈夫的眼睛，便連忙把他的故事用低聲告訴他聽。

是的，日子是很艱難呵，」卡拉胥涅戈夫說。他從口袋裏摸出一隻有圖案字的金煙盒，取出一支粗大的香煙。我注意到他硬袖的扣子也是金的，而他的夾鼻眼鏡也一樣金光閃閃。他的服裝比我所習見的更漂亮。但是他那種態度，顯然並不在乎他的煙盒是金子還是拙劣的金屬品做的，或者他有沒有一副金子的袖扣，這使他那一些闊綽的派頭並不完全教人反感。

父親從食架上拿出一瓶伏特加和另一瓶紅酒，頗為疑遲地請問他的客人是否願意喝一點酒。對方說他並不拒絕。女人們也就邀來一起，我們大家都為新婚夫婦乾杯，談論着他們，並聽尼古拉告訴我們關於在那隻浸水的遊艇上底遊戲故事。

當客人快走的時候，話頭轉到戰爭上來了。這是卡拉胥涅戈夫的說話引起的。那是在提議請那青年夫婦再來喝一盃賀酒的當兒。

「這傷不傷心，我們的孩子竟在這樣的時候來結婚，」他舉起杯子來說，「這是一個可怕的戰爭呵。讓我們為那些在前線作戰抗敵的人們乾杯吧！讓我們希望他們會平安回來，而他們所代表的偉大主義會勝利吧。讓我們希望戰後的世界會是一個生活得更好更快樂的地方吧……那樣，我們的孩子也會有一個享受生活的機會了。」

對於這樣莊嚴的語氣，我們都乾杯了。我也喝一杯紅酒。最後，卡拉胥涅戈夫放出了一枚炸彈。

「這個還不會正式宣佈，」他說，「可是今天已經決定了，我們的廠要疏散到東部去。」

房間裏突然肅靜下來。我雖然不能立刻把握這句話的全部意義，可是從每個人的臉色上，卻可以明白這是一個不愉快的、痛苦的消息。我覺得我的心沈了下去。一個陰影向我們罩下來了。

第八章 晚間六點鐘

機車接上了停在側道裏的一長列車箱，又一批斯達羅柴伏達斯克工人準備離開了。

好幾車裝備和人都已經走了，這是最後的一批。

這列車一開出，工廠的疏散工作就完成了。這是說，凡是一切能搬得動的機器都向東方軋軋地運走了。一切願意離開老家的工人，都向着一些很遠很遠的新的陌生的目的地旅行去了。

我們這些留下的人，在車站上看着這最後一批走的人離開，但是我們是少得可憐的幾個人。我們站在月臺上，向站在貨車敞開的門邊上一些朋友招呼着，作着一種精神上的表示，有的在笑，有的在哭，有的人很高興，有的人在紛亂間煩擾。我們想彼此呼喚，但是一切想要講的話都已經講遍了，我們只有來說那句瑞士人的諺語：「戰後晚間六點鐘再見！」

什麼時候這個鐘點會敲呢？那時我們又將是在哪兒呢？現在站在月臺上的或是在車上揮手的我們這些人中間，在那個會面時候，又有多少人還活着呢？要是還活着，在那遙遠的，不可想像的六點鐘，我們又將是怎麼一個樣子呢？

有些人在哭泣，有些人強裝着歡容。那些要離開的人正面對着一條漫長的路程，一個不知道的目的地，和無數的困難。對於他們，這是和他們的家鄉，和他們住過的街道房子，和一直以來構成他們生活的房間，傢具以及許多小物件都永別了！至於這些留下的人們——誰又能說出，什麼命運是在等待着他們呢？

「戰後晚間六點鐘再見！」我向格里沙·潑雷脫金喊，他那張有獅子鼻頭的淺色臉孔正從一輛車

箱裏望出來，作着一種勉強的微笑。

「你說了，」他回呼着「晚間準六點鐘呀！」

我們中間，沒有一個當真相信我們還會再見面；要是能夠的話，我們也不會是老樣子了。誰能說我們將要遭遇怎樣的日子呢？再見了，格里沙·潑雷脫金，足球場上的明星，好厲害的前衛啊！祝你幸運吧，大孩子！

我的母親在送別我們一位鄰居亞歷克山特拉·亞芬西耶芙娜，也許她們都約定在某一定時間再見面吧！她們都不會作無言的哭泣，爸爸在他鬍子中間爽朗地微笑着，和平時一樣，他在向他的一個朋友告訴一些什麼話，那朋友是和他一樣的一個瘦長老人。他沒有注意到他老婆爲了一隻綠色袋子不見了在傷心，只是說：「這是一件傷腦筋的事情，亞歷克舍，戰後晚間六點鐘！」

老彼得·彼特羅維奇·庫定——他作爲一個機械工人聲名最盛的時代，還是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可是他在廠裏的人緣，一直到現在還是很好的——從窗子裏伸出頭來，叫我祖父過去，祖父抹着他的鬍子，在月臺上興奮地跳上跳下。我聽不清庫定的話，可是我聽見祖父在向他回答喊：

「喂，你還不遲！準六點鐘……！」

女人們在團團轉，衣箱和包裹不見了，又找到了；小孩子在忙亂中間失蹤了，做媽媽的用恐懼的聲音在叫喊；有的人提着一把茶壺衝過去；有的人找不到自己的車箱；又有人忘記把燒飯的油爐子帶來了。

在列車的末端，是工程師的車箱，華西里·卡拉胥涅戈夫和他的太太站在那裏。他們也在揮手向一些人叫喊着一些什麼。

機車的汽笛聲刺裂過空中，接着，列車的聯軸一拉緊，格朗朗地響過去。火車開始向前滑動了，跟着，一大串熟悉的臉孔離開了我們，這些臉孔中間，哭着的比笑着的更多，悲哀的比愉快的更多。

「那樣久呵，再見了！」

「別忘記呀！晚間準六點鐘……」

列車一出站，一陣靜寂落到站臺。笑容消失了，一陣疲勞似乎襲擊着月臺上的人們。送行的疲乏和緊張開始被感覺到了。爸爸，母親，尼古拉和我走出到街上。我們周圍有一些人還依舊在哭泣，但是眼淚已經不是那麼狂湧了，啜泣的聲音漸漸低了下來。有的人仍然在微笑，但也只是一種笑痕而已。卡拉胥涅戈夫婦擠到我們中間來。

「你們爲什麼留着不走呀，華里西·亞里斯達霍維奇？」祖父問。

卡拉胥涅戈夫燃着一枝香煙，深吸了一口，悠閒地噴出煙子。

「我在家鄉住慣了，」他說，「而且我去旅行無論如何也太老了呀。」

市鎮看來荒涼起來了，當我們走過一家房子，窗子用木板圍起來的，父親站住了。

「費也陀羅夫一家住在這裏的，」他說，「你們記得費也陀羅夫一家嗎？」

「我記得，」卡拉胥涅戈夫說，「他的女兒跟一位蘇維埃英雄結婚的，我相信。」

「不，那是他的孫女兒。他是一個好傢伙，自從一九〇五那事件以來就記到他。我奇怪，他離開了斯達羅柴伏達斯克將怎麼過下去。」

「這對他是難受的，」卡拉胥涅戈夫同意說，當我們走過另外幾家窗子圍起，大門釘起的房子。

「你絕對不能預說會遭遇什麼事情。」父親說，「事情可能採取各種各樣驚人的變化的。」

「當真。」卡拉胥涅戈夫回答說，他吐出一串長長的煙，默默地走了一陣子。「一個人能說甚麼呢，亞歷克舍·尼古拉維奇，事情的發展是那樣瞬息萬變，我簡直不能撇開它們單獨去想。也許他們會占領斯達羅柴伏達斯克罷。要是他們占領了，我並想不到別處去找尋安全的地方。如果到了最糟糕的時候，我寧願死在家鄉。」

父親同意地點點頭，他指指一所粉刷作玫瑰色的房子。

「亞歷克西楊珂的房子。」他說，「記得工頭亞歷克西楊珂嗎？」

「自然記得。」卡拉胥涅戈夫說，「他還是一個好工頭呢。也許喜歡多喝幾杯酒，不過他工作幹得很不錯。」

祖父走在我們背後，聳起他尖削的銳角的肩胛，看來比平時更加瘦小了。他憂鬱地恍惚地微笑着，我看來，他似乎是離開了現在，在回想他過去的日子，他的心裏或者是在眷念他多年以前曾經從這些圍上木板的窗口上望出來的年青伙伴——這些年青伙伴，即使父親認識的，也都變成老人了——以及他年青日子裏的友誼和怨仇。

我們七個人一起走着，慶幸我們還不是這街上唯一的人們，這街上還有一些打開着的窗子，窗子裏面，有些主婦在把茶炊放到桌子上。然而儘管這樣，我們，或者每個留在斯達羅柴伏達斯克的人都是一樣，感到一種強烈的寂寞感覺。和過去比較起來，這城市現在是荒涼了，而人們真實感到他們是需要互相緊靠在一起了。

從一道敞開的窗戶裏，一個聲音向我們拋過來：

「您好嗎，華里西·亞里斯達羅維奇？晚安，費狄契夫。」

「晚安，亞芬那西·伊凡諾維奇。」

一個寬肩膀的大個子男人從窗子裏向我們微笑着。

「那你們是下決心準備死在家鄉土地上了！」

「像我們這樣的老頭兒往哪兒跑呀？」父親說，「我們還是在這兒打算一下吧。」

「進來喝一杯茶吧。」

「謝謝，也別忘記到咱們那兒去玩呀。」

我們沿着一條居民搬光了的街道走去。祖父用他散光的眼睛凝視着那些圍上木板的窗戶和釘起的大門。最後，我們向卡拉胥涅戈夫夫婦道別，默默地走進自己的家裏。

母親在廚房裏忙碌起來，廚房裏的爐子不久旺燃了，煎鍋噼噼地響起來了，強烈的木柴煙子在空氣裏遲鈍地盤旋着。祖父走到他房裏躺下。我坐在餐室睡椅上的一端，望着沙夏叔爺的身影在深沈的暮色裏漸漸模糊起來。我感到非常頹傷，由於那向着遠處吼嘯而去的列車，由於街上那些圍起木板的窗戶和釘起的大門，由於天色慢慢陰暗下來，以及由於我們孤單地留在這裏，來迎接那不知道的恐怖，而這恐怖是一天一天向我們逼近，不祥的徵兆把我困住了。

「是窗戶上燈火管制的時候了，」母親在廚房裏叫。

父親走進來，向着窗口走去。

「你把那塊藍色被單去拿給我好嗎？」他對我說。

我站起來，去拿被單給他。這時已經很黑了。當我回來，父親依舊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裏。

「這兒，爸爸！」

他拿了被單，但是繼續凝視着窗外。我也跟着他望出去，看見在屋頂和工廠煙囪之外的遠處，天空上有片紅光。我還記得那一陣陣玫瑰色的煙霧，慢慢地向着天空升去。

「什麼東西在燒起來啦！」我說，但是父親做了一個不耐煩的手勢叫別作聲。他在傾聽着。節度器在擴聲器上弛緩地打着拍子，廚房裏的柴火在輕微地爆裂，從遠處微弱地傳來工廠裏的噶噶聲音。留下來的依舊是做工作。漸漸地，我辨別出遠處什麼地方有一些沈重的，很難聽清的轟炸聲音。那似乎一些巨大的肥皂泡泡在外面濃厚的黑暗中間炸裂着。

「噶火呵！」我輕輕地說，我的心沈下去了。

「大驚小怪的傢伙！」父親向我微笑說，「讓我們把窗戶遮起來吧。你母親在等我們吃飯哩。」

我們把被單在窗前展開來，我消除不了那種壓迫的恐怖底感覺。

「他大概是在想安慰我吧，」我想，「大噠或許當真轟來了，那紅光是從一陣猛烈的大火中間發出來的哩。」

電燈扭亮了，房間裏立刻變成一個安謐的愉快的避難所。洋芋依舊在煎鍋上誘人地作着噉噉的聲音，茶炊含着一種平靜的喜悅在沸滾着。男人們爲那些離開的人喝了一杯伏特加，回憶起很久以前那些人和事情。父親吃了一頓滿意的晚餐，對祖父說的那些故事發笑。我又定心了；一切事情大概不會有問題，

那危險對我們的威脅大概還很遠吧。

在我們喝茶的時候，母親宣佈我們儲存的洋芋已經快完了，而且鋪子裏也沒得買了。她所有的只够明天的兩頓，以後怎麼樣她可不知道了。爸爸叫她放心，說這用不着擔心，官方允許凡是留下的人可以去掘取疏散了的人所留下底園圃。因為大多數工人都已經走了，讓園圃荒蕪起來可沒有意思，人們可以到離市一兩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掘取他所需要的全部洋芋。

「你明天肯去嗎，遼沙？」他問我。

「當然，我願意去，」我同意說，「我要跟那些孩子們去說說，看他們是否願意一塊兒去。」

第九章 公路上掛起一盞明燈

華西里·卡姆耐夫和波里斯·莫加契夫熱情地同意跟我一起去，因為他們家裏也需要洋芋。我們約定在下午三點鐘，可是我們動身的時候已經快五點鐘了。我們準備好布袋和鐵鏟，沿着公路愉快地走去。我們談論着那些疏散的人，談到我們在這兒留下來，彼此比賽着互相吹牛。

「我們的隊伍撤下來了，」波里斯裝着一種懂事的神氣說，「我的表哥剛回家來，這麼說的，他是應該知道的。他在一個軍事學校裏，幾天以後我們這兒也許會是火線呢。」

這個概念似乎很誘人，我們開始來討論我們在火線上該是多麼壯觀，而那些疏散走了的人在戰後該會怎樣羨慕我們。這個說法中間是有一部分真誠的，因為這些十五歲的孩子中間，能有多少曾經看見過火線上羅曼的克的事情呢？不過這中間也有許多是虛誇，因為在我們內心的深處，實在是畏怯的。我們

互相報告每個人所知道的絕對可靠的情報。其中有一些是我們當真從別人那裏聽來的，可是大部分卻是貧弱理想底產物，我們一想到一些新的驚人的新聞，我們自己就立刻先相信了。

我們一路上這樣喋喋地談論着，不知不覺已經走了大約一個半公里了。我們確乎是留心着公路兩旁的洋芋田，但是它們全部都已經被人掘過了。公路本身是出奇地荒涼。只有幾輛卡車裝着軍人疾馳而過。

「瞧，」波里斯突然說，指着車站背後升起的一股濃烈的黃煙，「我不懂是誰在那兒燒營火呀。」

「這不會是營火，」華西里說，「倒像是當真火燒呢。這許多人都走光了，不能說這些荒涼地區會發生什麼事情的。」我們討論了許多時候，可是沒有一個人想到這是由一顆礮彈引燒起來的。

最後，我們在一帶洋芋梢葉還碧綠地豎立着的地方停下來了，我們離開公路，剛打算來掘，忽然被華西里一聲驚惶的銳呼所打住了。

「停住！別動！」

我們一轉身，他站在一塊用黑色炭筆寫的疊木信號牌前面。「地雷區，」它用大字寫着。我們三個人全都嚇得呆住了。我注意到波里斯用一隻腳站着，他不敢把雙腳平放在這裡藏着炸藥的地面上哩。

「我們可以踏着我們自己的腳跡走回去，」華西里說。「不過要小心點。」從離開公路到我們站着的地方，約莫有十五步路，足足走了一刻鐘。

「險一點兒，」最後我們走到瀝青路上，波里斯說，「把你自己和這些洋芋一塊兒飛炸到天上去哩。」「那不用擔愁，」我說，「他們不能每一寸土地上都埋着地雷的。他們既然掛了警告牌，你就可以斷

定，那些沒有警告的地方，你是安全的。」

我們繼續走去，審慎地察視着路的兩旁。

「我看不出這兒有什麼地雷的樣子，」華西里說。我們仔細地研究着地面，確定那裏沒有危險的信號。我們彼此靠緊着，走入田野裏去工作。爲了尋覓一個安全地點去掘取，我們大概已經花費了許多時間，因爲天很快就黑下來了。聰明一點的，最好是少檢幾顆就走。可是那洋薯又好又肥，簡直叫我們捨不得走。再則我們都被工作吸引住了，忘記去注意黑夜快到來。

最後我嚇了一跳，發現天色已經變成灰黑，煙霧升入天空，從下面被一片火光映得通紅。我招呼波里斯和華西里，把布袋細好，將鐵鏟上的泥巴弄乾淨，正準備回去，恰巧遠處響出一個像爆竹似的聲音，什麼東西在險惡地鳴鳴響着，接着，空中給一聲爆炸劈裂開來，同時遠處什麼地方路邊的泥土像溫泉似噴濺起來。

「哇呀！波里斯說，「他們在開礮哪！」

接着又是一陣鳴鳴聲音，一聲爆炸，這一次是那樣迫近，我感到一陣狂風，一塊礮彈碎片從空中噓的叫過去。

「讓我們匍倒！」華西里用一種稀薄的聲音喊，從洋芋田地奔衝過去，我們都緊跟着他的腳跟。又是一陣鳴鳴聲，一聲爆炸，接着又是一次。我們僵低着身體，喘息着向前狂奔，不敢望背後看一眼。

我猜想假如我朝後一瞟，我會看到一顆礮彈以一種可怖的速度在向我追過來。我嚇得半死，沒命的狂奔着。又是一聲爆炸在我們背後劈裂着空氣，不過這回似乎遠一些。我們站下來向四周一望，暮色已經

沈入到黑暗中間，幾乎看不清楚我們面前筆直的公路了。夏夜的靜寂滲透着空間。牛犢的鳴聲表示此地離開一家農場不遠了。我們低聲地談論着。

「看來很糟糕，是不是，」波里斯說，「也許這些地方都埋着地雷呢，我們應該還是走大路罷。」可是他的聲音是猶豫的，我們也沒有回答。顯然，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能够逼迫我們回到我們剛纔看到過礮彈爆炸的地方去。我覺得膝蓋顫了起來，就坐倒了。

「起來，」波里斯說，「讓我們望前走。」

我們決斷不下向哪裏走，我們只是疲憊地挨着，不管向什麼地方走去。冷汗沿着我們背脊流下來，我們在黑暗中間顛顛着，洋芋袋的帶子，嵌入我們的肩膀。我們把伸到我們腰部的洋芋梢葉推開，向前挨過去，彼此照顧着，用腳小心地探觸着地面。

「我再不能望前走了，」最後華西里說。他向旁邊走了兩步，累乏了。接着，他就坐在地下坐倒了。

「起來！」波里斯向他喊，「起來，你這懦夫！你要把我們都拖在這兒嗎？」

華西里啜泣着站起來，可是正在這時，又是一陣嗚嗚聲和一聲爆炸穿裂過空中，我們立刻又給嚇昏了。

華西里發了聲喊，狂奔起來。我們立刻就看不見他了，不過我們仍能聽到他啜泣的聲音逐漸遠去。波里斯坐下，大笑起來。

「傻瓜！我聽見他用一種含着眼淚的聲音說，「他一定是嚇昏了。」

「華西里！我向黑暗裏喊，「華西里！」

黑暗裏沒有回答，我彷彿聽見什麼人在哭，可是不管我們怎樣叫喊，卻沒有華西里的答應。「遼沙，」波里斯說，「我也有一點嚇慌了，還是你去找找路吧。」我沒有回答。「你怕，是嗎？」他愁眉苦臉地問。

「我就去，可是我一喊你就要答應呀！」

這時大礮是不斷在響了，不過很遠。突然，一個巨大的火柱飛升到黑暗的天空。

我一路走，一路間歇地喊着「啐！」波里斯就回答我，「我聽見哩！」

這裏談不上過份小心地前進，因為在黑暗裏你壓根兒甚麼也看不見。於是我就決定索性望前直闖，闖到地雷，也只能算我運氣不好。可是下決心容易，實行起來卻難，每一回我把腳放下去時，我的心就畢卜畢卜跳起來，我的雙股要和肚皮脫裂開來。

「啐，喂！」我喊着。

「有，」那邊答應着，每一次再發出的「有」字都比前一次聲音更低弱些。這時，我該是已經走近我所要找的另一條公路了，可是在黑暗裏，你實在不能知道究竟是在望那兒走。我唱起歌來振作我的精神。

「哈囉——囉！」波里斯那邊發出一聲驚惶的叫喊。他也許想我已經發狂了。

我一唱歌，就覺得定心多了。唱歌會克服恐怖，這是一件古怪的事情。我已經是很自信地在向前走着了，而當另一陣嗚嗚聲從頭上掠過和接着另一聲爆炸落在不遠的什麼地方時候，我實際上已經忘記那些礮彈了。在黑暗裏，感覺都嚇得有點麻木，我說不出究竟那炸彈是落在我前面還是背後。我像一個陀螺似的一旋，沒有管什麼方向和別的什麼，爲了逃命要緊就狂奔起來。

要是和華西里和波里斯在一起，那就輕鬆些，而爲了要在別人面前表現那種單純的驕傲，可逼得我自己上當了。現在，我無論如何是完全發了狂。要是我當時記得我背上還有那袋洋芋，我大概是會把它摔掉的。可是由於嚇昏了，連它的重量都不會感覺到。又一顆礮彈落在很近的地方，我旋了一下，向着相反的方向奔去，掉落到一個坑裏，苦苦地爬出來，又繼續奔跑。最後當我站下來傾聽的時候，四處都是肅靜的；我察覺到我大概已經暫時離開大礮的射程了，於是感到慚愧起來。

「啊，見鬼！」我大聲地說，笑了起來。歇了一會，抹掉了我臉上的汗，纔記起波里斯來。

「波里雅！」我儘可能大聲地叫。那邊卻沒有回答。

我向黑暗裏傾聽着，彷彿聽見遠遠有人喊馬嘶的聲音和汽車引擎的聲音。「德國佬，會嗎？」我的腦子裏一閃，但是立刻把那念頭撤掉了。我向着那聲音的方向走去，雖然我一壁走，我的膝蓋卻仍然想躊躇攔來。那些聲音漸漸清楚起來，直到我聽得出那些喊聲和一些隆隆地滾着的卡車和大車輪子屈軋的聲音。最後，我跌撞在一座陡坡上，發現這是一條公路的路基。我把布袋放下，爬到那斜坡上，用手指扳牢一塊石頭。

「醫藥連！醫藥連在那裏！」我聽見有人在公路上喊。藍色的車頭燈閃了一下子，在這燈光一閃中間，我看見一匹藍色的馬在瀝青路上踐踏着走過去。

「步兵第一團在哪裏？」另外一個聲音在叫，「司令同志，這邊！」

「吉達浦，你這個狗蛋！」從極近的什麼地方傳過來一個聲音，大車的輪子幾乎滑出到路邊外面，在路邊的碎石塊上輾過去。一輛卡車引擎突然響動起來。

「走開，看我把你壓死！」那司機叫着。在这一切中間，我能聽見腳步從瀝青路上踐踏過去。他們人數很多，而所有人的步伐都是凌亂的。

我站在那裏，無法知道是發生甚麼事情了，也不知道去問哪一個我是在什麼地方。一羣人從我面前大踏步走過去。

「將軍親自到來啦，」我聽見一個聲音在說。

「你想他是來做什麼的？」一個疲乏的聲音問。

「這裏有誰是從步兵第一團來的呀？」那同一個聲音叫起來，這回是帶着一種不耐煩和失望的調子。

「我要壓死你！」司機依舊在向那擋住他路的人喊。無數的腳步拖曳着走過去，遠處傳來一個叫喚九十六醫藥連的聲音。

突然，什麼東西都浸浴在亮光裏了，彷彿有誰把電燈開關一扭似的。一盞雪亮的明燈浮盪地掛起在公路的上空。它慢慢地沈下來，在它上面，對準着公路，是一架飛機，翼子上有一個十字，我認出這是一架德國的偵察機，就是它投下一顆照明彈來的。我彷彿看到一個戴着皮盔的納粹飛行員在向你看，偵察他底下的情形。

充塞着公路上的，是一支撤退下來的軍隊。這中間有紅軍的步兵，有掛紅十字的傷兵運輸隊，還有大車，大車的駕駛員一壁鞭着馬，一壁咒罵着，想把他們的車輪和旁邊別的大車的輪子解脫開來。卡車從錯雜的擁擠中間穿突過去。路邊上站着一些人，一會兒在喊步兵第一團，一會兒又在喊九十六醫藥連。

當照明彈照亮了村莊，疲乏地拖着腳走路的人們，和駕駛員們以及站在路邊上的人們，都直覺地弓了一下身體，接着又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彷彿做了一件不該做的事情給人捉到了似的。

「這臭狗仔在打量我們啦，」一個走過我旁邊的紅軍士兵，斜睨着頭上的飛機說。跟我一樣，他大概也感到那戴皮盔和遮風眼鏡的飛行員底冷酷而殘忍的眼睛在向他盯了一下。

和突然亮起來一樣，那照明彈又突然熄滅了，隨着黑暗到來，卡車又向前湧進，大車的輪子吱吱地叫起來，無數的腳步又踐踏過去。

有兩個人在我旁邊站住了。我只能看出他們黑暗中的側影，和聽到他們疲乏的聲音。

「你是從哪兒來的？」第一個問。

「從那邊村子裏來的。」第二個回答說。

「唔？」

「我們放棄那村子了。」

那第一個除去他的帽子，手指在頭髮中間抓着，與其在說話，倒不如說是在呻吟：

「天哪！什麼時候纔有轉機呵……」

「走開，看我壓死你！」這是一個卡車的司機。「你是想闖到甚麼鬼地方去呀！」

「九十六號藥連……」

瀝青路上那些腳步繼續的走過去。

在照明彈的亮光中，我認出了那工廠的高煙囪，這使我知道我是在甚麼地方。我休息了一下，收拾好

洋芋的袋子，於是走回家去。穿過了一些黑暗的荒涼街道，我敲着我們家裏的大門。父親來開門讓我進去。

「你碰到什麼啦？」他問。

「我看見軍隊退下來，德國人就在市外了。」我激動地急忙地說出來。

「輕些，」父親低聲地說，向餐室的門投了迅速的一瞥，但是那門是關着的。「安靜些，你別來散播驚惶了，知道嗎？」父親低聲地說，向餐室的門投了迅速的一瞥，但是那門是關着的。「安靜些，你別來散播驚惶了，知道嗎？」

這時，我知道他已經完全明白一切發生的事情了。我知道，他早已曉得昨天空中的紅光是什麼，遠處沉重的爆炸聲音是表示什麼了。我回想起一切看到和聽到過的事情，我悟解到尼古拉、祖父和母親也都明白什麼事情是在到來了，而是把他們內心裏激動着的風暴都掩飾着。我這時呼吸舒暢一些了，我用手帕拭去了臉上的汗和梳理了我的頭髮。

「好的，」我說，「別擔心，爸，我不會說什麼的。」

他慈和地望着我，拍拍我的肩膀。我打開門，走入餐室，沒有一絲可以看得出的激動的痕跡，洩露我剛纔所經歷過的事情。

這就是戰爭教訓我的第一個課程。

第十章 費狄契夫家屬的團聚

當我走進房間，我感到一種奇異的感覺；那似乎是某種磁石把我吸到另外一個世界裏來了。漆黑的洋芋田，沖天的泥柱，華西里絕望的遠去的呼聲，以及高懸在公路上空巨大的照明彈都消失了，我的兩隻

腳又重新是自己的，堅實地立在熟悉的地面上了。天地並不動盪搖擺，而是堅實地定立着，於是我纔重新相信它。尼古拉緩緩地啜着茶，母親在微笑，她用一隻耳朵聽着祖父的說話，而她的思想顯然是在別的地方。

「我等了你很久，」母親對我說，「你到哪裏去了？我們正在擔心呢。」

「人家把附近的洋芋都掘光啦，我們得跑到好遠去找。這時那邊正在打礮，我們等了許多功夫呢。」母親搖搖頭。

「你們怎麼能跑到打礮的地方去呢？」她說。「你找不到洋芋就該回來呀，沒有洋芋我們也能過呵。」

「孩子們的生活中間，一點打礮算得什麼呢，」祖父插進來說，「這在他們是日常功課哪。」母親出去，替我去熬晚餐了。

「那麼，你是給卡住了，唔？」尼古拉開口了，「告訴我們一切情形吧。德國人來得很近了嗎？」

「近得很，」我點點頭。

「你怎麼這樣想？」

「我看見軍隊沿着公路在移動。有卡車，兵和一切其他東西。德國人投了一枚照明彈。你就該明白那邊是怎樣的情形了。」

「在公路上，你說？」父親插進來說。他剛進來，因為他在替我開門以後，大概又走出到前廊上，去傾聽那逼近來的戰爭聲音和去看那反映在天空中的閃爍和火光了。

「我看見他們在公路上呢。」

父親點點頭，拉過一把椅子，坐下了。

「唔，唔，」他不置可否地說。

我還想再說一些，但是我明白，這兒是沒有什麼說的了。

「我剛纔說的那一些印刷工人，」祖父繼續他剛纔因我進來而打斷的說話，「他們是一種非常堅實的人。他們把事情看得非常嚴肅，比幹別種行業的人也許看得更嚴肅一些。自然，我們五金工人是要除外的。他們大多是工會會員，一般說，是非常懂得事情的。而且還相當的驕傲。他們決不讓任何人利用他們。而且是好同志。如果有什麼增加工資這一類罷工，這些印刷工人總是參加的。他們懂得團結的意義，他們當真懂得。那是在沙皇時代，遠在革命以前呢，那時印刷工廠都小得很。有二十個人就算一家大工廠了。」

「在貨棧那邊，從前有一種職業介紹所，沒有工作的印刷工人就聚集在那兒，等雇主到這兒來雇人。失業的人在找到一個工作之前照例要在那裏徘徊好幾個鐘頭，甚至好幾天。他們就躺在太陽地裏，把他們所要的工資價格用粉筆寫在他們的皮鞋跟上。譬如說，早晨，他們把價錢定為七十五戈貝克。過了兩個鐘頭，要是沒有人來找工人，他們就把價格減到六十戈貝克。到了黃昏，價格也許跌落到約莫四十戈貝克。不過，有時候也有人以一個盧布給雇去的例子。」

「有一天早晨，當他們躺下來等待人家來找尋印刷工人，每個人都在鞋跟上寫上八十戈貝克。那裏是有一些發達的雇主，可是他們來了又走了。似乎覺得八十戈貝克太貴。到了中午，一個一個都把八十戈貝克塗掉了，改寫上六十，到了一點鐘，價格又跌到五十。只有排在行列最末尾的一個人，腦袋枕在手臂上，一動不動的躺着，鞋跟上依舊寫着八十。到了三點鐘左右，四十戈貝克跌到三十了。但是行列末尾的那條

伙卻依舊要八十。

「這時，那些工頭們對這傢伙覺得有趣起來。也許他有特殊的本領或是什麼吧，他比別人多要那麼些錢。到了傍晚，一半的工人都找到工作了，剩下的人情願只要二十五戈貝克了，可是那人還是沒有跌價。最後，他們走過去搖他，發現他已經像石頭一樣僵死了。他在五個鐘頭以前已經餓死啦。這些印刷工人確實是一羣驕傲的人物呵！」

祖父說完了他的故事，用手指捻着他的鬍鬚，眼睛向我們溜過去，似乎要我們共同來感管他對於那些寧願餓死不願求乞的印刷工人們底讚美。

「呵，主呀，」房間的陰暗角落裏突然發出一個滯鈍的聲音。我向那聲音轉過去，看見沙夏叔爺。他一直那麼默默地坐在那裏，我幾乎沒有注意到他。他深深地歎了一口氣，摸摸他的鬍子，可是卻沒有再說一句話。父親和祖父相互交換了一個眼色。

「怎麼樣，沙夏，」祖父說，「來下一盤棋吧？」

「什麼？你是在跟我說話嗎？」沙夏叔爺應聲說。

「要不要下盤棋試試你的手勢？」祖父的聲音裏含着一種哀憐的調子。

「你要來，我們就試一試罷。」

「你就坐在那裏，別起來，」祖父說，一壁喝完他的茶。母親端了一些熱粥進來，我覺得我是餓了。

「你可是當真帶回來好多洋芋哩，」母親說，「還是那麼好那麼大，一個一個的。」

喝完了兩碗粥，瞌睡壓到我身上來了。我想去睡覺。恐怖的感覺已經完全離開我了。房間是叫人安心

地明亮，外面黑暗的世界被那嚴密地掛着窗帘的窗子和堅固而厚實的牆壁隔絕開來了，也許外面那些恐怖的東西是沒法突入進來的罷。我靠在椅背上，耳朵裏聽着祖父囁嚅的聲音，覺得自己漸漸地睡去了。他是在告訴尼古拉，說他和曾祖父和我們父親從前是怎樣生活，以及他們是怎樣一起去做工。

「你的曾祖父也是一種堅實的人物呢。」祖父在說，「禮拜六，我們領到了工錢，我們從來不忘記到酒館裏去的。那酒館招牌叫做『玫瑰』。我可不知道這名字是怎麼來歷。我在這裏住了好多年，從來就不曾看見過一朵玫瑰花。我想，也許是這兒土質太壞了吧。我們到那裏要了一些伏特加，鹽餅乾和啤酒，你的曾祖父和我——你爸爸那時還小，不能帶他同去。我在做一個滿業的車工以前，也是不准去的。當我第一晚到『玫瑰』去，結果弄得頗為糟糕。」

祖父大笑起來，接着皺起他的前額，搖晃着腦袋繼續來敘述他的回憶。

「起先一切都很好。後來，我跟所有來向我父親慶賀我已經成爲一個正式車工的人們喝了酒，我的腦袋開始旋暈起來，我就大聲地說話，唱歌和咒咀。父親沒有說什麼。他只是笑我。結果是他們把我背回家去。第二天早晨，我的老人家把我搖醒了，我剛從牀上起來，他就在我耳朵上一拍！另外一隻耳朵上又是一下，我大聲地哭了起來，接着他拿了一條鞭子要來打我。我衝出大門，跑到街上，老頭子火急地跟在我的腳後。所有人都圍攔來看，當他打我的當兒，大家都笑了起來。『我要教訓你這樣喝酒，把你老子的臉都丟光了，』他說。」

尼古拉咯咯地笑了起來。

「那末，結果怎麼樣呢？」

「我懂得照規矩喝了，」祖父用手指扭旋着鬍子說，「這以後我再不失去主意了。」

曾經追逐過我的那外面底漆黑的悲慘和恐怖，早已經過去，離開我很遠了。最後，我似乎覺得，我們都在深深的地底下，我們可以在這兒安全地談天，睡覺，早晨起來吃母親做好的早餐，而在高高的上面，戰爭正在進行着，礮彈在爆炸着，將軍們在發號命令，坦克和飛機在吼叫着。而當這一切都過去了，我們的房子又會升到地面上去，於是我們打開窗戶，讓明亮的大陽光進來，望着人們笑着，戲謔着，從我們面前走過。

突然，一陣寒顫捉住了我的心；我記起波里斯和華西里來了，我自己真是惶惑，怎麼這之前竟不會想到他們呢。我把他們遺留在落下礮彈的漆黑洋芋田裏，我感到我應該去查究他們究竟發生什麼事情了。我知道我該去幹些什麼，可是我沒有力氣動彈。我的心又緊了起來，房間裏的談天，我也抓不到他們的話頭了。當我覺察到他們在說什麼，他們的話頭早已經轉到另外別的事情上去了。

「我非常懂得這個，」尼古拉在說，「我知道這是不能怪誰的。可是這也並不能使事情緩和和一些。這兒，我在街上走着，看見瑪特里金娜從窗子裏在望着我。她沒有說一句話，我也沒有說，可是她總歸是在想：『我的孩子是到那邊甚麼地方去了，而這個健壯的有力的小伙子卻在街上蹣跚着。究竟他們是惡甚麼把他保全下來的呢？』」

「等一下，戰爭還不會完啦，」父親說。

「尼古拉，」母親插進來說，「霍育林斯收到一封烏拉爾來的信。那是亞歷克舍耶夫家的人和科佐地耶夫家裏的人，和別的什麼人——我記不得了——寄來的。他們在一起，寫了一封聯名的信。他們說，他們都平安地到達了，他們那邊的生活是那樣平靜，好像完全沒有戰爭似的，而他們已經在開始工作了。」

這是母親的說法，意思是說，有一些人比我們還更隱蔽得安全些，因此我們並沒有什麼理由值得羞愧。那彷彿是她插進來一些不相干的話，我卻把她的意思加進來了。雖然這一次以及以前許多次，她的目的並不會被我們所有的人明白理會到，可是她的話是有一種安慰作用的。她的聲音裏是那樣充滿着善意和慈愛，那決不會有不同的效果。

尼古拉的精神振作起來了。

「你有一種適合於每種場合的故事呢，是不是，媽？」他有趣地說。

母親微笑起來，滿意於她的企謀雖然被看穿了，而那愉快的談話究竟也就結束了。

「沙夏，」祖父在說話，「你聽見我說嗎，沙夏？」

「你在跟我說話嗎？」沙夏叔爺從屋角上回答說。

祖父向他投了一個嚴峻的眼色。

「向這邊過來一點，」他用一種不容許有反對的聲調說，「讓我們來下一盤棋。」

「下棋麼？好的，讓我們來下一盤棋。」沙夏叔爺帶着一種佯裝的熱心說。

祖父把棋盤拿來，放在桌子的角上，把沙夏叔爺引到一把椅子上。

「你跟我來，可要下得好一點哪，」他說。

祖父動了一個子。沙夏叔爺茫然地看着棋盤似乎不大明白他該怎麼辦。爸爸站起來，向他走過去。

「喂，來吧，沙夏，」他說，把手放到沙夏叔爺的肩膀上。「還沒有到那樣時候，幹嗎就讓你自已這樣失魂落魄呢？你完全知道，他們會料理及時離開，和到後方什麼地方去的。要是他們留在後面，德國人也許碰

不到他們，等我們把村子奪回來，那時，你就會再看到他們呀。」

沙夏叔爺慘然地微微一笑。

「也許是我叫你生了氣，」他說，「我坐到另外一個房間裏去吧，或者好一些。」

「來吧，讓我們開始下棋吧。」祖父插進來說。「你眼睛看得尖一點，要是你不肯被打敗。」

兩個老人專心下起棋來。父親來回地踱着，輕輕地吹着一些古舊的進行曲，母親把桌子上的茶具收拾乾淨，尼古拉在椅子上搖擺着，聽着擴音器上節度計滴嗒滴嗒的聲音。

門上發出一個啄刺聲，父親走去，看是誰。門廳上就聽見了聲音，安娜·亞歷克山特羅芙娜走進來，帶着她那隻藍色的外國製造的手袋。華西里·亞里斯達霍維奇跟着進來。他一進來就鞠躬，把手在頭髮上掠着。他和平時一樣，剃刮得乾乾淨淨，他的金扣針和上衣袖子底下露出的沈重的袖扣在房間裏顯得很注目。

「我知道你們還不會睡眠，」他說，把手向四周一擺，「我們到費狄契夫家去吧，」我跟安娜·亞歷克山特羅芙娜說，她卻堅持說你們這會一定已經睡了。」

他開始告訴我們關於從烏拉爾來的消息。工廠已經搬到目的地了，他聽說，但是事情還不會有條理，那裏的房屋供應非常缺乏。

「可是我們就是這個樣子，」他咯咯地笑，「每個人起先總說事情不應該那樣，還說那是沒有用的，直到後來我們忽然發覺我們終究是已經做成功了，而且比我們所期望的還來得格外快，這纔沒有話說。之後，比從前所期望的開始生產得更多更好，而在你知道之前，榮譽名單已經在編製，而計劃部正在草擬

出一個比原來大出兩倍的生產大綱了。」

父親笑了起來。接着，他們兩個就開始回憶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時代，那時事情就常常是這個樣子的。

「我這麼跟你談談，感覺舒爽得多了。」卡拉胥涅戈夫最後說，「我剛進來的時候，我的精神頗為頹唐呢。」

「怎麼，廠裏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卡拉胥涅戈夫小心地擦着他的眼鏡。

「我跟一個工場監督約定在十點鐘來討論一些重要的事情，」他解釋說，「可是我到廠裏去，他卻不在。我到處找他，又到處打電話問，之後發現他已經在白天裏坐了一輛車子到飛機場，也沒有留句話給什麼人，就搭上飛機飛到後方去了。因此，我現在沒有一個工場監督了。」

尼古拉猛然仰靠到椅背上，吹起唿哨來。

「該死，他躲掉了！」他說，「提吉泰雅的話終究說得對，他說，戰爭會教訓我們許多事情，關於我們所想的和所知道的一些人。」

這個消息，不消說，對於我們所有的人是個完全的意外。對於別人，你也許會猜到他更快的變成一個開小差的和一個懦夫，可是你不會猜到是尼古拉·哥羅梭夫，他曾經用許多聰明手段給你造成一個堅定人物的印象。而且，我們還聽說，當工廠要疏散的時候，他還獲得特別允許留在後面。一般的說，他還是工廠裏的臺柱之一呢——每逢他的助手有疑慮不能解決的時候，和感到困惑的工程師來找他請教的時

候，他總是保住沈靜和胸有成竹地，常常能夠給他們以寶貴的指示。

現在，這個人怎麼竟會無恥地逃跑，把一切事情丟下來，不留一句話給任何人呢？我們曾經克制過我們自己不要慌張——可是他在這以前也似乎看不出有一點慌張。也許他在一兩星期以前已經知道那個並不能夠動搖他決心的悲痛消息，現在是加上一些更可怕的什麼消息了，這些消息我們也許還不會知道，也許是今天纔傳到他的耳朵裏，看來不是他的精力所能支持罷？我們沒有慌張，也許是只因為我們還不知道他已經知道的事情罷？

「不，這毫無疑問是他剛聽到一些新的消息。」卡拉胥涅戈夫說，「我想，這是比那樣想法單純得多。你想，一個聰明的事業家，他爲了實現他的志向，必須取得忠誠的人們對他的信任。他過細地研究過他們，他知道一個誠實的人會在說話聲音中間覺察出極其細微的虛偽調子或是錯誤的。對於他，必須毫無疑慮的予以信任，否則他不可能取得重要的職位而且保住它。因此，對他只有一種解釋：他是把誠實和忠懇作爲他的第二天性。冷酷的計算和祕密的動機必須是深藏着不易被人覺察。」

「從前我們認他是一個誠實的人，我們是不會弄錯。他和任何人一樣正直，而在正常的環境底下，他也許會這樣過他一輩子，決不會有一次虛偽的行動。但是他也知道絕對的誠實只有他一直生活在蘇維埃環境下纔有意義。即使不是現在，很遠的將來它總會給他一個報酬的機會的。想想看，像這樣的一個人，突然斷定蘇維埃將被擊敗了。他會向自己說，如果勇敢而並不能得到報酬，要勇敢作什麼呢？如果誠實而不能換得適當的代價，要誠實作什麼呢？記住，一個像這樣的人並不是天生不肯去做不體面的事情的。這種人在頃刻之間很容易就會完全轉變過來。」

「只要想像一下，他在去飛機場的路上，該是怎麼一個樣子啊。」卡拉胥涅戈夫繼續說下去。「他已

經把舊的假面具拉下來了，可是還不會選擇好一個新的，大概是在苦思焦慮決定他以後應該成爲怎樣一個人。倒並不是要裝做一個怎樣的人，而是要成爲一個怎樣的人。他很懂得，一種皮相的假面具是不夠的。他有許多路可走：成爲一個法西斯和仇視猶太者，或者，相反地穿上一件俄國的襯衫和一雙俄國靴子，成爲蘇維埃政府不清楚他的一個平凡的人。這是可怕的，去想到……」

沒有一個人聽到開門的聲音，可是當我擡頭看時，奧爾珈站在門道上。我霎了一霎眼睛，那可並不是幻象。她把箱子放下來，拿掉她的帽子，拍拍頭髮說：

「喂，費狄契夫家的人，戰爭打得怎麼樣了呀？」

我定了神，向她奔衝過去。每個人都跑了起來。這是一種照例的競爭。

「奧爾珈，奧爾珈來啦！」我喊。祖父在一塊地方跳上跳下，拉着他的鬍子。尼古拉向她跨過去，臉都發亮了。父親爲了某種緣故沿着桌子直奔過去，叫着母親。

「天哪！」母親在門道上說，立刻把手上的盤子放下來。接着一瞬間，她已經眼淚掉下來了。我抓起奧爾珈的箱子滿屋子裏亂跑，不知道該放在那裏。最後我卻放在房間的中央，恰恰擋住了每個人的路。

足足過了五分鐘，沒有一個人當真知道是遭遇甚麼事情了。四面八方都是接吻，擁抱和並無意思的不連氣底叫喊。末了，我們從重逢的最初狂歡中間恢復過來，尼古拉幫助奧爾珈把外衣脫了。他在箱子上跌了一交之後，想把外衣掛到牆壁的橫砌石上，因爲近邊都沒有一顆木釘。接着，奧爾珈被拖到桌子旁邊，十隻手同時給她拉過一把椅子來。

「我真不敢相信我是在這兒了，」奧爾珈呼吸沉重地說，「我真高興看到你們都好，連沙夏叔爺也

在這兒。」

我們大家都突然沈默起來，直到祖父把這沈默打破了。

「你們看到過這樣的事情嗎？」他叫着，笑着，拍着膝蓋。「你就沒有辦法來屈伏這些斯達羅柴伏達斯克的姑娘們，你能够嗎？」

「巴胥加也來了嗎？」卡拉胥涅戈夫問。

「沒有。」奧爾珈回答說。「他留在後面，他們不肯讓他走，他們非常需要他呢。」

「那你是一個人來的，奧爾珈？」父親說，驕傲得臉孔都發亮了。「你們聽見嗎，朋友？你是一個好女孩子呀，奧爾珈！」他向滿屋子裏瞧了一下，彷彿他剛纔表演了什麼，一定會引起全體的讚歎和驚愕的。

奧爾珈充滿着一種驚歎的神氣。

「你們是一批堅強的傢伙哩，你們費狄契夫的一家人，」她說。「不管有戰爭沒有戰爭，你們都是一個樣子。只有遼沙已經長大了。猜猜看，我給你帶了甚麼來哪。遼沙。一把剃刀。」

「一把剃刀？」我由於一種純然的得意，臉紅了。

「說下去。」把給小遼沙的剃刀。」祖父說，「聽到過這樣的事情嗎，沙夏？」

「告訴我們，你是怎麼來的？」父親鼓勵着奧爾珈說，「多狂妙的想頭，直接跑到這個沸鍋裏來啦！」

「這一切都非常簡單，」奧爾珈開始說，但是我看，這並不像她講的那麼容易。「我聽到戰爭公報，我想爺爺一定已經召集起他的族人去參戰了。我也要來參加，因為我也是屬於斯達羅柴伏達斯克的呀，是不是呢？我和巴胥加爭辯了一下，就動身來啦。」

「好一個女人呀！祖父吼了起來，「這兒在打仗，你知道嗎？」

「可是你怎麼通過的呀？」父親釘着問，「我想，他們是不允許老百姓在這條路上旅行的呀。」

「自然，他們是不允許的，可是我去看逼近前線的後方軍隊負責長官。」奧爾珈解釋說，感覺她在這裏說出這故事很驕傲。「他起初勸我不要走，可是我不聽他。之後我稍爲哭了一下，瞪我的腳，這就行了。『我要到我自己所屬的地方去呀，』我告訴他說。最後他發脾氣了，說你愛到那裏你就去吧，只是別打攪他。我決定趁火打鐵，求他幫忙把我送到這兒來。他惡狠狠地瞪着我，但是過了一陣子又和緩下來，他命令一輛到這邊來的車子把我帶來了。結果他倒真是一個乖傢伙哩！」

「只管想這個，我坐在這兒可忘記給你東西吃哪！你大概是餓壞了。」母親插進來說，奔到廚房裏去。我們都自動的來削洋芋皮，奧爾珈和卡拉胥涅戈夫夫婦也參加進來。最後奧爾珈和卡拉胥涅戈夫給請出去，不許他們來做廚房工作，他們就留在餐室裏。當我幫了一點忙之後回到餐室裏去，她和她公公面對面坐着。奧爾珈在說話。

「你必須認識，那邊的工業是驚人地發達，而且還要繼續發達。巴胥加已經被委派在兩個月之內把電力站發動起來，雖然照計劃這是要在明年年底纔完成呢——自然並不只他一個人，而是有一大批工程師。這是一件鉅大工作，他工作得很勤力。他叫我問候您，而且告訴您，他非常希望您到那邊去呢。」

卡拉胥涅戈夫注意地聽着，一直緊盯着奧爾珈的眼睛。

「原來是這樣。」他說，「我想，他有一張緩役證罷。」

「自然。」

卡拉胥涅戈夫點點頭。

「他對於你的離開怎麼想法呢？」

「啊，他不肯讓我走。我們着實爭論了一番。可是你知道，我是堅持不屈的。之後他要跟我一起來，不過他得不到准許，雖然他也花了一番力氣設法過。總之，像這樣一個時候，怎麼能讓他走呢？」

卡拉胥涅戈夫又點點頭。他的眼睛卻一直不曾離開過奧爾珈。

這時，我聽見他們在廚房裏喊我，知道是母親，我馬上站起來。奧爾珈注意到我失望的表情，她笑了起來，說：

「讓我們都去瞧瞧，他們在廚房裏做什麼，華西里·亞里斯達霍維奇。要是他們不肯讓我們幫忙，我們至少可以看看和談天呀。」

卡拉胥涅戈夫贊成了，可是他的心思顯然在別處。我們三個走入到廚房裏去。

談話雜亂地進行着。奧爾珈告訴我們關於塔皮里西和她旅行的事情，以及在她坐汽車到斯達羅柴伏達斯克來的途中，幾位紅軍的司令官怎樣跟她分享一條香腸。尼古拉在一個半低聲的談話中間，告訴她沙夏叔爺的事情，這使她非常關心。

最後，奧爾珈記起，她走了路之後，還不會洗澡，安娜·亞歷克山特羅芙娜走去幫她。母親把洋芋拿到爐子上去煮的當兒，她的心思顯然是想到極遠的地方。

「你們最好都去擺桌子吧，」她向我們其餘的人說。

正在這時，我聽見頭上一陣嗚嗚的聲音——正是在我擱洋芋的探險中間所聽到的同樣聲音。那似

乎恰恰從我們的屋頂上擦過。什麼地方發出一聲沈重的爆炸。我擡起頭來看看父親。

「聽見了嗎？」他平靜地問，「他們大概已經在掘地下儲藏室了，這是命令過在敵人轟炸我們的情形下要掘的。」

「對的，」祖父說，「現在他們大概是在通夜的轟炸呢。」

「你們自己全該害羞吧，」母親說，向我們睜了一眼，這使我們都在門道上停住了。「你們怎麼以為我就不能比你們更有頭腦呢？你們當真以為我就不知道有些礮彈在我們這條街上爆炸嗎？你們或許還以為我不知道德國人正在我們的市外罷。你應該更了解一些，亞歷克舍，我們已經結婚好久啦。」

「你別太笨心了，媽媽，」父親說。「這是爲了大家的好處，因此不應該慌張。」

「你們還是忘掉這類事情，快些來管擺桌子罷。」

奧爾珈從門裏探出頭來。

「我看你們這些人是當真在前線了，」她說，裝出一副勇敢的臉孔。「這類事情，當你們在後方時候，看起來是那麽遙遠。就像一本小說似的。而在這兒是比甚麼事情都更簡單了。」

又是一陣嗚嗚聲從頭上掠過，在附近爆炸了。

第十一章 團聚的飲

奧爾珈一下子就把衣服換好了，很安逸的樣子，似乎再沒有離開我們的意思了。衣櫥的門打開又關上，梳妝臺的抽屜發出深沈的歎息，當她忙着把自己打扮定當。接着，她到一間一間屋子裏去巡視，我跟着

她帶着純然的崇拜睇視着她。最後，她拿起一把刷子，我們兩個走到門廳裏。她把掛着的外衣拿下來。我希望當她拭刷外衣上灰塵的時候，我可以有機會替她拿着那外衣。可是到了門廊上，我們碰到尼古拉。奧爾珈跳了起來，因為她起先沒有認出是他。

「啊，是你呀，」她看清了是誰之後說，「尼古拉，我刷衣服的時候，你可以把我的外衣披在你的肩膀上嗎？」

尼古拉照她的請求做了。我心裏在辯論着，我要是跟進去，算不算嫉妒呢。可是我不能夠離開奧爾珈一分鐘呀。他們兩個邊談邊走進去了，簡直一點也沒有注意到我。

「我替巴胥加難過，」尼古拉說，「我可想像得出，當他看見你走，他是多麼難受。我自己從前是這樣感覺過的……你知道，他們不願意把我弄到軍隊裏去。廠裏已經替我弄了一張緩役證書了。自然，要拋棄這工作也可以的，然而我卻沒有決心採取這個步驟。可是這樣呆獸着是傷腦筋的……」

奧爾珈起勁地刷着外衣。

「那你是替巴胥加難過了。」她說。

「自然，我是能想像得出，如果我的太太到前線去了，我是會怎樣感覺的。」

夜是漆黑的，但是屋外橫過街道的天空上是濺染着紅光。我很奇怪覺得自己看到這個再不可怕了。這是一種沒有光芒的紅光，並不向其餘部分的天空或是像墳墓似的黑暗街道上投出亮光。這天晚上，是斯達羅柴伏達斯克所經歷的最可怖的一天晚上，鎮上的人們都寧願靠得緊緊的坐在家裏緊閉着和緊閉着的窗子和門戶裏面。

一陣嗚嗚聲顯示一顆礮彈在飛近來了。那似乎恰恰從我頭上飛過。接着沒多遠地方一聲爆炸，衝道在黑暗中震了一秒鐘，被一種不自然的光亮所照耀着。

當爆炸起來的時候，刷衣服停了一下。這是奧爾珈一路旅行來和到達目的地後所聽到的第一次礮聲。但是她並沒一句話說到這個。她是有十足斯達羅柴伏達斯克的膽魄和才智哩。

「別替巴胥加難過吧，」她說，「他是不配的。」

「怎麼？」尼古拉的聲音裏無疑地含着一種驚訝的調子。

「怎麼？」我想，我看到她聳了一聳肩膀。「他住在一個奇妙的城市中一家漂亮的公寓裏，吃着 *akhokhili* 和串燒羊肉，喝着他頂喜歡的第五號喀卡丁酒。那你還替他難過作什麼呢？」

刷子繼續在外衣的纖維上來回地刷着。尼古拉一動不動的立着。

「你是不是要告訴我，說他行爲有點不大應該呢？」最後，他小心地說了出來。

「他行爲很驚人哩，」奧爾珈回答說。「十二分漂亮。他作過一次那樣奇妙的演講，事實上，他做了許多次演講呢。不過我特別記得他一次。但是你不要以爲我把他看成一個瞎吹亂說的人。他的確還沒有那樣亂吹。」

她停止拭刷外衣了，走到欄杆邊去。我清晰地可以看見她的側影。

尼古拉把外衣拿開，走到奧爾珈旁邊，把手臂圍到她的肩膀上。

「你是在生他的氣哩，奧爾珈，而且你對他不好。我注意過，新婚夫妻最初總不免常常有些小口角的，直到後來彼此都習慣了。」

奧爾珈笑了起來。

「你真是一個可笑的孩子，尼古拉，人家話還沒有說完，你就在安慰人家了。」

「告訴我，奧爾珈，你離開他之前沒有跟他吵過架，是不是呢？要是你跟他吵了，那太好了——特別是這個時候。」

「啊，沒有，我們很和氣分別的。他非常不高興，因為他不能跟我一塊兒來。他說，他不要讓我一個人來，他努力去請求准假。整整一個星期，我們沒有談其他的話。他每天告訴我，他已經跟某人說過了，某人答應把這事情決定下來，又說某人並不反對，或是快要同意了。麻煩就在總工程師，他乾脆就是不通融。巴胥加請各種各樣的人替他去說項，他自己想得到的地方也都去了，可就是不中用。他請假沒有批准。我很熟悉那個總工程師，他是一個很肯幫忙的人，不過在這種特殊的事情上，他顯然不肯讓一分步。巴胥加最後一次到他那裏去，他明確地拒絕了。巴胥加給這件事弄得那麼沮喪，他幾乎哭了。第二天他去工作的時候，他是大大地衰弱了。」

「之後，有一天，那總工程師車子開過，順便進來向我送行，我問他：『你不讓我的巴胥加到前方去是什麼意思呢？』他用一種眼光望着我，這使我明白一切事情了。」

奧爾珈從尼古拉手上把外衣拿過來，甩在她的手臂上，把前門打開。

「可是，奧爾珈，我卻不明白呀。」尼古拉說。

她旋了一轉身，在門道上停了一下。

「巴胥加甚至並不會去請求過那總工程師呵，」她說，「我現在最好還是進去吧。我要幫忙去擺檯。」

子，讓你們男孩子可以坐下來喝茶。」

尼古拉在石級上坐下了。我在他身旁蹲下。他把一隻手臂圍着我的肩膀，用低聲唱起一隻小曲來。這小曲是敘述一個住在木屋裏的老人，喜歡坐在他的門階上消磨他漫長的黃昏。我卻可以斷定，那老人的黃昏決不會像我們此刻那樣漫漫無盡的。

「尼古拉，」我說，可是他沒有答應。顯然，他是不願意來談奧爾珈和巴胥加。

前門打開了，祖父叫我們進去。在餐室裏，奧爾珈從食櫥走向餐桌，又從餐桌走向食櫥來回地跑着，把盆子，杯子，碟子和其他餐具擺出來。她這樣敏捷地做着，叫我想有點像一個爵士樂隊裏的鼓手，用一種極其意想不到的動作，巧妙地敲着他的各個響器，卻總是敲得很準很恰當。每個人都坐了下來。尼古拉和我剛坐定，母親從廚房裏進來了。

「瞧，這個你們要的東西，」她說，從背後拿出一瓶伏特加來，放到桌子上。「我保藏着這瓶東西，準備什麼重要的宴會用的，現在正是一個重要的宴會呢，讓我們就喝了它吧。」

「媽媽！」父親喊了出來，「你那兒搞來的呀？[？]你塗沙，你去把玻璃杯拿來好嗎？」

「你們瞧，」母親向我們所有人微笑着，「我藏着這個正藏得有用呀。」

父親莊嚴地執着酒瓶。母親說，在像這樣的一個宴會上，她跟我都應該喝一口的，這話教我很受寵。父親正要準備致他常用的祝辭，例如，「祝你健康，奧爾珈，」或者「這兒，敬我們大家。」母親卻打斷了他。

「像這樣團聚，多好呀，」她舉起杯子說，「我們所有人都平安無恙的在這兒，有尼古拉，塗沙，甚至奧爾珈都跟我們在一起。很少人家能够像這個樣子呀，不管你往那裏去看，你會看到煩惱和痛苦。也許我們

這樣高興是不應該的，但是我忍不住呀。我想不出有別的事情比全家團聚在一桌更好些，即使我們只有一隻洋芋和一株白菜可吃也好呀。不過這並不是主要的事情，只要每個人都平安無恙的在一起就好了……」

她把杯子放到桌子上，來擦她眼裏的眼淚。父親睜大眼睛，朝沙夏叔爺方面點點頭，對她做個暗示，可是她的眼睛給淚水蒙住了。我們其餘的人都和他有同感，因為沒有一個人願意傷沙夏叔爺的心，我們都希望他沒有注意到母親的話。可是他已經聽到了，他悲哀地微微一笑，旋向父親說。

「怕我傷心嗎，亞歷克舍，是不是呢？」他說，「我的事情又有什麼相干呢；你們爲什麼不好意思高興呀？這兒是我的祝辭：讓我爲你們全體乾杯吧，還有爲一切其他沒有分散的家族。其次再讓我爲我的家人乾杯吧。」

他敬了一下，又微笑了。

「我只盼望他們都活着呵。」

我們喝着酒，不作一聲。在這個繼續着的沈默中間，每個人吃着東西，我們又聽見一聲礮彈的呼嘯。

「我想，我們應該去看看吧，」母親說，「也許是打中誰的房子了。那落在鄰近的什麼地方哩。」

「我去，」尼古拉應聲說。我也跳了起來。

「你還是坐在那裏吧，遼沙。」

尼古拉望着我，顯然是被我眼睛裏懇求的神色所感動了。

「現在沒事了，」他說，「讓他一起去吧，我們不會走得多遠的。」

第十二章 兒子來找尋父親

我們走出到前廊上，街上是死一般的靜寂。爆炸的回響已經沈寂了，附近也看不見火光。我們在那裏站了好久，向黑暗裏傾聽着，但是我們辨別不出究竟那炸彈是炸中了甚麼地方。

「讓我們去瞧瞧。」尼古拉說。

「去吧。」我說。

當我們走出這座房子，捨開我天地中僅僅剩餘下來的這一點堅定和安慰，而突入到周圍那不可知的瀰漫着的黑暗中間，恐怖又把我捉住了。我剛一走下前門的石級，剛纔那次冒險中間所經歷過的那種感覺——好像颶風中間一粒沙石，無助地被命運所急遽地拋舞着的那種感覺——又重新回來充塞着我的身體了。那彷彿只要再往前走幾步，我們就將找不到路回到那光亮底，那一切東西我們都熟悉底，我所愛的人們在等待着我們底地方來了。我們和我們的家，在我看來，彷彿都是沈入到一片狂暴底黑暗的無底海洋之中的一些極小極小的碎片，要這些碎片再能碰聚在一起，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了。

我相信，尼古拉是和我一樣感覺着的，他的腳步失去了平日那種自信，他在咬着口哨，振作着自己的精神。他用手攪着我，使我不至於失散，在這個吞噬了我的敵對世界中間，他那寬闊的手掌和有力的手指，是唯一的使我安心的東西了。

又是一顆礮彈從我們頭頂上兇惡地響過，在很近的什麼地方爆炸了。那爆炸的回響傳過街道，彷彿山裏峽谷中積雪的崩裂。一剎那間，房屋的前部被那致命的閃光所照亮，立刻又回到夜的濃黑中間。當那

最後的回音沈寂了，我們可以聽到一輛摩托車，在匆遽中間猶豫地然而卻是堅定地從街上在駛過來。那車子似乎給什麼卡住，引擎在亂響着和發生障礙了。車頭燈亮了一下，還不會清楚地照出一家窗戶緊閉的屋角，一株樹和一角人行道，倒又熄滅了。這是一輛卡車，停立在離開我們不遠的地方。

「鬼！」一個激怒的聲音在黑暗中間說。

一隻手電亮起來了。在亮光中，我們瞧見兩個人影從車子上爬出來，另外一個從後面跳下。那司機打開車蓋，在引擎上俯視着。他穿着一件油膩的工裝，擺出一副有自恃心的、輕微的傲慢神氣。原來跟他坐在一起的兩個乘客，是一個又肥又高的男子，穿着一件軍裝式的綠色外套，長統靴子和綠色軍帽，他的態度顯示出一種自信，可以叫人猜想他是慣於發佈命令的，因此聽到他那種懇求的聲音倒叫人頗為驚異。

「亞里菲耶夫，我的好朋友，是不是壞得很厲害嗎？」

司機沒有回答。

「你會盡力設法的，亞里菲耶夫，是不是呢？」

這都是一些不必要的、可憐的話，這些話也並不要求回答。那司機沒有理他。當他進行着修理的當兒，那第三個人，一個細小的瘦削的傢伙，面貌因恐怖而變相了的，向那高個子說起話來。

「華西里·伊凡諾維奇，我可以跟你談一分鐘話嗎？」

這兩個人向旁邊走開去，在我們旁邊一座房子前面站住了，沒有注意到我們的在場。

「華西里·伊凡諾維奇，」那瘦子在某種巨大的壓力底下急促地說，「我們該要拋棄這個主意吧。你信任亞里菲耶夫是弄錯了。你瞧，他像一隻蛤子似的閉緊了嘴不說話哩。他是一個危險的人物呀，亞里

菲耶夫就是。你瞧着，他會對我們來一些什麼花樣的。我們到了飛機場，他也許會把我們幹掉了。在戰時他們很容易把我們射殺的。法律規定他們能够……」

那話語上句不接下句的雜亂地滾出來。顯然，那個人是必須靠不斷說話來和緩他精神的緊張。他大概是在卡車後面一個人很苦悶，在那裏他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訴說他的恐懼的。

「胡說，克魯諦可夫同志，」華西里·伊凡諾維奇帶着顯然的激怒說，「別要這個樣子。我們馬上就會把車子修好，繼續開過去的……」

「還有一件事情，華西里·伊凡諾維奇，我想到，假如他們不肯把我們三個都帶走，我們可以把那司機留下來。鬼碰到他，總之我們並不需要他，我們會需要他嗎？可是，假如飛機上只能容納一個人呢？那你可以不要把我丟下了，你肯嗎，華西里·伊凡諾維奇？你可不要做這樣的事情呀。而且，你可不要忘記，我有錢。你可不要把我丟下了，你肯嗎？」

「得啦，克魯諦可夫同志。是甚麼叫你想到這些上頭來的呀？」那高個子做了一個動作似乎要走開，但是另外那個把他的袖子拉住了。

「可是，真的，假如只有一個位子那怎麼辦呢？或者他們就乾脆不肯帶我們，那又怎麼辦呢？」
華西里·伊凡諾維奇把他摔開了。

「我不是告訴你過，飛機場的餐室經理是我們的人嗎？我們會送他一些奶油和糖的禮物，此外再加一些別的，他就會料理停當呀。」

他用一種知道自己是占上風的人底口吻在跟克魯諦可夫說話。這和他跟司機說話那種口吻比起

來，恰巧是一個不大有趣的對照。

「修得怎麼樣了呀，亞里菲耶夫？你馬上就可以修好嗎，老朋友？」

不管怎樣，這情形是使那司機成爲當時的決定人物了。他喃喃地說了一些什麼，那也許兩種意思都可以解釋，或是說他馬上就要修好了，或是說那兩個活該遭殃。

「聽着，」克魯諦可夫說，「我忘記告訴你，假如我們到了斯維爾特羅佛斯克，我在那邊可以找到許多幫忙的人。在查羅夫，我也有關係。別擔心，我們一到那邊，我就會去找一些大亨，他會拍拍我的背，於是什麼事情都會順利解決了。」

卡車司機把車蓋砰的闔攏，爬到車座裏去。華西里·伊凡諾維奇向卡車走去，那個老鼠樣的人跟在他的腳後。

「你帶了多少伏特加來？」他一壁上去，一壁問。「够的，唔？那很好，我只是要確實知道一下。別忘記馬上就告訴那些飛機師，說我們是些快樂的伙伴，帶着許多吃的喝的，給任何那個願意來參加的人。」

引擎活動起來了，那兩個正鑽進車子，尼古拉從他們背後跳了過去。

「站住！」他喊。「停下，聽見沒有？」

手電熄滅了。完全蕭靜，只有克魯諦可夫在嗚咽着。接着，一聲叫喊，我想，是那個叫做華西里·伊凡諾維奇的人罷。黑暗裏起了一陣騷亂。引擎吼了起來，卡車在街上疾馳走了。

「尼古拉！」我驚怖地喊，「尼古拉！」

「沒有什麼，遼沙，我在這兒。」他的聲音傳過來。

又是一顆礮彈在附近爆炸，在閃光中間，我看見尼古拉從地上在慢慢地爬起來。我向他奔過去。

「你受了傷嗎？」

尼古拉憐惡地笑起來。

「我是一頭笨驢呵，」他說，「我早該知道，他們是一夥拚死命的傢伙呵。」

我扶着他的胳膊，向家裏走去，我覺得他的腳步有點蹣跚。

「別告訴他們什麼，關於這件事情，」當我們走到門廊上，他說，「我們只說，我們到處看了一下，沒有看出什麼。」他對家裏人解釋說，他在黑暗裏撞了一下牆頭，覺得有點搖擺。這算是說明他額角上疙瘩的緣故。奧爾珈要替他搽上一些碘酒，但是尼古拉不肯。

家裏的人都已經在桌子四周坐好，只等我們回來。母親在我們盆子裏放了幾片洋芋，於是我們坐下來吃。我驅除不掉那種感覺，就是在這最初的災禍中間，家裏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中間唯一完整無損底一角了，在它外面是全然的黑暗和死氣沈沈的寒冷。即使在這溫暖的夜晚，我也打顫了。

門外有人敲門，父親說，「遼沙，去看看是誰。」這纔把我的思潮打斷了。我在門廳裏猶豫地停了一秒鐘，想要克服那又來吞噬我的無情底恐怖。那彷彿大門外邊有什麼惡魔在等我放他進來。但是我仍然鼓起勇氣把門門拉開了。

「我爸爸在你們這裏嗎？」一個聲音在問我。我立刻記起，這是沙夏叔爺的兒子西蒙的聲音，他是和我相差不多年紀的。

他沒有等我回答，就越過我奔到餐室裏去了。我跟着他進去，每個人都一動不動地和一言不發地坐

在原来的地方，在燈光下，我看見西蒙的衣服撕爛得成了破片，他的頭髮糾亂着，他的眼睛裏有一種光芒，使我背脊上起了一陣陣寒顫。他光是站在那兒，直直的瞧着沙夏叔爺。沙夏叔爺從椅子裏慢慢地站起來。我看見他在屏凝着呼吸。

「遭遇甚麼了？」他問。

西蒙沒有回答。

「遭遇甚麼了？」

西蒙低下了頭，避開他父親的眼睛。

「我想，我會在這兒找到你的。」那孩子說。

「遭遇甚麼了？快說！他們還活着嗎？」

我們都像化石一般的注視着他。

「那是可怕的，爸爸，」他的聲音幾乎聽不見。

「每一個人嗎？」

「那是可怕的……」

沙夏叔爺把手從臉上抹過去。

「那末你？你怎麼到這兒來的？你逃開，讓他們……」

西蒙筆直地注視着他的眼睛。

「我跑來找你。」

「你很對，」沙夏叔爺喃喃地說，「自然，我要來的。我只拿一拿東西，立刻就來。」他向着衣架走去，一壁走，一壁擱也擱的。

「我馬上就好，」他含糊地說，從鉤子上拿下帽子來，「我只要穿上外褂就行。」母親站起來，向他走過去。

「這樣半夜三更，你能到哪裏去呀？」她說，「你不如等到天亮罷。」

「等我把外褂穿上，」沙夏叔爺像在夢中似的繼續說。母親扳住他的肩膀。

「我不讓你到什麼地方去，」她堅決地說，「你在想些什麼呀？你這個樣子不能去的。爲什麼沒有一個人過來勸住他呀，你們還看不出他有點失神了嗎？」

沙夏叔爺想扣上鈕子，可是他的手指抖得那麼厲害，他簡直沒法扣上。母親站在那邊向我們挑釁，但是沒有一個人肯動一動。我們只是站在一邊，覺得可怕。

「讓他去吧，頓雅，」父親說，「你要明白，我們是拉他不住的。」

「你要帶他到那裏去，西蒙？」母親旋向那孩子說，「到德國人火線後面去嗎？」西蒙點點頭，拔轉腳跟，向室外走出去。

「等一下，」父親向沙夏叔爺說，「你如果那麼急要去，你還是去吧，不過你至少得先換一雙靴子。你的靴子沒有多少路好走了。」他消失到房裏去，立刻拿了一雙新補過的靴子出來，「現在，穿上這個去。」

我跟着西蒙奔到門廊上去。他像一座石膏像似的一動不動站在那裏。

「西蒙，」我實在是哭起來了，「難道就沒有了一個脫險嗎？連萬西亞，泰納雅都在內嗎？」我混身戰抖，

眼淚從臉頰上滾下來了。「你現在要到那裏去呢？到森林裏去參加游擊隊嗎？」

「讓我一個子罷，遼沙。」他說，甚至看都沒有看我。「我現在就不能跟你談天，我沒有心腸看見你們這些人圍坐在舒服的房間裏。也許我這樣想是不對的，可是這刺了我的心。你看到我們是一個人都沒有……完全沒有了……讓我一個子罷，亞歷克舍。」

我走了進去。眼淚是乾了，但是我心上鉛樣的沈重卻一點沒有減輕。房裏，每個人依舊圍了沙夏叔叔站着。他穿上父親的靴子，站起來，脫下他的帽子。

「再見了，尼古拉。」他說。祖父擁抱了他。沙夏叔叔向其餘的人深深鞠了一躬。「再見了，你們一切人。我怕，我們是不能再碰面了。」下一分鐘，他就走了。

我們站着，好像全變成了石頭似的。我們動都不動。我們聽着他們的腳步聲音，當他們踏下石級走向荒寂的街心。那腳步聲音在遠處消失了。但是我們仍然呆立在原來地方。我望了望那張桌子，望望那些伏特加的玻璃杯和四周一切熟悉的東西，這一切東西自從我有記憶以來就一直在那裏的，我覺得內疚起來，因為這桌子那樣放着，燈光在上面那樣照着是那樣的舒適呵。

我卻不知道，歷史已經臨到萊米斯林那雅街，離開我們的前門只有兩分鐘功夫了。

第十三章 波加契夫辦公室裏的談話

市政廳四層大廈所在地的列寧廣場，離開萊米斯林那雅街並不很遠。叫作波加契夫的市長——或者說，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底辦公室是在三層樓上，從他的窗口看出去很曠闊。在我們那裏

所只能看到的天空上那一塊塊不動的灰暗色紅光，從他那裏，就可以看見那氾着天空底火燄長舌了。

在很久以後，我聽波加契夫作了一番詳盡的描述，關於這個值得紀念的晚上在這間房子裏所發生的事情，那使我彷彿親身聽到兩個人在這間房裏所說的每一句話，和看到他們的每一個動作。這兩個人中間的一個，便是波加契夫。另一個是魯金，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主席，他在這天晚上是到得較早的。他們燃着一盞小燈，放在寫字檯上，這樣，使那微小的光圈只能照亮到那吸墨紙，墨水瓶和桌上公文夾的邊角。房間的其餘部分是沈沒在昏暗中，這兒就是那樣幽暗，因此窗上就無需再加上防空黑罩了。

波加契夫站在窗口。魯金平靜的，毫無情感的态度使他有點忿怒，執行委員會的首長本來是坐在圈椅裏，這時，深陷在靠枕上，兩隻手放在靠手上，一動不動地凝視着窗外。波加契夫——一個強烈的，好動型的高大，粗壯底人——從窗口退回到寫字檯旁邊，坐下，又跳起來，在房裏來回地躡着，一支接一支的燃着香煙，卻只是一支一支的把它們在灰缸裏壓熄。他也是緊緊地注視着窗口。

外面，大礮的閃光和礮彈的爆炸照明着天空；從他們優越的地位向四周的屋頂上望過去，這兩個人在看到市區外面那曠坦的鄉村，在那火光的刹那爆閃中間，一下這邊，一下那邊的顯現着，照出大股的人羣沿着公路在移動，卡車陷住在田裏，數計不清的細小的人影，有的似乎靜立着，有的在狂奔，點綴着那野外的景色。波加契夫和魯金兩個，都認識這些地方的每一座建築，這周圍幾公里內的每一塊石頭，而且都能精確地說出他們所看到的每一朵火光以及那些從夜的黑暗中間像魔術般出現的每一簇細小的人影所在底地方。

波加契夫說話了。「亞歷山耶夫加着火哩，」他說。魯金沒有回答。波加契夫沈入到靜默中間。「我們

是打算放棄亞歷山耶夫加吧？」最後他問。

魯金對於目前發生的事情，並不比波加契夫知道得更多些。他依舊蹙縮在安樂椅裏，憐惡地望着那窗外恐怖的光景。波加契夫忽然想到打電話給陸軍總部，但是他再想想並不妥當。他可以想像得出那邊的情形。「他們已經够忙啦。」他對自己說。

這一切，我在當時並不知道，那是後來，當我已經是一個士兵，坐在一羣軍人中間，聽着波加契夫追敘着這個激變的晚上底事件纔知道的。「現在，一切事情都已經上了一定軌道了，」他說，「大多數人以爲每件事情都是完全依照計劃發展的。那些人以爲他們是預見到一切事情，和早就知道事情會怎樣變化的，那全是鬼話。老實說，當我看到全市四周的火光，看到成千成萬的人和卡車，馬車沿着公路退回來，什麼都沒有，只是一片坦蕩蕩的鄉村，在敵人和斯達羅柴伏達斯克之間，簡直連一條小山脊都沒有，那看來似乎……不過當時情景怎樣，實在並沒有什麼關係……」他微微一笑。可是這是一種特殊的微笑，你可以看出他是又完全回到那抗戰初期的危急瞬間裏去了。我們也微笑了，不過是在我們心底裏，我們也記起了那些痛苦的瞬間，我們知道波加契夫是正確的。

就是這樣，在那天決定命運的晚上，波加契夫在他的辦公室裏來回地踱着，在魯金面前站住了。

「讓我去，魯金。」他幾乎是耳語般說，陡然地等待着一個回答。「我意思是，你必須解放我，我不知道是什麼鬼使我屈伏於你。」

魯金聳了一聳肩膀。

「我從前以爲你是更嚴肅一些的。」

「讓我去，魯金。」

「釀酒廠着火了，」魯金說，從波加契夫身旁向窗外望出去。「不是我們在退卻之前把它燒了，便是一顆礮彈打中了它。」

波加契夫把又一支香煙在煙灰缸裏壓熄了，繼續他無休止的踱步。電話響了，這是在市政廳值班的一個人打來的，他要知道，他該怎麼辦。德國人是在向市鎮包抄過來，他不能再忍受這種沈滯的狀態。波加契夫告訴他留心觀察着，但是那人抗議說這是不可能的；波加契夫只有用可怕的懲罰去威嚇他，說他如果敢於在危機沒有被消除以前不服從命令。市長放下了話筒。

「我們應該有些動作了，魯金。」

「你就去罷。你只消向德國人去舞弄舞弄你的左輪手槍，他們就會逃命吧。」

「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呵，魯金。」

他差不多可以摹想出，我們軍隊是在從右翼方面撤退，沿着左首的湖邊在拉回來。火車站的左首現在正在激戰。在他心目中，他看見分隊和中隊在反攻；聽見士兵們在呼喊，射擊和死去；看見護士們在礮火底下爬過去，從地獄中間把受傷者帶回來；看見沒有睡眠的醫生們，在戰場上用篷帳支成的前進急救站中，一次接一次的施行着手術；看見卡車的司機們，專心一志地俯在駕駛盤上面，駛着那隆隆的軍用卡車，從礮彈打陷的，漆黑的路上奔馳過去；空軍們在雲層裏進行着拚命的決戰；建築物在崩倒；泥土的噴泉在冲天飛射；電話交換手蹲伏在他們戰地器械上面，將領們在注視着地圖和作着決策；一句話，他看見人民的命運，世界和世界的一切是要在這千鈞一髮的瞬間被決定了。他又向魯金旋過身來。

「我不能照這樣下去了，魯金，我不能夠！我們怎麼能够歇坐在這兒，像這樣摸着我們的姆指呢？」魯金開始說話了，他說得很平靜，爲了找一個字眼，不時的間歇一下，他的眼睛凝注在窗外的光景上。他說，對於某些人，戰爭是全然精神底熱烈燃燒，是大丈夫領導別人去進攻，而在危急絕望之際領導別人去作光榮犧牲底英勇表現。對於另一些人，戰爭則只是一團污糟，總部書記官的叫吵，壕溝裏生活的悲慘，冒罵，疲憊，絕望的人們底寂寞死去如是而已。兩方面都是對的，魯金說，「因爲戰爭是混和着這一切分子的。可是他們中間都沒有能够取得一種決勝的因素，使人們能够度過戰爭而取得的勝利。這決勝的因素便是持久的能力，即是持續力。人們往往不知道在某一瞬間應該做什麼；領導一隊人去進攻，或是蹲伏在壕溝裏，或光是在辦公室裏等待着。不管在什麼樣情形之下，戰爭並不會對個人的希望，感情和嗜好有所顧慮的；戰爭中間主要的事情便是持久。一個帶兵的指揮官對於他自己和他所受委託的無論何種任務目的必須要有把握。」

「這是一個國家的命運，正在等待決定了，」他結束說，「我們的勝利對於我們是那麼重要，而且那麼困難去取得，因此，你的一切精神上痛苦，實在是太不值得去作再番考慮的。」

波加契夫同意魯金所說的話都對，可是當他一想到他四周正在進行的一切，他的腦袋就眩暈起來，他的心像一隻大槌在搥搗着。正在這時，一輛車子在大廈門前停住了。兩個人一齊望出去。

一個軍官從車上跳下，奔上樓梯。在他後面，一個穿將軍制服的肥矮的人從車子裏出來。他剛剛沒入到前門裏，那個軍官——顯然是副官——的腳步聲音已經在門外走廊裏可以聽到了。那矮小的將軍這時可以聽見正向走廊上來。「這兒是辦公室，將軍同志。」一個聲音說。波加契夫把門打開。那矮小將軍走

進來，向四面一望。

「日安，」他說，「我是栗托佛采夫少將。」

波加契夫和魯金都自我介紹了。

「很好，」那將軍說。「請坐。」他沒有寒暄就直白地開談了。那兩個似乎也很希望這樣。

「我打算放棄斯達羅柴伏達斯克了，」那將軍宣佈說。他一看見波加契夫和魯金臉上有點變色，立刻補充一句算是道歉。「我沒有兵力來保衛這個市鎮了。」

好幾秒鐘，沒有一個人說話。在這間熟悉的辦公室四周，在這張熟悉的寫字檯後面，栗托佛采夫在波加契夫看來，有點異樣和不大恰合。這市長覺得這位矮小茁壯的將軍年紀並不老。從他相貌上判斷，他只能是在四十與六十歲之間。

「少將同志，」波加契夫開始說，「我們這裏的工廠是鋼鐵工業的精華之一呢，我們這裏的大部分老百姓都是有經驗的，世代的鋼鐵工人呢……」

「你可以給你們老百姓一個適當的警告，」那將軍打斷他說，「告訴他們帶着一些最必要的東西，立刻徒步出發。我要求把所有車子來載運傷兵。」

「少將同志，」波加契夫又開始說，而那將軍又把他打斷了。

「我沒有功夫來和你辯論問題，」接着，他用一種疲勞的聲調繼續說下去，似乎這些話他重複說過多少遍數，已經說得疲乏了。「這是很抱歉的，可是戰略形勢發展得對我們不利。我只能考慮主要的事情了。」

「我並不是想同你辯論，」波加契夫說，「我只請求你聽一聽我要說的話。」

栗托佛采夫皺了一皺眉頭，卻沒有說什麼。不過他的神情表示，彷彿他早已知道那些要說的事情了；這些事情他是沒有辦法的；他是沒有功夫來反駁那些要提出的意見的；這一套話他差不多聽過二十遍以上，每次都討論了，而每次最後的決定終是一樣的。波加契夫用一種低沈的聲音繼續說下去，帶着一點急促，深怕那將軍又會來打斷他。

「雖然工廠的許多部分都疏散了，卻還有一千多工人留着。他們中間大多數都能使來福槍的。」

「你是提議募集一支工人大隊嗎？」將軍銳利地問。

「正是。」

「指揮官怎麼樣呢？」

「這兒有許多後備軍官。還有內戰時代的老行伍呢。」

「你們有武器嗎？」

「我們有來福槍和彈藥。」

一陣沈默罩落房裏。這剎那間是傷腦筋地緊張的。

這時，三個人靠緊地環繞着那盞小燈，小燈是由隻暗色的燈罩圍遮起來。那半明的微光使他們臉容和衣服上的細處都分辨不清楚。他們中間兩個用低聲在說話，帶着一種抑制不住的興奮。他們知道，他們所說的話是關繫着一個城市和幾千生命的命運。栗托佛采夫也許是已經習慣於這種緊急的決定了，但是波加契夫卻是敏銳地感覺到對他所說出的每一句話，他肩膀所負底責任。當他們談話的時候，有人類

以來的最偉大的戰爭之一，正在外面激烈地進行着。

「你們有礙手嗎？」

「我們會去找。」

「很好，」將軍說，「我會給你們大礙。假如你們能够擔任接近市區的扇形地帶，我可以掩護你們的側面的。」

波加契夫已經勝利地爭取到他的目的了。他現在要乘機把問題斷然地確定下來。

「你可以允許我們把這問題作為最後決定嗎？」他問。

「我還不知道你們來不來得及。德國人在八小時左右之內就將進入市區了。要幹，你們就得在六個小時之內部署好。你們能辦到嗎？」

「我們能够，」魯金說。這是在討論中間他第一次的發言，而他的說話聽得出是很有自信的。

「這樣問題就決定了，」栗托佛采夫說，「誰來擔任大隊的指揮呢？」

波加契夫想說「我來，」但是他沒有說出來。他希望魯金會來提議，暗暗地咒咀他為什麼不說，可是魯金說了。

「我想，波加契夫可以做一個很好的指揮官，」他說。

栗托佛采夫點頭。

「你熟悉地形嗎？」他問。

「很熟。」

「你們的扇形地帶是從水塔開始，沿着湖邊向南，經過學校，沿着河面，一直到那燒燬了的貨棧。你們右翼的毗連隊伍是第二步兵大隊，格雷雪夫上尉。敵人大概是要渡河的。激戰或許就是在那裏。這就是你們部署戰鬪的地方。從現在算起六個鐘頭以後，我將來巡視這條戰線。」

栗托佛采夫行了一個敬禮，迅疾地走出室外。波加契夫伸手拿起電話來。他向電話裏發佈命令，叫用無線電廣播召集每個人到廠裏來，並且派出跑腿的人到那些也許已經睡了的人家去，雖然他明知道，在這樣一天晚上沒有人會睡覺的。接着，他坐下來，和魯金草擬一張中隊和半中隊的指揮官名單。魯金代替他去打電話，命令貨棧裏立刻把軍火送到廠裏來。

波加契夫走下到街上去。他從辦公室窗口已經看見那震天撼地的戰爭全景了，火閃從雲層裏在竄出來，探準彈和高射礮彈閃劃着天空，那狂吼的礮火底紅燄直沖到半天，可是在街上，那些房屋卻把郊外的戰景全遮住了，他被那荒涼的市鎮底靜寂所震愕。街道是蕭靜和死氣沈沈的，那些建築物和平時一樣平靜而堅固地矗立着。波加契夫吸完他的香煙，把手抄在口袋裏，用迅疾的步子向廠裏走去。

第十四章 漆黑街道中的足聲

我們還在緊張地傾聽着沙夏叔爺和西蒙遠去的腳步，擴音器就響了起來。節度計停止了，廣播員上來宣佈，號召每個人立即到廠裏去。

我們的眼睛從門口旋過來，那收音機恰放在門口的附近。雖然我們還不能完全把握它的全部意義，可是我們每個人都毫無疑痕的感覺到戰爭已經把我們激盪起來了，預期的時間已經過去了。祖父第一

個動作起來。

「好，讓我們準備好去，」他說，向着衣架走去，穿上他的外衣和戴上帽子。其餘的人都照他樣做，幾秒鐘裏，每個人都找到他們的外衣了。圍巾和便帽互相傳遞着。母親只套上一隻袖管，衣服拖在地板上，忙着把桌上的盆碟收拾清楚。誰也沒有一句話說到我們爲什麼要去應召，和發生了什麼，或者什麼在等待着我們。

「請你把我的領拉直好嗎，奧爾珈，」母親說。「你的帽子在這裏，華西里·亞里斯達霍維奇。」

「我想，這雙是我的橡皮鞋吧。至少那隻是我左腳的橡皮鞋。」還是一套同樣的話，再沒有說別的了。

「預備好了嗎？」祖父問。他剛要向門口出走，母親叫了起來。

「等一下，每個人，讓我們出去以前大家都坐下來。」她在最近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

其餘的人都照她樣坐下來。我記起好多年前家裏把我們這些孩子送到潘里乞脫西去拜望沙夏叔叔之前，也舉行過這古老的習俗。祖父第一個站了起來。奧爾珈所預見的事情果然實現了。祖父是領導他的一家人去玩戰了。走在最後的母親熄滅了電燈，把背後的前門鎖上。

沿街的所有門戶都砰訇的在關闔着。到處都是腳步的聲音，等我眼睛習慣於黑暗了，我纔辨認出許多人影在急忙地奔着，那些散亂的腳步引起我一種怪誕可怖的感覺。這中間有輕便短鞋底柔和的辟拍聲，也有上着大頭釘底工作皮靴的沈重步聲，也有高統皮靴底斷斷續續的滴篤聲。

黑暗中間，不時的傳播着零星的耳語。每個人都輕輕地在說着話，這教我回憶起戰前的夏晚，就在這些街上，一對對情侶散着步，交換着那不願爲旁人所竊聽的密語底光景。只是現在聽不到笑聲罷了。

或者，不如說，只有過一次笑聲。那是從亞雷育金一家人中間發出來的——父親從他們聲音裏辨認出來。他向他們呼喊。這纔知道那笑樂的緣故是由於那胖胖的紅臉頰的九歲仁加，他曾經決定有一隻礮彈片做成的墨水缸或許可以依舊改造成爲一顆炸彈，在緊急之間很有用處。當別人準備離開的時候，他就拿起那隻墨水缸，一路帶着，直到此刻他覺得太重了。他最後請求他祖父來替他拿，這纔惹出這個笑話來。仁加弄得很窘惑的樣子，當別人都被引笑了。

亞雷育金家的人看見奧爾珈跟我們在一起都很吃驚，於是她不得不把她冒險的經過向他們敘述一番。亞雷育金家的姑娘們問起巴胥加來，但是一看見他的雙親跟我們在一起，便中止了。

人們輕輕地談着，跨着巨大的平勻的步子向前走去。安東·羅普戈夫，那個我生平所見過底最長的人把我們追上了。我相信，他以前從不會有機會容許他長腿用最快速度走過路。這時在黑暗裏，他顯得比平時格外高了，因爲他把他八歲的女兒瑪霞擡在他的肩上。

瑪霞現在和他父親在一起，實在是一個奇蹟。當戰爭剛爆發的時候，她和她的母親在白俄羅斯探望親戚。在她們回來的路上，一架德國飛機轟炸了那列火車。羅普戈夫的老婆給炸死了。鐵路工人把那小姑娘抱起來，送回給她的父親。從那時起父女兩個就生活在一起，瑪霞替她爸爸管家，甚至替他整理和安排餐桌。切菜燒飯則是父親的勞役。總之他們是驚人地共同過活的。

這時，他帶着他女兒一同到工廠裏去，因爲他不願把她單獨丟在家裏。在路上，他向她解釋，他現在必需去打仗，因爲德國人已經來了，但是她不必憂慮，因爲火線很近，他就在近邊的。那小姑娘點點頭，帶着超過她年齡的莊嚴態度說，她懂得。

母親把他拉到一邊，跟他懇切地說着話；我們知道，她是請他把瑪霞交給她管。但是他拒絕了，只是請她代爲女兒切切菜。

「她已經是成長的婦人哩，」他抗議說，「她會替我管家哪，是不是，瑪霞？」

「當然，我會呀，」她從高高的肩膀上回答說。

一顆礮彈從我們頭上飛過，在不遠的地方爆炸了。接着又是三顆。火光照亮了沿着寬闊人行道那一系列平勻的街樹。之後又是靜寂，只有那在黑夜中走着走着的無窮盡的腳步聲。門戶依舊在碎匍地關闔着，那些散亂的人離開他們的家宅，他們首先站下來察看一下他們的門戶是否鎖牢，正像他們帶着一家人去作星期日出遊時候所做的一樣。

「您好，尼古拉·亞歷克舍維奇。」一個老婦人看見了我們說。祖父也轉向她問好。這是瑪里亞·魯千尼娜，是個市內大家都尊敬的人。她丈夫在一九零七年死掉了，遺下她一家五個孩子，最小一個在那時纔得二十天。現在他們都是高度熟練和受一般人尊敬的工人了。奇怪的是他們沒有一個結了婚，彷彿他們都不願意來破壞那種家庭生活的性質。

我一壁走着，聽着那門戶關闔的聲音，腳步踐踏的聲音以及不時從我們頭上飛過的礮彈嗚聲，和注視着那些從我們旁邊匆匆趕過去的模糊的人影，一壁想着他們會發給我的那來福槍。我想像地看見我自己——人家現在仍然把我只當作一個小孩子的自己——在顯示出他一個天生戰士底超人勇敢和能力。我想像中舉起我的臂膀，向我的部下作了一個信號，領導他們去參加戰役，起先是一個半中隊的指揮官，後來升到一個步兵大隊的指揮官，在敵人的陣形中播散着恐怖與混亂，把他們無情地驅逐回

去。而我已經受了重傷了，被一些下垂的聯隊軍旗和哭泣着的那些追隨我作戰的老兵所圍繞着，正在這時，波里斯·莫加契夫把我的臂膀捉住了。

「遼沙！他喊，「你還是平安無恙呀！我以為你已經死掉啦！」

華西里·卡姆耐夫也是平安的，他告訴我。他自己是看見礮火的光照出工廠的煙窗，纔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於是找回家去的。華西里是幸運地向着正確的方向跑，直到他發現是在市鎮的近郊了。波里斯剛纔看見華西里和他的一家人在我們後面走着；他們是掉到後面去了，因為他的祖母是個跛腳，不能和別人一樣走得快。波里斯離開我，回到他自己的家人中間去，他們是在街道那邊走着的。

我們走到了廣場，在那裏，天空上的紅光，比在房屋櫺比的狹窄街道上，看得更清楚了。人羣從五條不同的街上都向這裏湧過來，分段的人流在這裏匯成了一片人海，他們這時活潑地談論着，向稍遠處他們所辨認出的朋友和熟人招呼着。這時，在紅色的半朦朧中間，已經可以認出人們的臉孔了。

越來越多的人都不斷向廣場過來，大多數都是全家結成一羣，女人抱着嬰孩，男人用手牽着較大的孩子們。極大多數例子，都是男人牽着他們的孩子——這也許竟是他們被戰爭所吞噬之前和他們親愛的孩子在一起底最後機會了。

家族的行列由老人領導着，傲然地，從容地前進，不時的向後面掃視一下，看他的家人全部集合在那裏。有幾個是有相當龐大的部屬的，例如，安特羅夫老頭子，領導着一羣約莫有三十個人——兒子，女兒，媳婦和孫子。

「喂，」祖父向他們叫，「單獨你這一家子人已經够把德國人打敗哩。」

「我們要狠狠的幹它一下。」對方回答說，他是一個粗暴的人，不過卻是好心而和善的。

從卡爾·馬克斯街，來了亞歷山耶夫的一家，一共十八口，嬰孩還不計在內。從另一條街，來了伊凡·格魯亭寧同着他一家二十口。在這些家族行列之間，走着一些單身的或成對的人。剛結婚的或就快結婚的愛侶。這種自然的秩序不時由於一些人從這個家族羣中間奔竄到那個家族羣中間去而引起擾亂。例如，老人卡那文發現他的十八歲孫女兒不見了，她是逃到卡爾梅戈夫家族羣裏去，跟卡爾梅戈夫的小兒子在一塊走着，等走到廣場上，借着那較為明亮的火光照耀，纔看見他的胳膊圍着她的腰肢。那頗為狼狽的姑娘只好回到自己家族羣裏來，而那老卡那文開玩笑地向卡爾梅戈夫要求賠償損失，這引起四周的人都好笑起來。

這時間，人的洪流——大家族，小家族，成對的，沒有家人在一起的單身漢；機械工人，計具工人，裝配工人，鑄造工人，工程師，日資女工，會計員，車牀工人，老頭子，男人，女人，男女青年，小學生和大學生——不斷的湧進了那敞開着通向廠場的大門。

一進大門，工廠的建築物又以它的黑色牆垣把我們圍圍起來，但是頭上的天空卻比以前更明亮了。不過這卻不是天明以前那種平靜的天空，這是一種暴亂的，不祥的天空，在那上面火光抖顫着，四射着，隱現着，在這邊消失下去在那邊又重現出來。紅色的花朵和在雲層裏探索着的探照燈白色的指光相互的更替着。不時的，一支顏色的火箭飛竄上去又隱滅了。一簇簇發亮的光刺顯現着又消失了。只有廠場和建築物以及人們是裹在朦朧的中間。

羣衆湧流過鑄造工場，沿繞着管理處的房子，經過軋鐵工場和渦輪間之間，繞轉向第二機器廠的寬

闊大門。在高射下來的燈光底下，我彷彿看見人們的臉上刻印着某種內心的緊張；不過這也許是一種幻覺，由於奔流於我全身的恐懼感覺以每分鐘都在增強豫期的緊張所產生出來的；再則，這樣全體的集合是那麼少有，這纔會使我的感覺力尖銳到了過度敏感的程度。然而，我也必須承認，從某些方面說來，這集合是挺自然的一羣青年人爬到一些機器上面，和平時一樣坐在那裏，盪着他們兩條腿，有的人拭去了條板箱角子上的灰塵，讓一位老太太來坐。

那些集合到這龐大工廠來的人中間，沒有一個確實地聽說過發生了甚麼事情，或是他們爲什麼被召集到這裏來。可是，當我現在回想起那天晚上和那天晚上的事件來，我可以分明地知道，每個人是完全理解到，他們是到這裏來拿起武器，保衛這市鎮和工廠的。沒有一個人向他的鄰人詢問，是發生甚麼事情了，或是他猜想是發生甚麼了，或是他以為這開會是爲了什麼。他們甚至在無線電號召以前，就早已經知道了，因爲照前線情勢的發展，這是邏輯地必然發生的唯一事情。這是爲什麼他們一直那麼平靜地等在家裏，等到他們被召喚，這是爲什麼當召集的命令一下，他們是那麼迅捷地去奔赴召喚。使人們恐懼的，乃是對事情的不清楚；而現在什麼事情都是明白和顯然了。

波加契夫告訴栗托佛采夫將軍的話，簡便的說，只能叫作是他自己的觀念；因爲這種觀念在他用那麼多話句組織起來以前，早就在斯達羅柴伏達斯克每個居民的心中形成了。

第十五章 波加契夫決定不作演講了

人們擱着長而扁的板條箱，在一個角子上堆起來。他們擱完一隻，立刻又奔出去擱另一隻。這些人中

間有幾個我從前在廠裏工會委員會的房間裏見過的。他們一壁數着那些已經交來了箱子，一壁爭辯着；那紀錄單似乎有點不大符合。伊凡·亞歷克西耶夫，一個有蓬鬆的灰白鬍子的老車牀工人，在嘴裏吮着一支鉛筆，一壁計算着正在運進來的箱子。

廠場裏的人們並沒有注意那些板條箱。他們的談話是關於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只是有人不時向那角子上的高堆偷偷地瞟了一眼。他們的態度彷彿像一些客氣的赴宴客人，儘管肚子裏餓得怎麼兇，卻竭力裝作沒有看見那一切餐事的預備似的。

板條箱越堆越高了。此外卻並沒有什麼事情發生，衆人在談論着，笑着，戲謔着，我因此便縮回到內心的思索中來了。我覺得，很快，在一兩個鐘頭之中，或許稍爲多一些，那最後結局就要到來了。一陣寒顫捉緊了我的心，我感到彷彿跌入到一個無底的深淵裏；可是在內心的深處，有種東西卻在鼓勵我堅持着，勸諭我這時不能再自餒了。爲了振奮我的精神，我傾聽着四周的人底談天，並且加入到他們談話中間去。我說得很大聲，而且比平時笑得更厲害，以抑制那占據着我的可恥底恐懼。每回我覺得我的微笑有些牽強或是在我的聲音中間夾入了一點不和諧的調子時，我就大聲地向一些認識的人招呼起來。

波里斯·華西里和我聚在一起，打着趣我們在洋芋田上的經歷。我們嘲笑我們自己看見地雷區標誌的那種懼怯。「他們怎麼能够那麼平靜地笑談着呢？」我驚異着。我斷定他們心底裏也是害怕的，我在那時不就看見過他們嚇得發昏嗎？

這時，有幾個人開始用斧頭在劈開那些板條箱。我從眼角上斜瞟過去，看見裏面滿裝着長長的黑色的來福槍。假如你傾聽一下——每個人卻都故意裝着不那麼做——你可聽見那礮彈的嗚嗚聲和外面

沈重的爆炸聲，在間歇地遮斷着那些談話的囁嚅聲和廠場裏斷斷續續的小孩哭聲。

我走回到我自己的家人中間來。祖父正在和安特羅夫談着，在他耳邊大聲地叫，因為他是個聾子。

「那孩子逃了出來啦，西蒙，那頂小的。」祖父在說。「全家都給殺死啦，」我來找你，爸爸，」他說。「我們去當游擊隊吧。」「好，」老頭兒說。「我們去。」

「他還是一個娃娃呢，是不是，」安特羅夫驚異着。

「你推測怎樣？」祖父點點頭。

母親和一些女人在談天。其中一個在說她怎樣看見一些難民除了穿的衣服之外什麼都沒帶就逃出來，別的女人同情地點着頭。尼古拉在告訴奧爾珈工廠怎樣疏散，哪些人已經走掉。她用那樣一種眼光看着他，彷彿要從他臉上去讀出那些他不會說出來的話似的。當我向他們走過去，他用手把我的肩膀圍起來。

「唔，遼沙？」他說。「疲倦了嗎？」單聽他的聲音，就知道他是什麼都不害怕的。

忽然，近門口處起了一陣騷動，每個人都回過頭去看發生甚麼了。波加契夫已經進來。他跟雪必爾涅可夫在說些什麼，雪必爾涅可夫是跑過去迎接他的，他們一壁從羣衆中間繼續走過來，他過來羣衆便紛紛讓開。談天低沈下去了，漸漸的整個廠場愈來愈靜，直到他踏上一座機器時，這兒是全然肅靜了。接着，他站在那裏，雙手插在荷包裏，向四周望了一下，顯然是在重溫一遍他打算要說的話。他帶着一個在注意着自己的思想而把它們組織和整理起來的人那種嚴肅和專心的神色。

只有那些搬運板條箱的人們底動作和在數着那些箱子的雪必爾涅可夫底低聲在打破着靜寂。礙

彈的嗚鳴聲和爆炸聲並不很清晰。它們似乎是落在卡爾·馬克斯廣場，或許是萊米斯林那雅街罷。

波加契夫舉起手臂站了一秒鐘。接着他開始他的演講了。

「同志們！」

羣衆一直擁塞到四周牆邊。波加契夫看見他面前的老頭子和小孩子，男人和女人，年青的，年老的，和玫瑰色臉頰的臉孔，都熱烈地在等着他要說的話。又是一顆礮彈從頭上兇猛地呼嘯飛過。「同志們！」波加契夫重複了一遍。空氣隨着爆炸發出一陣反響，燈光熄滅了。

一陣絮絮的說話聲從羣衆中通過去。

「火把拿火把！」有人在叫。幾個人從羣衆中間擠過去，一根火柴擦着了，第一支火把亮了起來，別的火把都向那支伸出去，點着了火，漸漸地那冒煙的，跳動的火球在羣衆中間散佈開去。奇形怪狀的影子，巨大的和不成形的，浮動在牆上，屋頂上和人們的臉上。那昏暗的，爆着煙的火光和那鬼樣的影子，給予這羣衆的集合一個兇惡可怕的背景。

在後來戰爭的悠長而寒冷的冬天裏，有一次，波加契夫記起那天決定命運的晚上底事情來，他告訴我們，他當時怎樣在考慮着他打算跟集合在廠裏這些人們所要講的話。他知道，他所要講的一切必須說得清楚明白，而在他發佈命令和派出傳達的當兒，他已經一句一句都想好了。

「但是當燈光一滅，而那些火把點了起來，」他追述說，「圍繞着我的那幾千張臉孔似乎都改變了。它們變得更熱烈，更理解，更緊張和更有感受性，我懂得這用不着我再去說服他們幹什麼，他們已經明白地決定他們自己去幹什麼了。」一個演講的人所要說的話，在那聽的人已經沒有一點不了解了，而這就

是爲什麼波加契夫把他慎重地準備好了的演講詞終於忘記了。

「同志們！他改換了話頭說，『你們中間以前不會使過來福槍的，請舉起手來。』」

許多手舉了起來。他們都是屬於老太婆和一些年青女人以及一些十三四歲的孩子，那是他們父母叫他們舉起來的，還有一些少數病廢的人。

「請站到右邊去。」

當女人和孩子們向廠場的一邊移動，男人們便空出路來讓他們過去。那些沒有移動的人便更緊擠到波加契夫的臨時講臺四周來。從那基幹部分中間最後擠出去的一個是瑪里亞·魯子尼娜。她幾次的回過頭來望望她的五個兒子。最後，人們又爲了小瑪霞·羅普戈夫讓開一次路，她的父親已經把她放到地上，她嚴肅地向她父親招招手說再會。瑪霞之後，就再沒有人走動了。又一次只有當打開那裝槍枝和彈藥的板條箱時候，木板的拆裂聲在打破靜寂，又一次一顆礮彈從頭上飛叫過去。

「其餘的人排起隊來去領槍。」波加契夫說，指着那堆着板條箱的角子上。

幾百個人同時的說起話來，每個人都衝過去想去領槍。人們又笑謔起來。有個人跳到一架機器上叫「全體電氣工人在大門口集合！」電氣工人便都湧出去。他們要把電燈修起來。火把都聚集到那分發槍枝的角子上去，廠場的大部分沈入到黑暗裏了。

廠裏的工會委員會的人已經擺好桌子，他們挾着紙張和鉛筆，隱藏在那些桌子後面，嗡嗡的聲音愈來愈高了。我注意到在火把照耀中間，廠屋的頂幾乎看得很清楚了，而那工場彷彿在無止境地升起來升起來，一直碰到天穹了。那領槍枝和彈藥的行列越排越長，在那些機器工具中間彎來彎去的盤繞着。在我

這一切都彷彿極不真實。那好像一些說得非常詳細的幻想故事，要使那想像的景象變成實事似的。我們只有在書本子上電影上和小時候的遊戲中間習熟過這些非凡的遭遇；當我們周圍的世界突然從它的鏡框上鬆脫開來，那簡直難以相信這會是真實的遭遇，而尤其對於我們。

第十六章 紅藍鉛筆

起先，一切事情都進行得很順利。工會委員會的人，坐在他們桌子後面，登記着每個人。接着用藍鉛筆在那些領了槍枝的人名字底下做個記號，又用紅鉛筆在領了彈藥的人名字底下做個記號。兩個人分坐在兩邊專替那些在辦登記的人整理紙頁。雪必爾涅可夫來回地走着，監督着這些手續；有人弄錯了，把紅鉛筆來標記領槍枝的，而把藍鉛筆來標記領彈藥的了。雪必爾涅可夫把他們重新糾正過來。

我站在行列裏等待輪到我，有人拉拉我的袖子。那是奧爾珈。

「你瘋了嗎？」她說。「你在這兒幹甚麼？只有成年人纔可能應徵呀。」

血沖到我頭上來，我覺得我要冒汗了。

「我已經十六歲了呀，」我用一種猶豫的聲音抗議說。「差不多十六歲了，不是嗎？」

「那你就上前去堅持要應徵罷，」她說，「無論如何，他們是不會給你一枝槍的。你看見尼古拉沒有？」

「沒有。」

奧爾珈走開去找尼古拉了。我有許多自己的麻煩在困惱着。我已經幻想着自己落選了，而我堅持要應募。四周的人都在笑我，我狼狽而傷心地走開了。不過每個人都在說我是個勇敢的青年，告訴他們的孩

子和孫子說我的服務熱忱。

這當兒，波加契夫回來了。他在發脾氣。

「怎麼一回事？」他大踏步走過來說，「爲什麼這樣滯緩？槍爲什麼還不發出去？」

當他看見桌子上的光景，那些書記們在忙着寫字，他立即站定了，似乎他的熱情突然離開了他的身體。雪必爾涅可夫用焦急的眼光望他的工作制度；一切無疑都是很正確的。

「姓名？」一個書記問着，「那一部分？」

「錫台羅夫。計具工人。」

波加契夫伸過手來，拿起那人正在寫着的整潔紙張，把它揉碎了，扔到腳下。他的臉孔通紅。

「誰想的這鬼主意？」他用一種出乎意外的不祥的聲音問。「你，雪必爾涅可夫嗎？」他旋向那些坐在桌子後面的人。「每個人給一枝槍，發一分彈藥，就出去！我們用不着什麼名單。」

雪必爾涅可夫想要抗議。

「別作聲！」波加契夫反斥着。「拿起你們的槍，把彈藥盒裝進你們的荷包，到廣場上去報名。」他繼續的向那些站在行列裏的人說，「中隊根據各個工作部門去組織，每個指揮官檢閱他自己的部屬。」

行列立刻解散成爲沒有秩序了。人們都向着那些板條箱衝去。什麼事情都以閃電的速度進行着。

「我給你們十分鐘功夫，」波加契夫叫，「再沒有多了！你們中間受過礮兵訓練的向費狄契夫去報名。栗托佛采夫已經給了我們四尊大礮啦。」

兩個健壯的人在扭着一隻板條箱。

「那個有斧頭？斧頭弄到鬼地方去了？」

板條箱格拉格拉叫着，當他們僅僅用體力把板拉開來。

「給我們一隻板條箱！」

「上去呀，別那麼吝嗇你滿多的彈藥盒呀！」這是老魯喀寧的聲音。他的後面是他的四個兄弟，在把一發一發的彈藥塞到荷包裏去。

我幾次的衝上前去，用手去搶一枝來福槍，但每次都給別人把我推開了。我立番軍功的英雄幻想和那種他們一給了我槍，我就再不能退避的朦朧底害怕，在我心中交替着。可是儘管我十分害怕，我仍然用全力擠過去，想搶到一枝槍。

最後，我擠近得可以把手伸到老亞歷克西耶夫了。他沒有看清楚是誰，把一支槍推給我。可是當他一看見是我，就皺了眉啦，握住了那枝槍。

「你在這兒幹什麼？」他忿怒地說，「現在沒有功夫來作耍呀！我臉紅了。」

「亞歷克西·伊凡諾維奇，」我懇求說，「我已經十六歲了呀。」

「滾開，」他咆哮着，「我够煩哩。」

我被推開一旁，立刻就被人家所遺忘。一個重負從我肩上落掉了。現在我已經沒有什麼害怕。我從人羣裏擠出來，奔到街上去。

家屬都圍繞那些領到了槍枝的人。孩子們好像上了七重天堂嘍，孩子在問他老子，是不是懂得怎樣

上子彈和怎樣擦槍，而那些小姑娘們在用天真的，睜大着眼睛的崇拜凝視着他們。

他們樣子都很奇怪，那些普通工人和車牀工人，鑄鐵工人，穿着平民的衣服打着領子和領帶，而用皮帶把槍枝掛在他們的肩膀上。跟他們在一起的，是他們的妻子和女人們，都悲哀而恐怖，因為直到現在她們纔完全感到，她們的男人將立刻就要消失到黑夜裏，而這一去也許永遠就不回來了。但是當她們柔和地望着那些市民兵回答着檢閱的時候，她們卻仍是從眼淚中微笑着。

我經過幾簇家屬羣，看見羅普夫從他巨大的高度彎下身去在跟瑪霞說話。伏羅特雅·卡爾梅戈夫和華爾雅·卡那文娜不管四周的任何人和任何事情，在互相擁抱着，親吻着。在拐角上，我看見亞雷育金的一家。九歲的仁加興奮得臉孔發紅，他把手探入到他父親的荷包裏，但是當他父親向他旋過身來，他又結巴着說不清楚了。格魯亭寧一家人在送別他們四個男人，父親和三個兒子，每個兒子都和他的女人和孩子在一起，做母親的儘量使她的注意平均地分配在他們全體身上。華西里·卡姆耐夫向我奔過來。

「他們沒有取中你嗎？」他氣急敗壞地問。

「沒有，」我不平地回答說，「我不知爲什麼哩。」我假裝作忿怒，覺得很不舒服。

「他們也沒有取中我呀。」華西里說，很沮喪的樣子，「不過，這究竟還不是正規軍隊呀。」

我們彼此直視着對方的眼睛，都臉紅了。這時我纔知道今天晚上要回家的不僅祇我一個，而慶幸着我沒有一定要去。可是這並不使我所慰藉。相反地我卻覺得更可醜。我匆匆地離開了華西里。

這時，火把快燒到盡頭，爆裂得比剛纔更響，而且一個接一個熄滅了。牆上那些人影愈來愈黑，擴展開來直到合成一片，而那工場也愈來愈幽暗了。那角子上，人們在分發着最後一批槍枝，那些領到了槍枝的

人在外面排起隊來，裏面的人羣便越來越少了。我沿着工廠走着，注意我家裏的人並不在那裏。在走出去的路上，我到碰了尼古拉。

「我到處在找你呢，」他說，「爸爸已經被派做砲兵中隊的指揮了。我要跟他一起去當一個觀察兵。讓我們趕快離開這兒吧。媽媽在掛念着你呢。」

「他們沒有取我，尼古拉，」我說。「我也要去的呢，可是亞歷克西耶夫說我還太年輕，不能給我一枝槍呀。」我裝作失望的樣子，希望他來同情我。可是我望一望他，我卻再不能裝假了。

「你知道，尼古拉，」我竭力使我小心地說，「這些時候，我是非常害怕哩。我怕他們當真給我一枝槍，我就得一起去，而當他拒絕給我，我是高興了。只是我自己不好意思，想裝做我是非常失望，因為我看到我是唯一害怕的人呀。」

尼古拉微笑起來。

「只要想一想這個，」他說，「我相信你並不是一個害怕的人。你立刻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性急豪勇的人，我想，那麼我為什麼要害怕呢？我從前當真以為每個人都會從我臉色上看出我非常畏怯，而因此他們會笑我哩。」

我們彼此微笑着。情形似乎立刻輕鬆得多了。「也許我還不是像我所想像的那麼卑劣罷，」我自己想，「也許我還要試一試罷。」

我們又出走到外面來了，在我們頭上，我看見紅色的天空被高射砲和探準彈所切割着。一顆砲彈嗚嗚叫過去，在遠處什麼地方炸裂了。

我聽見有人在喊着我的名字。那是祖父。他正向廠裏走去找我哩。

「唔，孩子，我們都是給淘汰了的人哪，」他不平地說，「他們都不取我呀，太老了，他們說。」無疑的，這中間帶着一種失望的聲調。祖父是深深地傷心了。

第十七章 廣場誓願

祖父掉落到後面，尼古拉和我向前走。在那些工廠建築物之間的濃黑而荒寂底暗影裏，尼古拉站住了。

「讓我們在這兒停一下，」他說，「我要跟你談談。」

我們四周，那些無人居住的工廠建築物在黑暗中朦朧地隱現着，彷彿是昔日精靈的遺骸。它們好像並不是真實的，並不是屬於這世界的，彷彿是我藉一種純然的幻想力量，用魔咒把它們召現出來的。一座圓柱形的高塔聳起在巨大的體積後面，突出在紅白交織的夜間天空上，我想像着它有雉堞和槍穴，或許還有一個哨卒肩着長矛站在一座鋸齒形的稜堡上。但是當我向夜的濃黑中間窺視着，周圍卻沒有一點生命的痕跡；只有天空是活躍的，由於飛機引擎的震動以及遠處的大礮轟擊和礮彈的嗚鳴與爆炸在震慄着。

「看來爸爸和我是離開去作戰了，」尼古拉說，「你現在得去照顧母親和家宅……做當家人了。爺爺是老了，這會使母親很辛苦，特別是一切事情都是那樣困難。假是我並不需要把這一切都向你解釋，是不是呢？你自己會懂得的。」

一片嗡嗡的聲音從廣場方面傳過來，可是這古老的工廠並沒有反響。它陰沈而靜默地矗立在那裏，嫉妒地保守着它的祕密，不願意來傳述它的歷史。雖然它是比許許多多尊嚴的封建城堡具有更偉大更豐富的一段歷史哩。我的想像在跑野馬，我彷彿聽見那工廠的廳廈裏和洞窟裏輕輕的腳步聲，好像若干年代以前的工人，他們的骨頭已經朽腐了，現在又重新的站起來在走路。他們現在是唯一的占有着這戰慄的黑夜，因為連看守人都跑去參加廣場上的羣衆集合了。

我望着這些神聖的牆垣和腳下古老的鵝卵石，感到某一天它們將在敵人手裏被摧毀底那種可怖的念頭，使我全身起了一陣寒顫。那倒不如讓地面豁裂開來，把一切東西全吞沒下去，使侵略者驚奇於這座畫進在他們地圖裏的工廠是發生怎麼一回事了。

「尼古拉，」我說，「我想去參加戰鬥隊伍。我不能留在後面呀。」

「這是要拿血去拚的事呵，」尼古拉咯咯地笑起來。「這是奧爾珈常常說的。你要怎麼樣你就去幹吧。我並不想來勸阻你。」

我們又踏着這些被多少年代的腳步所磨滑了的鵝卵石走開，從這個工人幽靈俯伏在機器上底世界走出，到那邊喧鬧的熱烈的廣場上去。

「第二機器工場！」一個聲音在幾個各不相同的聲音齊鳴中間叫喊着，「第二機器工場到這邊來！」那個叫喊的人站在一個鐵塊上。他把雙手放在嘴邊，一遍一遍的重複喊着。

有一個人闖到我們中間來。

「鑄鐵工人在那裏集合？」他問。

尼古拉把地方指給這個不相識的人。

「軛鐵工場！軛鐵工場！」有人用最大聲音在重複喊，圍繞在他四周的人漸漸增多起來。

又有人在號召渦輪工人到另一地點去。這時進度更加困難，因為人們都聚集在廣場上，在找尋各人自己的隊伍，由於某種奇異的緣故，這些人在我看來好像都是不相識的，而那廣場也好像我從前不會看見過似的。我的想像又引起我一種空幻的觀念，也許這些人並不是從萊米斯林那雅街和一切我所熟悉的街道來的我的街坊鄰居吧，也許他們當真是陌生人，當真是我剛纔在工廠裏聽見的那些工人幽靈罷，現在他們是來奔赴號召，保衛這座在他們活着時候和他們有那樣重大關係的工廠了。

我那時是十五歲，我的稚氣還不會脫離幼年生活中起過那麼巨大作用底幻想和童話底魅人世界。也許那是因為我比成年人更敏銳地感覺到那空氣的不凡罷。雖然我可以肯定，在這天晚上每一個人，不管年齡如何，都是一種相類的非真實底感覺的。

尼古拉和我走到拐角上那家關了門的啤酒鋪子門前。父親在那兒集合他的礮兵。他們背後刺刀的黑色側影怪異地刺入到空中。父親在吸着一支香煙，用一種堅定的平靜聲音跟什麼人在說話。

「費沃陀·密哈羅維奇，」他在說，「可否請你開一張名單，給我簽字？我們要馬上把它交給葉佛斯丁納耶夫，這樣兵站的人可以替我們預備早飯。現在，尼古拉·斯且潘諾維奇，你已經把你的礮兵班挑選好了嗎？你最好快一些，因為我們立刻就要出發了。」

「亞歷克舍·尼古拉維奇，高爾林——他是一個工程師——向我父親說，「我的第三班有點困難。我要戈羅波夫，但是諾梭夫不肯給我。我想他是應該給的，因為照現在情形，他已經有全部老經驗的礮

手了。這是我陷到危險裏去呢。我想最好還是你自己來分派礮手罷。」

「誰不讓你娶他呀？諸梭夫嗎？很好，我會跟他說的。」

「輟鐵廠的人全部到這邊來！」廣場上一個聲音在叫。「渦輪工場！」「第二機器工場！」從另一端在響和着這個聲音。

漸漸地，隊形形成了。廣場上大多數人這時都參加到他們的隊伍裏去了。分隊指揮官一個接一個都停止了叫喊，顯然是滿意於他的部下都已經找到他們的地方了。最後停止叫喊的是第二機器工場分隊。這時那些離散的人都已找到他們的單位了。

環繞着每一簇這些隊伍，是一圈女人，小孩子和老人。

「你的煙草够不够？」老婆在向她們的丈夫叫。「我早晨再給你帶一些來。」

「爸，你也是指揮官嗎？」一個孩子的聲音在叫。

「還不是呢，不過不久我就會是的。你可以把我當作已經是的好啦。」

「伊格納脫，你要我帶給你甚麼樣的饅頭呀？我明天會去焙。」

「尼古拉在這兒嗎？」奧爾珈的聲音忽然在我耳邊輕輕地說。我一點也不會聽見她走近來。

「他就在附近。」

「奧爾珈嗎？」傳過來尼古拉的聲音。

「我看到了波加契夫，」她氣急地說，「可是他不肯取我，他說我只能當一名護士。但是我一定要參加礮兵隊，你別擔心。不讓我去纔是傻瓜。明天早晨來找我罷。」

「你爲什麼該幹這個呢？」尼古拉說，一時找不出話來，「你是一個滑稽的女孩子呢，真是。」

「我早聽過這一套了，」奧爾珈打斷了他，「你沒有什麼要帶的東西忘記在家裏吧？我可以替你去取來。」她捉着他的臂膀，緊緊地貼牢他。「尼古拉……」

「怎麼啦，奧爾珈？」尼古拉迷亂地說。她突然潑泣起來，把臉孔埋到他的肩膀上。這時我不知道他們兩個究竟是誰激動得更厲害些。

「我不明白，」他嚙嚙地說，「遭遇什麼事了，告訴我，奧爾珈。」

「你這個蠢孩子，」奧爾珈帶着眼淚說，「你應該去弄一條結實的鞭子，給我一頓應受的鞭笞。誠實一點，我們大家也許會感覺得好過得多。你纔是真滑稽的人哩……」

這時，波加契夫的聲音穿過廣場。他站在廠場進口附近的一個高石級上。

「指揮官同志們！檢閱你們的單位！」

命令在叫出來。這是一些不確定的命令，因爲那些發令的人都是不習慣於喊口令的。

「一二報數！」廣場一個角子上在喊過來。

「一二，一二……」從另一個角子上可以聽到。

我從來不會看見我父親當過軍官。人們可以看出他並不會忘掉他在內戰時期中所學會的一切，甚至他的風度都變得更英武了，而他的聲音裏具有一個被委派去領導別個人的自信。

「我得去了，」尼古拉說，從奧爾珈那裏掙脫開來，想歸到他行列的位置上去。「好多功夫呢，奧爾珈！」但是她拚命地吊着他的臂膀。

「向右看齊！」父親突然地吆喝起來。

在這一切中間，母親出現了，拿着一些東西，最初我看不清楚。後來看出是一雙橡皮鞋和一雙手套。她把那雙橡皮鞋交給尼古拉。

「穿上去，」她命令說，「你們還不知道什麼時候纔會發下軍靴呢。」

「謝謝，媽媽，」尼古拉說，匆遽地把腳塞進橡皮鞋裏去，好麻煩纔穿好。母親拿着手套奔到父親那邊去了。

「立正！」正在這時，母親把手套扔到他的脖子上，向他輕輕地說些什麼，這叫父親大大的感到窘惑。

「唉，媽媽，我不需要這個呀。」他抗議說，「不過，總之謝謝。」他們互相擁抱和親吻。接着父親旋向他的部下，叫：

「全體，向後轉！」

隊伍都應聲向後轉，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們都不是素有訓練的兵士。母親奔到奧爾珈和我站的地方來。她氣急匆匆的說着。我可以看出她是在受着一種巨大的感情的壓迫呢。

「讓我們離開這裏吧，我們只是擋住他們的路，」她說。我注意尼古拉在行列中間找到了他的位置。奧爾珈肩胛斜垂底纖瘦身體靠立在我旁邊。母親引導我們到廣場的大門口，那些出發去作戰的男人们父親母親妻子兒女都聚集在那兒。這時，只有整齊的中隊和半中隊底長方隊形留在廣場上。我們其餘的人都沿着人行道排列着。有個女人突然大聲哭了起來，但是她周圍的人把她噓住了。波加契夫站在右邊上，面對着隊伍。

「各指揮官領導自己單位，經過我面前，向萊米斯林那雅街進發！」他從他遮在他嘴邊的手裏叫着。他的聲音從廣場遠處返響過來。接着又發佈了幾條命令，於是長方形的人羣一隊接一隊開始移動起來。這回不再是許多腳步無秩序地在亂走，而是一支有組織的軍隊在進行時的整齊步伐了。

他們沿着廣場走去。有人忽然唱出一隻進行曲，其餘的民兵立刻跟着和唱起來。

第一中隊，他們是鑄鐵工人，經過工廠的大門，當他們經過的時候，他們向那工廠敬禮，爲了保衛這座工廠，他們已經拿起武器了。不知是那一個，首先想到把來福槍在空中高高舉起，作爲向侵略者苦戰至死的無言誓願，而這還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其餘的行進的人都照着他的樣子做起來了。

「前進，爲了我們的工廠！」中隊指揮官柯維萊夫用一種因感動而顫抖的聲音叫了起來。

他們前進着，寬肩膀的，強壯的人們，這時看起來都很相像，街上的鋪石在他們腳下顫慄着。接着，一隊是輟鐵廠的工人，當他們走過的時候，也向工廠敬了禮。

「工廠是靠着你們呵，輟鐵廠的工人們！」波加契夫叫。各行列嶄齊地回答喊：「我們不會忘記！」

他們走過去，接着是第一機器工場。一個口令喊出來，所有眼睛都一齊向右看，朝着工廠，又是一次敬禮。再接着是渦輪工人。

「我們的工廠是在危險中呵！」波加契夫喊。

「我們不會忘記！」

他們走過去，接着是工具和鑄模部門工人，後面又是鍛鐵工場工人，又是一陣轟雷般的誓願震撼着空氣。每一個中隊走過，波加契夫都喊出提醒他們對於壓迫着我們所有人的威脅底話，而每一次都有回

聲一般的返響。

在半暗的光線中，我們只看見行進的人們底側影，但是我們可以聽見他們的聲音和他們行進步伐的堅決拍擊聲。當我們一動不動站在那裏，我聽見旁邊有人抑制他的啜泣。我一看就是卡拉胥涅戈夫。「這工廠從來不會這樣光榮過呵！」他喃喃地說。

在被礮火和高射礮爆炸的簇光以及探照光爽利的光指所照耀的寒涼天空之下，斯達羅柴伏達斯克的人們，一個工場接一個工場，一個中隊接一個中隊，向着戰爭走去了。

第十八章 永不屈服

工人的隊伍走下萊米斯林那雅街便不見了，他們的步伐聲溶消在黑暗中間。我們這些留在後面的人依然滯留在廣場上，因為沒有一個人願意回到他空空的家裏去。沒有一個人會在這時想到睡覺，也沒有人想坐下來談天。

我們慢慢地走過工廠的荒涼場地，走入機器工場，它是黑暗和沒有生氣了。兩支火把依舊還燃着，微弱的光線只照出飛輪、機器工具和起重機的陰暗輪廓。很少有人講話，講起來也只是一種半耳語。做母親的把嬰孩抱在她們手臂裏搖着，大一點的孩子們便靠着她們或在隻打包的箱子上睡熟了。

一羣老人坐在一排談天。雖然我聽不出他們在說什麼，但是他們說話的囁嚅聲音卻給我一種安慰的作用。卡拉胥涅戈夫向他們走過去，在一隻給機油染黑了的木箱上找到了他的坐處。老人們靜默了一下。接着祖父移動到卡拉胥涅戈夫的旁邊去。

「你對這一切怎麼想法，華西里·亞里斯達霍維奇？」他問。

人們都擠攏到總機械師旁邊來，他那雙疲乏的眼睛使他顯得比平時更加蒼老了。

「我們得等着瞧，」他說。「我想我們今晚是親眼看到歷史的構成了。眼前我們還不能完全認識剛纔所進行的事情是怎樣的偉大和重要呢。」

更多幾個人擠近到卡拉胥涅戈夫旁邊來，他遲緩而平靜地談着，幾十雙眼睛都向他凝視着。

「他們說，德國人在計劃着統治世界一千年，」他說下去，「如果他們成功了，就將有一千年的黑色悲慘與恐怖。但是一切善良人類在過去世紀所夢想的事物，一切人們已經為他們自己爭取和建設了的事物，已經廢除了壓迫與剝削的這個蘇維埃國家，我們今天所生活着的世界，卻不能消失和毀滅的。」

他的眼睛在他眼鏡後面亮了起來。

「在一個月或半年以後，德國人這種恫嚇的話已被粉碎了，那時我們自己會奇怪，怎麼我們在天竟然看不出來我們的勝利是多麼的接近和必然呵。今天和明天的事情，在將來看起來，會覺得奇幻而不真實，將來的小學生們聽見他們老師替他們講解今夜這兒的集會，他們會感動得流淚，他們會把今天晚上所說的每一句話重新組織和紀念着。」

圍繞着卡拉胥涅戈夫的已經有一大羣人了。做母親的在手臂裏搖着孩子聽他講，老太婆伸長着耳朵想去捉住每一句話，年青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們張大着嘴巴，體味着卡拉胥涅戈夫所說的一切。他抽出他的香煙盒，取了一支煙，把盒子闔上，燃着了煙繼續談下去，彷彿不會注意到他的聽衆似的。

「實際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煙，緩緩地噴出煙霧之後說，「今天晚上，我們既不是懦夫，也不是英

雄我們只是作爲一般普通人民和市民。我們感覺到一種本質的對卑劣底反感。爲什麼你們是這樣想法呢？這是我所怕說的一個悠長的歷史。這是由於幾世代來所形成的一個傳統的問題，是從許多次的慘酷底考驗，戰爭，革命以及諸如此類事情中所獲得的經驗底問題，而最後是在日常平凡生活的進程中所取得的習慣底問題。過去四分之一的世紀中，我們會經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中，人的權利就是法律和我們教育的A B C，這四分之一的世紀已經在我們中間灌輸了對於衡量是非的新的水準了。

「德國人也許能够用坦克車來壓殺我們，用大礮來轟擊我們，但是我一點兒也不相信，他們能摧毀我們對於善惡的概念，對於什麼是可恥和什麼是尊貴的概念。那是不可能的！這些崇高的道德水準一度已經存在，它們就不可能再被抹煞了。換一句話，就是說，我們永遠有這樣的人民，他們把絞死一個孩子看作一種罪惡，把在困難關頭出賣同志或在敵人前面卑屈自己看作是可恥。如果是這樣，那末這樣的人民是必然勝利的，因爲沒有一種戰士是不肯出賣自己同志或在敵人前面卑屈自己者更強大的。因此，我們沒有理由讓我們精神消沈。正如他們說的，我們的目的是正直的，我們就會勝利。」

這時，他是大聲地在說了，因爲他已經注意到圍繞在他四周的羣衆，他這樣說纔會使每個人聽到。

「我說『我們』並不是想到眼前在這兒這些比較和暖而且可以避風的人。我是在講他們——他們今夜離開我們上火線去的那些人呵。」

他望望他的香煙，已經熄滅了，於是重新又把它燃着。

「這兒有一件重大的事情，我們可以去。做。」他繼續說，「我們沒法使我們的所親所愛永生不死，他們中間有些今天就會死去。且讓我們祈望這些被毀滅的人不要太多罷！但是我們可以使他們的大礮，來

福槍，機關槍和坦克車永生不死。如果一輛敵人的坦克打壞了我們的一門大礮，我們可以在幾個鐘頭之內使它恢復作用。如果我們一輛坦克車失效了，我們爲什麼不能在第二天早晨就修好它呢？打穿了鐵甲，我們可以用新的更厚實的鐵甲換上去。我們這兒有的是五金和機器。我們還有熟練的工人呀；縱使他們是好些時候不做工了的老頭兒，也不要緊，他們可以重新恢復他們失去了的熟練，而且他們還可以教小孩子。我們可以去想想怎樣解決以前不會碰到過的一些問題，如果他們用大礮來轟炸我們，讓他們轟炸罷，我們可以在礮火底下工作，我們不能夠嗎？讓那些戰鬥隊伍知道我們在支持他們！你們以爲怎麼樣，同志們？」

卡拉胥涅戈夫把眼睛向羣衆一掃。

「我們就叫它做『永不屈服』槍礮工場好嗎？不算一個壞名稱呢，是不是呢？」
每個人都微笑起來。

「今天我們大家都想想通，明天我們就要開始工作了。」他看到連最懷疑的老輩子以及女人和小孩子都在散射出熱情。正在這時，電燈亮起來了——電氣工人已經查出了損壞的地方，把它修好了。

「費狄契夫，」卡拉胥涅戈夫跟祖父說，「你去組織一隊人，天一亮就去查勘一下廠場上一切可以利用做鐵甲的東西。你是一個有經驗的人，你會懂得的。你在這工作上，可以再想想我們還有什麼可做的。也許我們可以用鋼去做圓筒形的堡壘，或者什麼新的坦克防禦物。在所有廢鐵中間找我，看有什麼東西可以利用來做熱水瓶，水筒，簞子，或者可以做鋼盔。你懂得我的意思嗎，尼古拉·亞歷克舍維奇？」

「當然我懂得，」祖父說。

卡拉哥涅戈夫繼續說下去，「我們要把這一切都料理起來，使大家可以安安靜靜睡覺，做母親的去做工的時候也不必擔憂她們的孩子。華爾雅·卡那文娜，你可否集合一些女人去找一些火鉞，廠裏大概很多的。要是這廠裏有什麼不夠的東西，我們可以到其他分廠裏去拿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還有你們大家都想想看，我們能做些什麼，我們能發明一些什麼馬上可以做起的東西。」

卡拉哥涅戈夫抽出一支鉛筆和一本記事簿，像他在工廠全部開工時候一樣敏捷地使用着。他走到那長長的平均地排列着機器工具的末端去。祖父變成一個新的人了，和其他年齡跟他相彷彿的人一樣，他非常高興，因為在這危急之秋他也能夠做一些事情了。他們領到了紙張和鉛筆頭，戴上他們的眼鏡，出發去察勘了。

女人們找到了一些布袋和防油布，用她們的肩巾和圍巾，在一個角子上替孩子們佈置臥牀。那些頂小的孩子在睡夢裏哀訴着，但是當他們輪到那一排排的臨時牀鋪上時卻並沒有驚醒。我的母親和兩個老婆婆留着照顧他們，其餘的便都去找尋火鉞了。

當衆人分散開去，我就溜了出來。天色已經發白了，這是我該實踐我決心的時候了。這是一個晴朗的早晨，我覺得很冷。不知什麼緣故，礮轟市鎮已經停止了，天空上的紅光也似乎殘褪了。或是大火熄滅了，或是晨曦掩沒了火光的反射。只有一次，我看出一條探照燈的光指向雲層。

我在一條長檯上坐下來。清晨是全然肅靜的；只有遠處傳來那些在找尋廢鐵的老人們底足聲和低沉的說話聲。頭上，雲塊滑過陰暗的秋天天空，有一塊雲的邊緣上已經染着紅光了。

要是我不想去，那兒也並不需要我去，我對自己辯解着。我仍舊留在這兒，誰也不會講我一句話的。我

可以做，而且做得很辛苦。終究，這兒也是前線呀。這個地方也給炸過了呀。而且工廠如果不開工，戰隊伍還是無法支持的。那末我，在這兒也許在那邊更有用罷。

然而，我卻知道得很清楚，不管我要不要去，只要天一亮，我就會去參加戰隊伍的，沒有什麼能動搖我的決心的。我又望望天空，是不是更亮一點了？無論如何工廠的房屋是顯得更清楚了。不過，我最好還是再等一下，因為那第一個哨兵也許會在昏暗中間向我開槍的。

一個女孩子的影子從廠裏出來，向天空仰望着。這是奧爾珈，她向星星凝視了很久，那星星也在向她回視着。我不知道，從星球上是否能看得清楚地球上，星球上的居民是否能看得出我們工廠上的礮火和爆炸。要是他們看見，他們一定會奇怪，這地球上在幹些甚麼名堂呵。

奧爾珈向我走過來，看見我坐在長櫓上，駭了一跳。

「是誰？」他銳厲地問。

「是我，遼沙，」我回答說。

「你在這兒幹什麼？」她在我旁邊坐下來。「看星嗎？好笑得很，是不是，儘管這兒在進行這個光榮的戰爭，它們可一點兒也沒有改變呀。要是我是這些星星，我一定會焦急，我會跑到月亮裏，看看有什麼方法可以停止這一切廝殺和毀滅。可是它們就不在乎，也許它們現在已經看慣了罷。」她冷得顫抖起來。「我得去睡一睡了。一塊兒去嗎？」

「不。」

她點點頭。

(服 屈 不 永)

「我看看我是否能睡到一個鐘頭。」

她走回到廠裏去。這時人們已經可以看見工廠牆垣上的窗戶了，星星已經消失，天空變成淡灰色了。我站起來，凍得發抖。通過大門走向廣場，沿着萊米斯林那雅街，經過我們的家門口，沿着戰鬥隊伍所走過的路線走去。

第二部 新的曙光

第一章 重訪母校

我走入隊伍守衛着的火線內時，已經是大白天了。我在路上被攔住了三次。雖然哨兵們都很認識我，他們卻每次都叫我回去。最後我設法從許多後院裏溜了過去。

太陽把雲霧驅散了。這天看來是個特色的爽朗的秋天天氣。這時我沿着公路走去。公路的一邊是些有籬笆圍成前園底木屋。另一邊是通向河裏的斜坡。再過去是前幾年纜蓋起來的三座兩層樓磚屋。其中一座便是我進過的學校，另一座是所辦公廳的房子，第三座是所公寓，叫做「工程師之家」。

我向那所學校的房子走去，我曾經聽人家說過，說戰鬪隊伍的總部就設在那裏。那裏卻看不到一個人影。村舍的窗子都遮上了木板，因為在昨天夜裏，這兒以及附近街道的居民都已經疏散了。

我走進這屋子時，空空的衣帽室凝視着我，那彷彿是我上學到得太早了，等會兒那些小學生們都會雜沓地湧進來似的。但是卻不見耶爾娜·瑪脫維耶芙娜——她一向是衣帽室的管理員——從她常常在烤腳的火爐底角落裏走出來接我的外衣和帽子。我推開通向長走廊的玻璃門，依舊聽不到一點聲音。這是一種不愉快的感覺。許多年來，我每天都來到這兒，總是活躍而熱鬧的。而現在卻是靜寂得死沈沈了。

我走上二層樓。大講堂裏高高地堆積着學校的課桌，這些課桌顯然是從教室裏搬到這兒來的。一株由硬紙板紮成的樹沮喪地矗立在講壇上，我們曾經在那裏演過一次戲。一點也看不出這是戰鬪隊伍總

部的痕跡。當我決定向我自己的教室作最後一瞥的時候，我已經決心離開這座房子，相信我所聽到的情報並不確實。我推開那道門，站住了。提格脫亞坐在一張桌子前面，正在享受一頓大嚼呢。

「哈囉，遼沙，進來呀，」他說，「要吃一點嗎？我搞到了一些煮得很熟的雞蛋和美味的蕃茄呢。」

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有幾塊麵包，一些鹽在一張紙上和兩隻巨大的蕃茄。他手裏握着一隻雞蛋，他已經把殼剝了。他從一把水壺裏喝了口水，咬去了半隻雞蛋。

「你知道總部在什麼地方嗎？」

「總部？你找總部幹嗎？」他說。「在下面地底層呢。這兒是瞭望哨。你可以看到的，我正在瞭望着呢。」在房間上首的一個角落裏，有一隻軍用電話，電話機上一條電線從地板上拖向走廊裏。什麼人，顯然還是在戰前，在那塊巨大的黑板上寫着「終於放假了！」這塊黑板我會經多少次數在靴子裏抖着腳向它走去過。大部分課桌都已經搬出去了，教室裏看起來荒涼得很。提格脫亞靠着的那張課桌上，有人用小刀在木頭上刻了一句「遼沙是枚硬果。」這是有的一次上物理課時華西里的傑作。我跟他甚至在下課時間裏都是在一起的。

「唔，」提格脫亞說，「德國人馬上就要到這兒來了，我們就得有一場惡鬪哩，遼沙。可是當敵人還不會看見，一個好士兵就得好好兒吃它一頓。吃飽了肚子纔打得好仗呀。」

我走到窗口去。下面是學校的曠場和有瑞典梯和球門的運動場，再過去是河，狹窄而平靜的，有一座小小的躉船，是我們有一次造起來躉船的。再遠一點，是鐵路和車站的磚屋，過去是小小一簇房屋，一片公園，公路和龐大的圓形石油槽。靠右一點是一所巨大的村莊，當中有幾所磚屋。這是我所極其熟悉的一片

景色。我在上課時候曾經多少次歎歎地望着一列火車或是一輛汽車從遠處經過；我還聽過算術老師尖厲地說：「喂，費狄契夫，你許是想到院子裏去耍吧？到那裏可以望外面望得更清楚些呀！」

現在可是沒有一列火車在遠處，也沒有一輛汽車沿着公路在奔馳了。村莊的煙囪上也沒有一絲炊煙在裊裊上升。只有那圓形的石油槽上面有一股巨大的煙柱，高高地竄向平靜不動的天空。

我離開課室，走下樓去，找到那直通向地下室的小門。站在那兒的哨兵是瑪雷雪夫。他還不會習慣於當兵，帶着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氣。

「遼沙嗎？」他看見我，一點也沒有驚奇的样子，「唔，這一回是輪到我們了。我們要幹一下打仗呢，什麼？」

我走過他身邊。他顯然並不會想到他的責任是要攔住我。地下室裏，一盞電燈泡亮着。傢具是一張桌子和幾張吊牀。吊牀上睡着兩個人，我卻不會注意是誰。波加契夫和一個穿將軍制服的矮小底人俯視着攤開在桌子上底一張地圖。後者把一隻骨瘦的手指在地圖上爬動着。

「這兒是鐵托羅夫少校的陣地，」他在說着，「你已經跟他通了電話嗎？」

「通了，」波加契夫說，「我剛跟他講過話。也許你會使我了解一些情況罷。」

「甚麼情況？正在打，沿着這條線在打。我們在撤回來，但是敵人還不會攻破我們的陣線呢。」

「有什麼地方敵人被阻住了嗎？」波加契夫問。

「我們已經在鐵道橋阻止他們前進了。一個新增的單位現在正補上去作戰。」

「左翼怎麼樣了？」

「我們放棄了第十號鐵道副線。我已經下令守住貨車車道。四五五連在那兒奏出奇效，但是一個鐘頭之內，它必須要更替，或者派兵去代替。再打一個鐘頭，他們將沒有幾個人剩留了……耶爾摩申少校正從這兒向斯達羅柴伏達斯克在撤下來。瞧見這條線嗎？這是最後防線了。要是我們今天不想辦法守住這條線……」

「我明白，」波加契夫說。

「現在看這兒，」那將軍繼續說下去，「德國人看樣子是企圖壓迫這條河。在哪兒，這很難說。他們也許會在這兒河曲，或是在市公園。」他沈默地注視了一會地圖。接着他挺立起來。

「就是這樣了，」他說，「我祝你成功。」

他敬了一個禮，向出口走去。波加契夫在他後面，我跟在最後。我們三個經過瑪雷雪夫——現在他拙笨地立正着——走出到學校的前門石級。石級前面停着一輛色士車 (Zis Car)。一個副官把車門打開，栗托佛采夫坐了進去，又敬了一次禮，車子便馳開了。波加契夫把香煙吸完，這纔注意到我。

「你在這兒幹什麼？」他粗暴地問。

「我來參加戰鬥隊伍，」我並沒有多大自信的回答說。

「跑開，孩子，」波加契夫說，「我沒有功夫來跟你玩兒。」他看了看我，似乎認識，又補了一句：「我想我在哪兒看見過你。你叫什麼名字？」

「費狄契夫。」

「亞歷克舍·尼古拉維奇的小兒子嗎？」

「是的。」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參加到你父親的隊伍裏去嗎？」

我告訴他是這樣。

「好吧。」波加契夫說。「讓我們去。我現在正要到他砲兵隊裏去。」

他大踏步走去，沒有再注意到我。我跟在他背後奔，想像我是他的副官或相類的重要腳色。我們繞過學校，向着河邊走去。

沿着河堤，壕溝已經掘好了，漫長的大齒形壕溝線向着兩邊遠遠地伸展開去。戰鬥隊伍已經擔任了這條壕溝線，人們這時坐在壕溝邊沿上，兩隻腳向下盪着。他們的形狀都極不像軍人，短茄克，顏色的領帶，和普通街市間的便帽。在前進陣地上看起來十分古怪。有一羣人拿某個人在尋開心。當我們走近時，發現那被人家開玩笑的乃是羅普戈夫，他顯得非常窘惑。人家告訴他每個人可以發到半公升伏特加和一罐沙丁魚，於是他就興緻沖沖的跑去要求他的配給物，結果是聽了一大套不客氣的話被攔了回來。

「他以為我們是到這裏來吃沙丁魚和喝伏特加的哩，」那年紀最大的魯喀寧弟兄大笑着，這一夥所有五個弟兄都哄然吼笑起來。

波加契夫也笑着走過去。在一架插在地裏的機關槍旁邊，一羣機關槍手正在吃早飯；第一號槍手正在嚼着香腸，一壁解釋着機關槍可能發生的障礙。沿着全線，人們在吃喝，抽煙，講笑話，彼此互相教授投擲榴彈，或是解釋步槍怎樣使用於適當的射程。這說它是實際的戰爭，倒不如更像是平時的軍事化野餐呢。但是我也不時的察看到一種不自然的微笑或另一種緊張的痕跡，那是因為許多人想保持他們故意的

鎮靜。這些象徵告訴我，他們也正在經驗着我所很熟悉的那種內心的緊張，那種人身器官所賦與的對於預期那巨大困難將要到的抗拒，那並不是恐懼，而是恐懼的預期。

繞過那所磚瓦建築的辦公廳房子，我們發現來到那所「工程師之家」的花園裏。綠色的花木從石製的圍盆裏伸出來，圍徑上精緻地佈着小石子和三色堇菜，從前面的一個斜坡上伸展過去。兩門大礮安在一些矮樹後面，還有兩門是在一小簇赤楊樹的掩蔽底下。礮筒用綠枝綠葉繞着，宛如節日裏拉貨車的馬匹。

礮手們坐在草地上。工程師高爾林在說笑話。接着我看見尼古拉。他腦袋枕着手躺在地上跟別人說笑。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我們，我們走下到地下室。我父親在那裏。我們一進去，他就站起來敬禮。

「一切都準備好了嗎？」波加契夫問。

父親回答說一切都順當了，不過他有點微微擔心，就是他好多年沒有參加軍隊，對於礮兵衛有許多地方已經忘記了。

「我們中間沒有一個是專家呵，」是波加契夫的解釋。

接着，父親注意到我了。他微微一笑，點點他的頭，看見我來，他並不頂驚奇。但是他沒有說什麼，因為他和波加契夫開始在討論礮兵陣地，彈藥的補給和人員的分佈。他們所說的，我一點也不懂，但是那談話使我很高興，那是多麼的勇武和像煞有介事呀。最後波加契夫問我父親，是否覺得有必要派一個瞭望哨兵到對河去。他同意了。瞭望哨兵從那邊可以有完全的視野，雖然這卻是危險的。他們兩個決定了瞭望哨兵的位置。父親說，「工程師之家」對面的那兩株長楊柳樹是個最巧妙的位置，瞭望哨兵可以在那裏巧妙地

掩蔽他自己，電話線可以沿着河底通回來，那是很少有被切斷危險的。

屋角上的軍用電話響了，電話手——我這時纔最初注意到他——把話筒遞給波加契夫。他接了，幾乎是同時，把話筒碰的放下來。

「德國人的坦克已經看見了，」他一壁說，一壁奔出門向樓梯上走去。

我跟着他狂奔出去。我已經斷然決定，我的位置將是跟這個戰鬥隊伍的指揮官作爲一個跑腿。

第二章 中午，甲蟲怒鳴着

就是那麼奇怪，我跟着波加契夫從「工程師之家」一路趕回學校房子，卻一次也不會望一望河的對岸。我看見人們都在壕溝裏站好位置，一個機關槍手蠕動着爬到機槍後面一個舒適的位置上，雪必爾涅可夫在喊着一些什麼，我不會聽清楚，他的臉孔發紅，嘴巴張得大大的。但我從不會想到去望一望河的那邊；我的心裏仍然拒絕去把握那樣事實，即是只要擡一擡眼睛就可以看見德國人正在那邊呢。

我第一次看見德國人，是從總部瞭望哨的窗口裏，那是當波加契夫和我一步跨幾級的踏上樓梯走入瞭望哨的時候。提格脫亞站在窗口，把一隻望遠鏡遞給波加契夫，雖然沒有這傢伙，一切東西也都能完全看清楚的。沿着那滿佈着黃綠色的秋天野草底平原上，三輛小小的，車身低矮的坦克向河這邊在馳過來，好像是那許多扁鼻子的齧齒動物，正從他們的洞穴裏拱出來。它們都漆着田野的顏色，而尤其可怕的是它們一齊，急遽地在爬過來的樣子，那好像在一個噩夢中，看見一些老鼠樣的動物在向你爬過來，每一瞬間越來越變大了，你要叫出來，但是不能夠，因爲你的聲音在喉嚨口窒息住了。

在一陣冷汗中間，我看到德國人的坦克車向我們突奔過來，被那近攏來的怪物引起憎嫌，我掉過頭去。

波加契夫抓起電話筒來。

「伏爾加，烏拉爾，伏羅尼茲！」他向着話筒叫，「準備，等待命令下來再開火！西伯尼亞！這兒是莫斯科。敵人已經看見了。三輛坦克在向學校方面衝過來。」

提格脫亞站在窗口，手裏握着望遠鏡。

「請容許我報告！」他異常機警地叫起來，「一個人從我們方面在『工程師之家』那裏洩過河去了。」

「我知道，」波加契夫說，「這是費狄契夫派一個觀察哨兵渡過河到那老楊柳樹上去。高加索！」他繼續向電話裏叫，「費狄契夫，是你嗎？準備好了嗎？幹他們一下罷！」

「步兵看見了！」提格脫亞又喊起來。

我衝回到窗口去。德國人在坦克車後面一百至一百五十米突地方用快步在衝過來。我清楚地看見那些握着手槍的軍官，士兵們把有粗槍筒的奇形的槍頂着他們的肚皮。正在這時候，父親的大礮接續的轟起來了。泥泉在坦克車前面飛濺着。德國人的陣線散開來，他們顯然不會預期到這個反抗，但是他們仍然繼續向前奔衝。

「費狄契夫在痛擊他們啦！」提格脫亞喊。

這是很奇異的，聽見提到我的姓氏，和覺察到我父親在這驚人的噩夢中扮演了一個角色。

「伏爾加，烏拉爾，伏羅尼茲！」波加契夫向電話裏叫，「怎麼啦？爲什麼我沒有聽到你們的機關槍呀？」大礮不斷的轟擊着，泥柱飛升向空中。

「費狄契夫在痛擊他們啦！不過他還是讓他們跑過來了，現在可阻不住他們啦！」

但是這時機關槍響起來了，還有步槍的劈拍聲音。現在德國人是那麼近了，我可以看見德國人火器的筒管在痙攣地顫動着。過一會兒我纔明白那奇怪的顫動是表示它們在開火，而那古怪的火器乃是德國的湯姆生槍（即衝鋒槍）。父親的大礮這時是不停地在轟擊，泥泉就在坦克車的鼻子底下飛濺着。

「雪必爾涅可夫！」波加契夫依舊在喊電話，「你不能加重一點火力嗎，幹他們一下呀！」

泥土在德國人攻擊陣線的中央飛濺起來，兩個兵倒下去了，第三個奔了幾步也跌倒了，向兩邊滾着。中間的一輛坦克慢下來了。

「打中啦！」提格脫亞喊，但是他剛一說完，那坦克又快了起來。「鬼！」他用拳頭在窗檻上一擊。「費狄契夫又在痛擊他們啦。」這時坦克車完全停住了。「這一下可幹着啦！」提格脫亞高興得發狂了。

「披邱拉繼續開火呀，老天爺，你睡熟了還怎麼啦，你的礮怎麼不響了呀？」

泥土不斷的在坦克車周圍噴發着。那兩輛沒有受傷的坦克突然掉過頭去，和向我們衝來時候一樣迅速的向後逃跑了。

「他們逃啦！」提格脫亞銳叫起來，「這纔是好傢伙，費狄契夫！」

三個細小的人影從那打壞了的坦克車裏跳出來，僵着身體逃到一旁去找隱蔽。這時步槍打得更緊了。從我這優越地位望下去，我可以看到我們的人把臉頰緊壓着步槍的槍柄，急劇地扳動着槍門。一陣玻

玻璃片落在我身上,我沒有注意。我是太興奮了。

在德國人戰線後面,軍官們揮着手臂,那些士兵立刻俯伏到地上。

「現在他們躺下啦,」提格脫亞繼續用拳頭在窗檻上擊着,「他們在抱地皮哩,我從前跟你怎麼說的呀,遼沙呵!」

「別鬧!」波加契夫斥責着,繼續向電話裏叫,「停止步槍開火!高加索,費狄契夫,攪他們一下!」

提格脫亞在我背上一拍,「瞧着他們!看見我們怎樣幹他們嗎?」

波加契夫把話筒放回去,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向窗口。我們所看見這一角天地又變得寧靜和平凡了。那兩輛坦克車已經消失在一座小丘後面,景色又變成全然靜止了;那樣的靜止,教我想起了地理書上的插圖。只有一股濃厚的黑色的煙霧升起在石油槽的上面。

在我們的前線,一幕驚人的景象映入我眼簾。約莫三四十頂帽子向空中飛起,接着又落回到壕溝裏。我不懂是怎麼一回事。波加契夫卻咒咀起來。

「天殺的,這些樂觀主義者。連傻子也知道這還不是慶祝的時間呀!」

我也想參加到這狂歡中間去,因為在我看來,那危險似乎已經過去了。太陽閃照得更明亮了,大地變得更親熱了,連那些在遠處躺伏在地上的德國軍隊也看來再不感到威脅了。我帶着這樣一種得意洋洋的感情,奔出教室,走下樓梯,通過校園,奔到最近的一條戰壕裏去。這兒,一個重要的會在舉行着,雪必爾涅可夫站在一隻彈藥箱上,向着擠滿了壕溝把兩隻肘子靠在兩邊溝沿的人們演說着。那些鑄鐵工人全都是意氣昂揚的。

「我們起來保衛我們的工廠，」雪必爾涅可夫雄辯地說，「工人階級決心不讓敵人通過，他們就通過。你們已經看見德國人的坦克車向後轉了……」

他用同樣調子還說了許多，我們都覺得他說得妙。魯喀寧的五兄弟燃着了五支香煙，他們臉都發亮了，他們比別的人都喝采得更響亮。

「敵人在我們這條不可穿越的防線上碰得粉碎了，」雪必爾涅可夫叫。正在這時，波加契夫跳入到這條壕溝裏來了，他身體失去均衡，抓住羅普戈夫把自己支持了。

「你們以為是在幹些甚麼鬼名堂呀？」他打斷了那演說者。「你以為你們已經有理由來狂歡了嗎，以為你們已經打敗了敵人嗎？」波加契夫是那樣生氣，他涎沫都噴濺出來。我看他拖着他的衣領，「你不知道現在還不會正式交戰呀？德國人離開這兒只三百米突，你就來忙着開會哪，」他兇狠地瞪着雪必爾涅可夫，要叫他馬上滾開，但是記起他是這單位的指揮官，便抑制住自己了。「現在，丟棄這種樂觀主義吧，準備着！」

波加契夫從這些窘惑和失望的人們中間穿過，人們讓出路來給他，他很快的沿着壕溝裏走過去。雪必爾涅可夫想要說些什麼，但是立刻記起波加契夫是他的上級，便止住了。他反轉來命令每個人回到自己位置上去。鑄鐵工人回到自己位置上去的時候都顯得很沮喪。我記起我已經自己委自己做過指揮官的傳令兵了，便跟着他奔去。

鑄鐵工人的中隊守着這條壕溝，直到過去一個轉彎的地方，那裏是由渦輪工人在伊凡·卡爾梅戈夫的指揮下擔承着。他是一個堅定的精細的人，和雪必爾涅可夫相反，他是好從壞的方面去看事情的。這

兒，一切都平靜。他允許他的部下抽煙，他自己也在抽，但是同時他命令他的全體部下堅決的準備戰鬥，和禁止任何慶祝的企圖。波加契夫在他旁邊坐下來，詢問情況怎麼樣。

「烏七八糟，」中隊指揮官陰鬱地回答說，「情形並不那樣劇烈。」

「爲什麼？」

「因爲我們不知道怎樣作戰呀。你叫這些人是兵嗎？你能當真依靠這樣一些人嗎？他們只有把事情弄糟。」

他顯然曾經正當地強制過他的部下，因爲他們都有些自疚和驚惶的神色。這時他一壁說一壁還是兇狠地望着他們。

「就想一想這件事罷：我走到這兒彼得的旁邊——他是我的表弟——要是他父親還活著的話，他會好好兒給懲一頓的——因爲他打槍的樣子很有點古怪。」你在瞄準什麼呀？我問他，他回答說：「在瞄準那極端側翼上的德國佬。」可是當我仔細地觀察着他，我看見他只是旋起他的眼睛，在朝晴朗的天空裏放槍呵。」

「他會學會的，」波加契夫安慰地說。

「學會！」卡爾梅戈夫啐了一口。「這兒是學校還是什麼呀？德國人在攻擊我們，而他纔準備來學嗎！什麼學生呀！」

波加契夫說了一些含糊而不太清楚的話。最後他堅決地說：

「喂，同志們，我們期望着你們守住你們的陣地。德國人現在知道我們在守着這條線，一定馬上就要

有進一步行動的。」

「我的部下是不能够守住的。」卡爾梅戈夫宣說他的判斷。「他們就只是剛纔打了一仗。你是毫無辦法可想的，他們就是不會呀。他們就只會跑去消夏，可不會當兵呀。」當波加契夫和我繼續沿着壕溝走去的時候，我們還聽見他在我們背後嘮嘮叨叨的講了半天。

這時，我已經很習慣於充當波加契夫傳令兵的角色了，而我也安了心，因為他並不會驅逐我。自然，我也知道，他只是不會注意到我罷了，也許直到打完了仗他還不會注意我在面前呢。我就是這樣跟着他跑，神色嚴肅的和準備着他也許會給我以最冒險的使命。唯一可憐的，就是我没有武裝，不過我仍然希望着遲早會弄到一枝左輪手槍。

波加契夫沿着壕溝走去，他不時的向那些士兵們說幾句鼓勵的話，警告他們最劇烈的戰事還要到來。每隔一下，我父親的大礮呼嘯地向德國的步兵送出一枚礮彈去。一顆偶然的槍彈從頭上嘯的飛過，但是一般說是平靜的，有一次，我還看見一隻巨大的藍色蜻蜓從我頭上飛過去。

在那座辦公廳房子的對面，波加契夫從壕溝裏爬出來，偻着身體，在沿着花園到地下室入口底矮樹的掩蔽之下走過去。下面是急救站。在第一間房裏有約莫兩打的擔架，排成一系列。一個值班的醫生——一個叫古爾揚底強壯的亞米里亞人，有一顆突得很出的鼻子和一簇刷子樣鬍子的——走來走去在發命令。

奧爾珈的聲音使我驟然旋過來。

「遼沙！你怎麼到這兒來的呀？」

使波加契夫不會聽到，我用種低聲讓她知道我是被派在總部裏，這似乎使她很震動。

「幸運的孩子呵！」她說，聲音裏含着一種敬意，不過她眼睛仍然顯示着她並不能完全確定我是否說真話。她說她已經到各處去過，對於爸爸在砲兵中隊裏已經組織起來的各種事情底方式，覺得很驕傲。

「尼古拉還是和往常一樣呢。你想，這對他只是一次賽足球呵。」她向我俯過來，她的眼睛比平時睜得更大些，輕輕地說：「你怕嗎，遼沙？」

「不，我爲什麼要怕呀？」

「你很對，你不應該怕，即使事情是那麽恐怖。」

波加契夫事情完畢，我們又離開了。我必須承認，那些擔架給了我一個極其洩氣的影響。

回到瞭望哨，提格脫亞站在窗口，從望遠鏡裏在窺察着景色。

「有什麼新的事情嗎？」波加契夫問。

「看來暫時的休歇是快終了。」提格脫亞說，「要是我的看法不錯，他們是在打算再光顧我們一次呢。」

我們走到窗口去。從那磚瓦的車站房子和荒寂的村子後面，一些深黑色飛機升入到視線中來。由於機身對機翼過重，它們怒吼着，殘忍地然而卻是異常滯緩地在向我們飛過來。它們好像是從原始時代，當自然界還不會達到和諧的和悅目的形式的時候底一些醜陋的巨大蟲豸。可怖的夢魘又壓到我身上來了。

第三章 德國人的輪旋戲

德國人不會意料到會在斯達羅柴伏達斯克遭遇任何嚴重的抵抗。他們以為可能遭遇頑強反抗的戰線早已過去了。向我們衝過來的那三輛坦克車和步兵部隊並不會想到作戰；他們以為可以毫無抵抗的占領這座沒有設防的市鎮，至多和幾個願意拚死的個別傢伙交交手罷了。因此，那有組織的礮隊和步槍的火力對於他們成爲全然的驚異。

雖然他們對這個抵抗的表示並不十分重視，但是他們顯然決定要用純然物質的壓力來打通這條道路，以免犧牲他們的人員。一句話，納粹決定來表示他們所謂「德國式的輪旋戲」。

兇惡的營營的黑色甲蟲在藍色的天空上徐動着，直到幾乎在我們頭上了。接着，機尾幾乎是垂直線地朝上聳起，它們以一種眩目的速度，向斯達羅柴伏達斯克的人們直衝下來，那些人們的唯一掩蔽只是狹窄的壕溝而已。炸彈爆發了，泥土沖向天空，又慢慢地飛落下來。人們蹲縮在壕溝裏，拱着他們腦袋，想着他們的家屬和所愛的人，而當炸彈爆發的返響靜止了，他們驚愕於他們居然還活着，可是他們喘息還不會定，又是一隻俯衝轟炸機，底吼和嘯聲擊入到他們耳朵裏，朝上一望，看見那殺人的機器又正在向他們所蹲伏的地點直衝下來了。

一隻攻擊的俯衝轟炸機好像老是在直接地襲擊着你。你緊貼着泥土，你的生命在經歷着你一生中最後底痛苦的片刻，而在轟炸過去以後，你驚奇於你怎樣竟能渡過這凶災，你擡起你的頭，揩掉你臉上的

● 輪旋戲原來是指裝有木馬木船之平置大輪，以供兒童騎之隨輪旋轉之玩具，此處指輪流轟炸。——譯者

汗，發現你的手和腳在發抖，對於你自己的柔弱發出苦笑——接着，又看到另一架飛機在向 you 直衝下來。你四肢痠癱，感覺猛烈的痛苦，而在這中間，你的手指不停地在故鄉的土地裏刨掘着。炸彈接二連三的落下來，土地向空中噴發出大塊的泥巴和石頭，落下的石塊痛楚地打着你的身體。你再一次向生命告別，再一次經歷這一切。

第一顆炸彈擊中學校的院子，赤楊樹中的一株不見了，操場上裂開一個巨口。教室裏玻璃碎片飛起來，我被摔到在地板上，緊緊地閉起眼睛踰着。當我睜開眼睛來，我看見電燈的裝置在天花板上盪搖着，房間裏充滿着灰塵。提格脫亞站了起來，又回到窗口去；一條細細的血流從他額骨上一個創口裏向他臉頰淌下來。我站到他旁邊去。又看到一架飛機在衝下來。這回炸彈落得較遠一些——在那辦公廳房子的前面。我們頭上的屋頂使我們安心，因為它給我們一種有保護的幻覺。

我企圖猜一猜下一枚炸彈什麼時候會爆炸。飛機的吼聲愈來愈響愈近了，這吼聲充塞着空間，把一切都排除了，最後，它變成一種短促而尖厲的嘯聲。「不是這一顆，不是這一顆。」當那飛機衝下來的時候，我向自己重複地唸着，炸彈一爆裂，我覺得全身收縮起來。我不由自主的把腦袋縮到兩隻肩胛裏。天地連根牽底的震搖起來，一陣碎玻璃片在灑響着，門戶砰訇的在撞，泥灰從天花板上落下來。

提格脫亞凝視着遠處，似乎不會覺得他四周的天地在震顫。想到有另一個人貼近我會給我一點勇氣，我就站到提格脫亞旁邊去。又是一架俯衝轟炸機下來了，「不是這一顆，不是這一顆。」我又對自己重複地唸着，炸彈擊中了操場；這一回球門的柱不見了，空氣的猛烈震動使我站不穩，但是我沒有跌倒。回轉身來，我看見波加契夫，而就在爆炸的聲音過去之後，我聽見他在說話。

「我到地下室去。你聽見嗎？」

提格脫亞點點頭。希望湧入到我心裏來，因為我可以跟着指揮官到樓下去，可是當波加契夫離開了，我又打不定主意跟他下去。我極其想下去，但是我覺得離開提格脫亞不好意思。一架俯衝轟炸機又吼囂起來了。我急促地喃喃唸着：「不是這一顆，不是這一顆，」彷彿我的保存生命就靠這句話似的。爆炸在很近。我極其困難地纔保持了身體的均衡。我忘記了剛纔因提格脫亞而躊躇的那個高貴念頭，我向門口衝去。

更多的玻璃片在一些地方亂飛，又是一架德國飛機在俯轟了。一種卑劣的念頭震擊着我，但願我能够在炸彈爆發之前奔入到地下室罷。我跳入到大講堂裏，但就在這剎那間，什麼東西把我震撲倒在地板上。空氣在猛烈地顫鳴，房屋在戰抖，課桌蹦起天花板上，那株紙板紮成的樹倒下來了。我用手掩着臉孔，期望就在這剎那中炸成粉碎。那喧聲變得純然和單調了。我察出這是我耳朵在響。我睜開眼睛睜來。房間裏充滿着煙霧，但是很平靜。我以為空襲已經過去了。但就在這時房子又在搖動起來；我剛纔離開的那條通教室的門猛地闔上了，可是我聽不到它闔上的聲音。

「我聾了麼？」這可怖的念頭刺入到我意識裏，這時我纔明白為什麼剛纔我以為空襲已經過去了。不過不聽到那兇暴的聲音也好。這時煙霧沈落在房間裏。這是灰塵麼？也許是灰塵，因為一層厚厚的灰色東西牢牢地罩着我的身體。我跌撞地走出房間，一看樓梯已經沒有了，只有一些扭曲了的鋼樑和歪斜的欄杆殘餘和踏步的碎片還懸掛着。我靠着牆垣，慢慢的覺得好過一些了，直到最後我辨察出又一架俯衝機的尖銳嘯聲。房子又搖撼起來，樓梯鬆弛的片段散開，掉了下去。

我在樓梯頭上停留了幾秒鐘，於是沿着那扭曲的破爛樓梯小心地爬下去。快要到底的時候，我仰頭一望，從屋頂的破隙中間看見藍色的天空。一片清淨的絨毛樣的白雲駛入視線。我迷醉地注視着它。

「爲什麼事物不能美好如常呵？」我想，想起一座平靜的濃蔭的樹林，白雲在頭上飄駛，螞蟻在底下爬上草葉，我的眼淚湧到眼眶裏來了。

我聽見一隻飛機近來。朝上一望，從那屋頂的破隙中間看見那隻飛機；它帶着一種吼聲和嘯聲底可怕的混合在飛下來。我沿着走廊奔去。房子又震搖了一次。我飛奔到院子裏，通過它奔向壕溝去。腳下有新鮮的柔輦的泥土覆在草上。我的心彷彿要跳出來似的躍動着，我跳入壕溝裏，要在下一顆炸彈爆發之前找到了隱蔽。

我跳到什麼人的身上，他在我衝壓之下只不過搖動了一下。整個的壕溝底裏佈滿了人，一動不動的俯下臉孔躺着。我撲倒下去，當炸彈爆發了，覺得我底下的泥土在震慄和悸動。我臉孔貼着一隻巨大而沈重的皮靴，有些金屬片嵌旋在那皮靴的足趾和足踵的地方。這隻皮靴激惱了我，因爲每回炸彈爆發了，它急速地一搖，踢着我的前額。我想辨出是誰的皮靴，可是我不能够。

情形平靜了一下，我朝頭上的一條藍色天空上望了望。我剛這麼做，一隻德國飛機的黑影又進入到這條天空裏，接着向我衝下來。我儘可能的緊貼着土地，等待炸彈下來的時候那皮靴再搖動一下。

我四腳四手的伏着，可是我的臂膀太沒有力氣支持我的身體了。「你這個賤狗！」我說，發覺我說得太大聲了，對於自己都驚異起來。這時我的耳朵又響得那麼厲害，使我聽不見下一隻飛機到來。等到炸彈爆發的時候，纔突然撲下去。我身體裏的力氣都使完了，直到我連一隻手指都不能動彈。我像一束破布似

的躺在那裏，張着我的眼睛，注意到那皮靴底裏有一個大洞，而那靴跟已經爛了，我奇怪這是誰呢。在那皮靴旁邊，我注意到有一片乾黃的草土。

又是一些炸彈震撼着大地和天空。我覺得我不能再躺下去。彷彿再沒有什麼相干了，我坐了起來，驚奇於我這麼做只費這麼一點力氣。我麻木了的身體在動彈，似乎和我的腦子不相呼應，而且不是我腦子所能控制了。我的頭在發暈，我的思想模糊和紛亂。我能够坐起來，似乎只因為我是全身脫散開來了，當我稍稍的牽動一下我的肌肉，我便全身顫抖起來。

我就是那麼毫無希望毫無力氣地坐在那裏，仰望着和注視着那致命的小點子從上面黑色的飛機上離開，呼嘯着落下來。我整個身體在苦悶中等待着爆炸；大地又在震顫，彷彿什麼東西刺入到它胸口底流血的創傷裏。我知道我不能再忍受了。我要叫出來，我遼沙再不能支持了，我要它停止。

我前面一個人動彈了。我認出是羅普戈夫。他顫動着他的手和膝蓋，但是他的臂膀是在身體底下互抱着。那不能忍受的嘯聲又充塞了空中，又一顆炸彈下來了。一陣泥土、石塊和金屬碎片的狂風掠過壕溝，一陣好大的灰沙向我們落下來。當那灰沙落定了，羅普戈夫先伸開第一隻臂膀，接着另一隻，慢慢地欠伸起成爲一個坐的姿勢。他望了望我。他的臉孔和紙一樣慘白，他的嘴唇是青的，他澀笑着。

「唔，」他慢慢地說，似乎先要習慣於他的嗓音，「我們看來是要挨炸哪。」

「看來是這樣罷。」我帶着極大的審慎說。

「但是我們要堅守着。」

「你以爲怎麼樣？」雖然我這麼說，我覺得我是在撒謊，因爲我一點也不會堅守，我完全是在放任自

已，而且我已經再沒有一點力氣能做什麼了。

一隻俯衝轟炸機又下來了，一串炸彈擊盪着地面。我們只有仰靠着壕溝邊沿的份兒，聽到聲音甚至連搖動一下也不曾有，因為我們再沒有一點力氣來抵抗了。

第四章 輪旋戲繼續着

一塊巨大的草片落入到壕溝裏。上面有些枯乾的黃色野草。我從半閉的眼睛裏看着它，想像這是經過車站與村莊而伸展開去的那片廣大田地上底一小片，而我是靜靜地躺在那片田地上，在從市內出來經過一番遠足以後在這兒休息。

「這多好呵，」我的幻想繼續着，「躺在這兒，知道再沒有戰爭，而且永遠不會有戰爭了……」這時我想像我自己從鄉村的散步之後回家，告訴爸爸關於我的遠足，奧爾珈和尼古拉剛好出去看戲了，最後我自己脫去衣服到牀上躺下，在睡熟以前借着燈光讀了幾頁關於大草原上一個冒險的故事。

我伴着對於劫數的絕望，緊戀着這個由於我的想像所召現的另一世界底安逸，不，遼沙，別去聽那以每小時一千里速度向你俯衝下來的轟炸機底吼叫和厲鳴罷，別去傾聽那每次都以麻痺感覺的爆炸為終止的嘯聲和尖聲罷！這一切都不過是夢罷罷了，你一醒來就會消失的，現在只要鎮定着自己，記着像這樣事情在現實裏是不能夠有的。在現實裏，遼沙，你纔十一歲，你已經到鄉下去走了一通，而現在躺在牀上讀書啦。奧爾珈和尼古拉馬上就要從電影院裏回來了，尼古拉會來告訴爸爸那戲上講些什麼，之後他顛起腳輕輕走進房間裏，怕會驚醒你，看到你還不會睡熟，他會罵你一聲「小流氓，」坐在你的牀邊

跟你說笑一會兒，之後他不管你要不要，就把燈熄滅了。這是很好的，躺在牀上，聽着尼古拉在黑暗的房間走動；這是很好的，可以不聽到飛機和炸彈，不感覺大地的顫慄和搖撼……而假如你聽到了和感到了，你剛開始在牀上輾轉不停的當兒，尼古拉會來喊醒你和使你從想像的恐怖中解救出來……

這是我在呻吟嗎？我向着我四周的可怖世界睜開眼來。人們在那裏和先前一一樣把他們手指和臉孔在地裏拱掘，只是這時有一個人擡起頭來，在呻吟着，用呆鈍的，無表情的眼睛在望着空間。他的衣服告訴我，他是華斯雅·格魯寧寧，他的臉孔我簡直不能說，因為他的五官由於痛楚而扭歪着，而他的眼睛是死的，不，不，遼沙，別去聽那飛機，別去等待那爆炸罷！大地在震搖，這是說還不會炸到你，還有一刻可以活着呵。我們已經在這兒躺了多少時候呢？一個鐘頭，兩個鐘頭，還是十個鐘頭呢？你是沒法說的，因為每一分鐘都是一樣，沒有什麼可以分別出這分鐘和那分鐘。這兒只有怖人的飛機聲音和炸彈的爆裂。多少炸彈他們在向我們丟下來一千枚？一百萬枚嗎？我知道我再難以忍受了。我站了起來。羅普戈夫也想站起來，但是他的膝蓋顫了。格魯寧寧站起來，魯喀寧五兄弟也照樣。也許一個人站起來，正視着眼前情形，倒會覺得安心一點罷。

老人卡爾梅戈夫沿壕溝走過來。他的臉色蒼白，但是他企圖微笑。當真，這是一種痛苦的企圖，不過比我們其餘的人在這當兒所能做的卻要強些呵。他說了些什麼，但是我聽不見；我是暈眩的，我的耳朵在響。泥土又痠癢地向我們飛躍起來。我使個大勁，強迫我的嘴唇裝出一個笑容。啊，什麼時候這纔會結束，這要繼續到多久呢？

當那些碎石亂土落定了，奧爾珈和華爾雅梭摩娃沿着壕溝經過我們，在擔架上擡着一個人。我們看

不見那人是誰，因為他是被外衣遮蓋着。我聽見一個單調的，無休歇的呻吟聲。那兩個姑娘的臉孔繃得緊張，她們走過我們旁邊，沒有顯示一點看見我們的樣子。那擔架在壕溝拐角處不見了。它落下一條溼漉漉的小點子在那壕溝底裏的鬆軟泥土上。

又來了更多的飛機和更多的炸彈，土地在它們的震擊之下扭曲着和震撼着。這將繼續多久呵？一個鐘頭，三個鐘頭，還是八個鐘頭呢？這是一種不能用時間去計算的磨難呵；這永無止境的繼續着。我的身體這時是完全麻木了；我感覺不出我所躺着的地面，沒有一點熱或冷的感覺，我也不知道天色是亮着還是黑了。「我再不能忍受了，我不能，我不能，」我受磨折的心靈在抗議着。「就讓那最壞的情形到來罷，只要停止這俯衝轟炸機的嘯聲和炸彈的爆裂呵！」彷彿在回答這個懇求似的，泥土又飛濺起來了；我閉緊了眼睛，疲乏過度的腦子裏，什麼東西在割裂着，我甘願地沈入到昏朦中間。

我是給輸送到我們小湖的淺岸外那隻半沈的遊艇上。太陽無情地在曬下來，但是水面上卻是陰涼的。巴胥加在旋着一隻舊車子的輪盤，作為船上的舵輪。

「全體到甲板上來，」巴胥加喊。

我們都從船艙裏爬出來。

「波浪浸入船身，」奧爾珈報告。

巴胥加咬緊着牙齒。

「雷電交作！從來不會見這樣的大風暴。」

「航艦旋向右舷！」奧爾珈從桅杆上的圓筒裏朝下喊。四周的水面是柔滑而平靜的，只有不時一陣

風吹過岸邊的蘆葦柔和地颯颯作響，水面被吹起皺紋。遊艇的甲板被太陽曬熱，發出一種炙焦木頭的悅人氣息。

接着，我又同着我的姪女泰納雅穿過一座濃密的森林。羊齒刺着我們的衣服和阻擋我們的路。巨松的根節盤曲成古怪的形狀。腐爛的木頭潰散在我們的腳下。最後，我們穿過最後一批灌木叢的障礙，在我們前面展開一片媚人的湖水。黃色的水蓮浮在湖面上，莊嚴的樹木俯着身體，把它們的樹枝浸入到湖水裏。

「從來不會有人到這裏呢，」泰納雅低聲地說，「我是說，人類不會到過呢。」

「那麼別的生物到過嗎？」我問，興奮得呼吸都急促了，準備相信這兒是水神聚會的地方，相信土地神會隨時從那株巨大的榲樹洞穴裏走出來。

「鳥兒到過這裏的，」泰納雅說，「你知道，那種……」

「我知道，」我說，雖然我並不知道那種什麼；在這些森林和湖水的神祕居民之前，一種甜蜜的悚然感覺穿過了整個身體。

我從那昏朦底柔和的深淵裏又升浮到現實裏來了。我張開我的眼睛。爲什麼是那麼平靜呀？爲什麼沒有飛機了呀？我傾聽一下，可是什麼都聽不見。莫非我是聾了，我不會是聾，因爲我聽見遠處隆隆的礮聲。我擡起頭，看見天空是清朗的；只有白色的皺雲在湛藍的天海裏駛過。我想站起來，但是我的臂膀沒有力氣從地上支持我的身體。歇了一會，我再試試，用了極大力氣想坐起來。壕溝和木然不動躺在溝底裏的人在在我眼前晃搖起來。慢慢的，許多腦袋都開始在動了，這邊那邊人們都在想站起來，末了，一些漠然的眼

睛似乎是在看事情是否當真過去了。

人們好像害了一場大病從牀上起來似的。慘白的嘴唇想說出話來。這邊那邊都顯現出悲痛的微笑。他們彼此互望着，想着他們剛纔經歷了一些甚麼，思念了一些甚麼，感謝上帝，這是完全過去了。這時人們可以喘過氣來，略略的坐起一點了，不忙講話，且讓力氣回復到無力的筋肉裏來。當人們漸漸地恢復過來，一陣微弱的叫喊聲和湯姆生槍的格格聲從遠處傳了過來。在飛機轟炸以後，這聲音聽起來是極其馴弱和無害了。

最初，我們沒有理會到這種喊聲和槍聲是表示什麼。就是即使我們知道這是德國人又在進攻，我們也不能很快的集合起來，我們是那樣疲累和乏力了。頭上平靜和晴朗的天空似乎是世界上最東的東了。

剛聽到這動亂的聲音，卡爾梅戈夫就沿着壕溝奔來了。我不知道他從那兒獲得這講話的力氣，和動作得那麼有勁兒。

「喂，快！」他在說，「德國人在進攻了！我們該站起來去迎敵呀！」

人們望着他，彷彿不會懂得他在說些甚麼。有的人做出一副苦相，好像一個病人被給予最難吃的藥物似的。

「快一點，喂，動一動腳呀！」卡爾梅戈夫繼續說，「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

他繼續走過去，在壕溝轉彎處不見了。有的人仍然躺着，有的坐起來，搖撼着身體，好像患牙痛似的，有的呆呆地看着一處地方。有些步槍橫倒在地下，有的斜靠在壕溝邊沿上。我沿着壕溝望過去，看見一些蒼

白和冷漠的臉孔，無力地垂着的手，和茫然地望着自己前面的眼睛。

我站了起來，不去理會這時發生了甚麼。我爬上射擊的階步，向胸壁外面望出去。那景色還是熟悉的樣子：前面一條河，再遠一點是在冒煙的石油槽，公路和鐵路，荒寂的村莊和平坦的黃色的田野，但是沿着這片田野，有三排穿灰色制服的人在向我們移動過來。他們和幾個鐘頭以前我從教室的窗口上所看到的一樣在移動着。那彷彿這中間的辰光並不會存在過，彷彿這些灰色的人影一直在那兒走過來似的，把那種有肥大槍筒的左右擺動的槍頂着他們的肚皮。

我帶着一種在側線上做瞭望兵的沈靜，想着德國人會渡過河，襲取壕溝和占領市鎮，再往後我可能想了，我的思想彼此互相糾纏。「什麼都完蛋了，」從我腦子裏閃過，我企圖去明瞭這些話的意義。當這話沈凝成爲一種難堪的注意壓迫着我的時候，我的心窸息地猛躍起來，喉嚨口給什麼梗塞住了。我不能再去望那些越過黃色田野向我們移動過來底灰色制服，我爬了下來。

這時，大多數人都已經站起來了。慢慢地舒展着他們僵硬的肢體，拾起他們的步槍，走上崗位去。卡爾梅戈夫又到這條線上來了，爲了什麼緣故在大聲咒罵着。人們爬上射擊堤把步槍放到胸壁上。什麼地方一架機關槍突然活動起來，立刻又沈寂了。一門大礮也轟起來。波加契夫沿着壕溝奔了過來。

「很好，這正是時候！」他喊。

羅普戈夫瞄準和開火了。魯喀寧五兄弟把槍柄貼着臉頰。一架機關槍格格響起來，接着另一架也響了。我依舊在想着一切都完蛋了，這時沿着全線步槍都劈拍地打起來，大礮子彈一顆接一顆的向德國人方面轟出去，兩側的機關槍同時怒吼起來，人們和第一次攻擊時候一樣的嚴肅和活潑。空彈藥箱不斷的

向壕溝後面滾去。奇蹟在出現了。

當德國人開始進攻的時候，鑄鐵工人曾經被轟炸過，毫無辦法，沒有一個人會想到他們還能夠作戰。五分鐘——不，不到三分鐘以後，他們已經又找到開槍的力氣了。起初是亂開一通，接着逐漸的正確起來。他們這樣打着，精力又湧回到他們的身體裏，他們和習熟的戰士一樣的進行作戰。全線的步槍都在劈劈拍拍響，敵人的士兵倒下去，滾到黃色的田野裏。突然德國人不見了，彷彿被大地吞噬了去似的。

他們是在貼近河邊的地面上掩蔽起來了。

第五章 鑄鐵工人向前推進

對面河岸向水邊的前面地方，有點微微聳起。德國人就投入到那裏去找掩蔽，像許多狐狸似的在親自掘着狐穴。幾分鐘功夫，他們的工作便完畢了，只有一些新掘起的泥土露出在草地上。我父親的礮彈落在敵人陣地內，爆發的地方，泥土間歇地在飛濺。斯達羅柴伏達斯克的人們傾聽着德國人的子彈從頭上呼嘯飛過。

德國的礮隊加入進來了。我們聽見礮彈噓噓的向我們飛來。又是一處學校的牆垣崩倒了，一座小木屋沖天飛起，落到公路上。那座辦公廳磚房的一支煙囪給轟掉了。河裏的水像噴泉一樣激起三次。當德國人瞄準好射程，他們的礮彈便開始在我們這邊河堤上爆炸開來，離開我們火線約莫二十米突左右。這時我是坐在學校的地下室，戰鬪隊伍總部底一個黑暗角落裏。

一盞煤油燈在波加契夫的櫃子上燃着，他兩手插在衣袋裏，來回踱步，吹着口哨，他的影子在磚牆上

奇異地跳動。電話手坐在附近。時間本身似乎已經弛緩下來了。戰鬪隊伍伏在壕溝裏，德國人已經在河的對岸掘好戰壕。許多人以為最壞的情形已經過去了，敵人已經被阻住了。

波加契夫知道，這戰鬪纔是開始。雖然提格脫亞從瞻望哨上再次的報告下來，說一切平靜，他卻幾次向各中隊指揮官叫出電話，警告他們期待敵人攻擊和堅決的準備應戰。不過隊伍的心情是鬆弛的人們是太疲乏了，緊張的神經要求蘇息。

我瞌睡了一會兒，當我醒來，一切卻依舊和剛纔一樣。波加契夫在電話裏跟各指揮官講話，詢問情況和再度警告他們注意緊迫的攻擊。

當所有單位幾乎都同時報告，說德國礮隊的礮火更緊，顯然一個攻擊隨時就要開始了。波加契夫同等地警告了雪必爾涅可夫和卡爾梅戈夫。可是當攻擊到來，它卻是那樣突然，在鑄鐵工人還不會注意，礮隊還沒有轟擊之前，德國人已經渡過河的這邊來了。

德國人顯然知道得很清楚，什麼地方水只有膝蓋深，他們可以涉水而過。一般說，水位是很低的，因為秋天是個旱季。從七月以來就不會下過雨。

「狄文那，狄文那，」波加契夫向電話裏厲聲叫：「加重火力！披邱拉，你們的機關槍怎麼不響呀！我還不會完全了解發生的事情，不過從波加契夫的聲調裏我可以判斷情形很壞。最後，聯繫着我們和鑄鐵工人的電話線斷了。」

「狄文那，狄文那，你們在哪兒？」波加契夫重複地向電話裏叫。得不到回音，他放下話筒，奔向門口去。在門口他撞到一個人，那人正把雪必爾涅可夫背進來。他是死了。

「波加契夫，讓我去帶這個中隊吧！」說話的是提格脫亞。他剛衝到房間裏來，一大步跨過這房間。波加契夫沒有回答。他甚至沒有瞧提格脫亞一眼。

「聽我說，波加契夫。」提格脫亞很固執，「我有權力來帶，你不能拒絕我！」

「必須把德國人逐過河去。」波加契夫在對剛纔進來的那個人說。「你們鑄鐵工人應該這樣做，提格脫亞會來擔任指揮。」

他旋了一個身，走進學校裏，爬上那破爛的樓梯到我那間舊教室的瞭望哨去。我跟着他，再不怕他會趕走我了，因為我知道這時無論什麼人都是需要的，沒有人會停下來想到我只有十五歲呵。

當我們爬上去，從荒廢的大講堂穿過去的時候，鑄鐵工人正在學校後面激戰。這時德國人是在學校對面的壕溝裏。另外一排灰色軍服的人俯貼着地面，沿着對河的田野在向我們奔過來。步槍和機關槍沿着我們所控守的全線在劈劈拍拍地響，在「工程師之家」的花園裏，三尊大礮在不停地轟擊，那第四尊是給炸彈炸壞了。

要是德國人所占領的壕溝繼續控制在他們的手裏，這情況就威脅到了極點。這一翼人掩護着渡河，更多穿灰色軍服的人從那邊田野裏走過來，在每株矮樹和每個起伏不平地方的後面找着掩蔽，準備渡過河，向斯達羅柴伏達斯克壓迫過來。

這時，鑄鐵工人從學校後面出現了。提格脫亞領導他們在攻擊，穿過校園，面着湯姆生槍的爆射向德國人的壕溝裏衝去。在鑄鐵工場做工是需要具有常人以上的體力的，這些人個個都是寬闊肩膀，粗壯筋肉，有角力士脖子底高大個子。腦袋頑強地向前俯着，他們跟在提格脫亞後面往前衝，提格脫亞在高舉的

手裏握着兩枚手榴彈，似乎正要丟出去。他的腳步審慎而堅實，好像他要誇炫一番似的。他們需要衝過去五十米，但是每一米突都是被千百顆敵人的子彈在掃射着，每一步路都有千百個死亡在等待着那些攻擊者。

但是他們衝上去了，腦袋頑強地向前俯着，刺刀緊握着，什麼都沒有看見，除了那條多麼難以達到的壕溝。提格脫亞的後面是魯喀寧的五兄弟；他們五個一起奔過一塊高聳處，又一起投入到彈穴裏，沒有理會那些子彈，只是看着那條他們要去克服的凹狹地縫。安東·羅普戈夫跨着平勻的大步，看來好像在向後控着他自己的身體，以免在別人之前單獨先到達目的地。亞歷克西耶夫一家——叔叔和姪兒——跟在他後面。戰線的最上首，我看見華斯雅·格魯亭寧和卡那文。這是我第一次目睹的攻擊，那和我以後所看到的大不相同。

鑄鐵工人移動得很快，但看起來他們好像在悠閒地散步。他們的姿態上有一種信心和冷靜，那在進攻中間是很少見的。進攻是一種突擊，一種跨過死地的拚命奔衝，每個人都想儘可能迅速去越過這死地。但是這兒卻有一種審慎，頑強，一種純然的沒有感覺。他們前進着，像一羣怒熊，像一羣看見揮紅布而瘋狂了的野牛，不覺得危險，只望着他們的目標。空氣由於射擊和爆炸而在顫動着，但是我想，我是能聽得到那些鑄鐵工人底平勻而堅決的步伐。

他們還不會到從前那株赤楊樹的地方，費沃多·魯喀寧蹣跚了一下，再望前衝幾步，便撲倒在地上。狄密特里，伊凡，舍奇和亞歷山大繼續前進，彷彿並不會看見他們兄弟撲倒似的，他們的脖子只是以一種更頑強的角度扭了一下，他們的刺刀更向前推進。

格魯亭寧在一個土坡上突然站住，彷彿遲疑着不敢從土坡下來，他的膝蓋彎曲攏來，以一種最後的奮力，把步槍高高舉起，向着前面的壕溝猛投過去。提格脫亞從肩胛上回頭一看，發聲喊。鑄鐵工人向前衝過去。

從前面壕溝的胸壁後面，湯姆生槍兇猛地向他們噴濺着。羅普戈夫的左臂突然彎倒了，但是他用右臂來提槍，像握短棍似的握着那槍桿。這時四周的人都倒了下來。舍奇和亞歷山大好像被同一顆子彈所擊倒。舍奇完全不動的躺着了，但是亞歷山大還打算爬到另一個土堆上。到了那裏，他也不動了。伊凡和狄密特里繼續跟着衝鋒線前進，彷彿不會看見他兄弟們倒下似的。

赤楊樹的根株和以前是運動場的地帶都落到背後去了。攻擊者直接望湯姆生槍狂噴的槍口前面衝過去，湯姆生槍對準着最前面的人猛射。但是鑄鐵工人向前衝過去。

提格脫亞首先到達壕溝。離開目的地還有幾步，他拋出一顆手榴彈到壕溝裏，發起喊來。泥土和一塊炸碎的木板飛了起來；一個穿灰色軍服的肥矮德國人從地縫裏跳出，偻着身體望河裏逃去。一顆子彈把他在水邊結果了，他的腦袋垂到水裏去。鑄鐵工人一個接一個躍入到壕溝裏。直到這時我纔注意他們到達的人只有那麼少，而那麼多的人是躺倒在後面被慘殺的地面上。當他們衝入到壕溝裏時，從河的對岸，有更多的灰色軍服的人正跳到河心裏來。

父親的大礮這時在河裏激起噴泉，澆淋着那些在渡河的德國人和用榴霰彈噴濺着他們。卡爾梅戈夫爬出鄰近一條壕溝的胸壁，渦輪工人都跟着他。起先，他們還用膝蓋爬着，接着站了起來，迅速地散開成一條線。當最後一個人還在爬上來，最前面的人已經跟着卡爾梅戈夫向一個個正在向我們河岸爬上

來的德國人衝去了。

戰局的決定是在鑄鐵工人的身上了。要是他們在肉搏戰鬥中間被擊敗了，德國人會從後面向渦輪工人展開火力和掩護渡河，直到法西斯的後援都渡過來。羅普戈夫的個子是那麼高，當他握着步槍的槍桿向四周德國人揮舞着槍柄的時候，他的腦袋和肩膀老是露出在地面上邊。伊凡和狄密特里背對背的打着，當狄密特里倒下去了，伊凡陷入到絕境，他向四周的德國人亂刺亂擊着。狹小的地帶裏擠着那麼多人，使德國人和我們的人完全混雜在一起。這時刺刀已經沒有用了，也沒有空餘來揮舞槍柄了。

從我這有利的地位看下去，我看見人們扼着彼此的喉管，有的是站着在扭鬪，有的滾在壕溝底裏作拚命的搏擊。徒手的肉搏在河邊也展開了。渦輪工人追逐德國人回到水裏去，礮彈在炸沈那些渡河的人，可是儘管這樣，更多的德國人還是在渡過來，膠集在我們的河岸上。我聽見波加契夫好像在遠遠似的向電話裏叫：

「費狄契夫，」他在說，「把你所有的一切都打出去……」

父親大概在盡他最大力量在幹。德國人還是在湧過河來。壕溝裏這時的情形簡直不可能講了。泥柱不斷的沖向天空，空氣被爆炸所顫慄着，隨着緊迫的每一分鐘，愈來愈明白，這橋頭堡的戰鬥是失敗了，德國人會突入到市鎮裏來。

第六章 情況好轉了

我現在一點也想不起來，那鑄鐵工人的攻擊和壕溝裏的搏鬥究竟進行了多久。在這全部時間裏，我

一直站在窗口，那麼緊緊地貼着牆壁，牆壁上突出的磚頭在我臉頰上所壓出的印痕，過了許多日子還留着。窗框早已炸掉了，窗子只成爲牆上一個大洞。我望着眼前的景象，已經喪失恐懼的感覺了；那彷彿我和我的命運並不算什麼一回事。波加契夫的聲音在我聽來很微弱，好像他是在遠處似的，雖然他只是兩米突之外向軍用電話裏發出他的命令，懇求和勸告。我聽他聲音那樣模糊，因此我起先並不知道他是在對我說話。

「你聾了還是怎麼的？」他在叫，「德國人還在渡河嗎？」

「他們還在渡，」我最後回答說。

「西伯尼亞，你聽見嗎？」波加契夫又向電話裏叫，「你的機關槍在哪裏呀？那你要花多久時間哪？」他的聲音又退到遠遠去了，遠到我僅僅能聽得見。我並不會把他零星而不能理解的命令和外面進行的情況聯繫起來，而因此我所目擊到的事件在我看來彷彿就是偶然的遭遇。決定於波加契夫的它們必然的邏輯結果以及它們所包含的意義，直到後來我纔明白。

我看見兩個人，都僵着身體拉着一挺機關槍，沿着校園與鄰屋的場地之間的溝裏在奔。他們提起機關槍迅速地越過一條溝，滾進到一個炸彈穴裏，在那裏把它架起。在另一邊，學校的左首，也有一挺機關槍在移動，安置到一塊大圓石的後面，這塊大圓石從前我們同學曾經想把它推到河裏去過的。這時在河邊作戰的渦輪工人，再不是阻夾在機關槍和渡河的人底中間了，於是兩挺機關槍又向着河裏打起來，河裏那些灰色軍服的人把顫動的粗槍筒的湯姆生槍頂在腰際正在渡過來。父親的三尊大礮給這些渡河的人一陣消滅的連發轟擊。

河水好像在沸騰。中流裏兩個人倒下去了；第三個也沈沒了，起先還用手在水面上拍，接着就沈下去。對岸的德國人對着他們前面這沸騰的大釜躊躇起來了。我們的有一挺機關槍擡得高一點，對河岸上幾個人倒下了。其中有一個捧着肚皮坐倒，其餘的逃跑了。

一瞬間以前，我們的情況是嚴重的，甚至是絕望的。我們的大礮曾經不能放手轟擊，因為德國人和我們的人都在壕溝和河岸上混雜在肉搏的戰鬥中間。河岸上的渦輪工人曾經跑到我們的機關槍和橋頭堡之間。要是我們的決定是放在肉搏戰中間，那只有使我們自己不利，因為德國人可以不斷的獲得增援，而我們是沒有救兵的。

這時，機關槍向前移動了，它們又可以毫無阻擋的向着河心掃射了。再加父親已經測出對渡河的人底正確的射程，使他可以放手轟擊，不必擔心會打到我們自己的人。這是要歸功於對岸楊柳樹上的瞭望哨兵。有了對渡河者的側面瞭望，他纔能每一下都打得正確。

這時，情況突然的轉向有利於我們了。德國人不能向我們這邊河岸射擊，因為他們的軍隊是和我們的混雜在一起。因此，德國的礮兵把火力移向遠遠的後方去，那裏是打不到一個人的，住在毗連着隊伍陣地的區域裏市民早已搬到市鎮的下端去了。

那些已經渡過河的德國人認出渡河的人是在礮火底下，不能再有援兵過來了，他們便躊躇起來，而由於躊躇使他們吃了嚴重的虧。有個人回頭去望一望河裏，立刻就給槍柄打倒了；另一個恐怖地喊了起來，當德國人一發覺他們的處境絕望了，驚惶就把他們掃倒了。

我們的人，相反的，已經有把握在這搏戰中獲得勝利了。知道了這個，便加倍增高了他們的力量和勇

氣。這個當兒，我雖然不清楚那戰後的每個細節，但是那趨勢卻是很分明的。我可以看到渦輪工人會占優勢，而在我的興奮中間，我這時躡上躡下，由於全然的高興，拍着我的膝蓋。那局勢確實是有了，在我全部戰爭的經歷中間所看到的，沒有旁的可以和它相比擬。但是我不會想到去目擊那種原始的體力這時對渦輪工人起了那樣的幫助，由於我的高興，把這件事完全忘掉了。

當河邊在進行着搏鬥，德國人在渡過河來之後看局勢轉向於我們有利又逃了回去，這時候一個生死的鬪爭正在高頭一點的狹窄壕溝裏進行着。喘着氣流着汗的人們拚命用他們的赤手空拳，他們的膝蓋甚至他們的牙齒在奮力殺敵。刀子在砍着刺着，彷彿這是在發明火器以前的時代；壕溝裏是給那些搏鬥的人擠塞得那麼緊，至於說不出腳下是誰的屍體，那些死了的依舊直立着，因為沒有地方可以讓他們倒下；這是一座地獄，在這裏強者的雙手把弱者的生命慢慢地擠出去。

這時，這兒的搏鬥已經結束了，那些勝利者跌跌撞撞的，仍然沒有明白究竟遭遇了甚麼，甚麼也沒有感覺，只是戰爭的慣性迫着人不斷的打下去，他們爬出了那殘殺的地縫。混身血污，衣服撕爛，有的握着刀，有的像握短棍似的揮着槍，搖擺着腳步，呼吸沉重，衝下坡向着河邊上奔去，在那兒，灰色軍服的人們還仍然支持着。

最初，我辨認不出這些惡鬼樣的斯達羅柴伏達斯克人是些誰，他們這時正猛撲入到戰鬥中間去。這花了我幾秒鐘功夫，纔辨認出那領導着他們的是提格脫亞，他像喝醉酒似的跌撞着，一手握着刺刀，另一隻手不斷的拭着眼睛。這是因為血從他前額的傷口上在流下來，使他眼睛看不見。伊凡·魯喀寧也不像原來的面目了，他在頭上舞着槍，向着敵人猛撲過去。他們全部的人數不超過十五個——這條壕溝是鐵

牲了一筆極大的代價呵！

接着，他們進入到下面的混戰中間。我看見魯喀寧的槍柄以一種可怖的力量打下去，一個高大的德國人翻倒在地上。魯喀寧弟兄們底最後一個也撲倒在他的屍身上；或許是一顆流彈把他打倒了，否則便是他早已受傷而是藉他最後力氣奔到這河邊來的。

鑛鐵工人剩得沒有幾個了，但是他們在暴怒中間是那樣可怕，他們的打擊是那麼突然和猛烈，使德國人崩垮和潰散了。他們一個接一個的叫起來和舉起他們的雙手。有一個德國人做了一個盲目的奔衝，想找安全；他起初跑錯了方向，接着被一顆子彈把他在水邊打倒了。

對河的德國人一看見他們本國的人投降了，便立刻開起火來。顯然，他們現在是不怕打到自己人了。回答這個動作，父親便擡起他們的大礮向對岸打去，礮彈開始在對岸的德國人陣線裏爆炸開來。這時我們方面的人把俘虜趕回到壕溝裏，俘虜者和被俘虜者都同樣鑽入到壕溝躲避德國人的礮火。同時，工具工人中隊移動到壕溝裏來填補這個空隙了。這時這條壕溝已經變成防禦的地位，機關槍又退回到先前的位置上，立刻沿着河邊的防禦戰線又完全恢復了。

我覺得一隻手落在我的肩膀上。這是波加契夫，他已經走到我旁邊來了。

「我們把他們打回去了，」他說，微笑着，雖然他的眼淚看來就快爆出來了。「你看見我們是怎樣把他們打回去呵，孩子！」

他用隻震搖的手摸摸我的頭，接着，腳跟一轉，走向門口，我跟着奔去。

剛纔弄清楚德國人的進攻已經擊退，立刻礮彈又開始在學校和其他磚屋附近以及我所能看到的

戰線兩端爆炸起來了。德國人的大礮是從遠處在打過來，雖然泥土一直不斷在噴濺，可是在我們已經經歷過剛纔那空襲打擊以後，這礮轟看來是溫和得多了。我們工廠裏的姑娘們從醫藥站奔出來，去救護那些受傷者。

她們低低的俯偻着，儘可能的減少自己的目標，從火線下爬到河邊去，到那裏她們俯視着沙灘上的身體，開始把受傷者運回來。她們曾經決定把死了的暫時攔着，等天黑了再說。波加契夫和我等了很久，等擡擔架的過來。有些受傷者蒼白而衰弱，有些臉孔緋紅，用炎熱的發亮眼睛四處望着。奧爾珈和娜達·卡耶文娜走過來擡着羅普戈夫。娜達把她的上衣蓋在他的肚皮上；那傷大概是很可怕，因為那厚厚的上衣都給血滲透了，一條細細血流在朝地下淌。羅普戈夫是昏迷不省了。他的臉孔沒有一點血色，他的臉相就像死屍一樣的僵硬。

那些還能夠走的人，由護士扶着他們臂膀走着。提格脫亞就在他們中間。雖然血從他臉上在淌下來，而他是危險地在跌撞着，他卻企圖從支持他的瑪魯錫斯·亞雷育金娜和娜達·科茲羅娃的手裏掙扎出來。

「下流的狗仔！」他用極大的聲音咒罵着，顯然多半是由於他頭上的受傷的關係。「你們以為提格脫亞全部失敗嗎？是嗎？等着罷，老子會給你顏色瞧！」

他一遍一遍的重複着同一句話，只是一句比一句更加強烈。

「波加契夫，」他看見我們叫起來，「他們以為我已經完蛋了。你明白嗎？我告訴你，波加契夫，我還有許多戰鬥力氣呢……」

姑娘們推着他走過去。

我跟着波加契夫走下到醫藥站裏去。地下室裏燈點得很亮，古爾揚醫生捲起袖子，露出多毛的下臂，在一排排的擔架中間走着。房間裏充滿呻吟的聲音，有的低弱和僅僅聽得到，有的很大聲和痛楚——以及粗暴的發燒的呼吸。

醫生俯視着一個擔架，迅速地檢驗了受傷的人，輕輕跟旁邊的看護說，「替他準備用手術。」他向那人微笑了一下，又補了一句：「只是縫一下，你會完好如前的。」可是他的眼睛裏卻沒有微笑。

他在羅普戈夫旁站了最久。當他揭起蓋在受傷者身上的外衣時，這醫生的臉孔變得非常嚴肅了。羅普戈夫在受檢驗的時候都沒有動，他死一般的躺着，只是呼吸像吹唢哨一樣的響。醫生把蓋的衣服依舊覆上去，搖搖腦袋。

「用不着做手術了，」他跟看護說，「那只是使他受不必要的痛苦，因為他就會在手術臺上死去的。」正在這時，羅普戈夫張開眼睛來，那對眼睛大而無光，反射着一種難以描述的震怖的恐懼。他的身體在擔架上痙攣地蹣跚曲扭來，血噴到地板上。接着他又鬆弛開來，眼睛合上，整個身體似乎僵硬了。古爾揚摸摸他的脈搏，隨着輕輕地放下那隻手，又走向另一隻擔架去。

我再也忍不住了。

外面天色已經向晚了，房屋的影子伸投到公路以外，天空上被這徬徨於日夕之際的特別清明底光彩所燦耀着，在房屋後面的什麼地方，太陽已經下去了。

「啊，爲什麼事情是要像這樣呢！」眼淚湧滿了我的眼睛，一顆顆的滴落到地上。「我現在去做甚麼

呵？」這問題像塊紅熱的鐵似的炙烙着我的腦子。

「即使我死去也不管，即使他們虐殺我也不管，我只是以我一切所親所愛的名義，誓言……」我大聲地說。我不能用話說出來，我所要去做的是什麼；然而我斷然相信我的誓言會決定我的一切行爲，會給予我以力量使我在行動中光榮而勇敢，使我忍耐和堅定，使我不會忘記從羅普戈夫茫然無光的眼睛中所看到的那種恐怖。我剛纔曾經帶着純然的無助大哭過，但是現在我覺得好過了。我拭乾我的眼睛，等了一會，使我眼睛裏的赤色褪掉，接着走到「工程師之家」去。我要去看看我的父親。我要他用理解我的眼睛望着我，使我能够把握這可怖的一天底意義。我沒有想到，這一天還不會過完，而在天黑以前，我還得經歷許多事情哩。

第七章 瞭望兵坐在柳蔭裏

父親和亞雷育金——他在平時生活中，是個工程師和第二機器工場的監督——坐在通向地下室的最後一級石階上。在他們上面的石級上有兩架軍用電話。

落日漸漸淡下去了，黑影從地窖的深處伸向樓梯底下的走廊上。這兒很冷，地窖裏的霧氣盪漾在我們的四周。德國人的礮火已經衰弱了，只是每隔一會一顆礮彈在爆炸。但是它們已經不再惱人了。我是那麼渴望着安謐，我把那些事情拋在心外，而使我耽溺於黃昏際罩落於萬物上的肅靜底享受。顯然，這可愛的秋天黃昏也同樣征服了父親和亞雷育金。

「當你年紀老起來，你就更會欣賞自然了，」父親在說，望望藍色的天空和伸出在那些樹立於地下

室入口四周的柵欄上面底綠枝。「我們城裏人也許是習慣於人行道和煤煙了，可是我們還是喜歡看到一兩株樹和一簇丁香或是窗外一些花壇的。我相信，當人們生活得更合式的時候，我們都將有一座在花園裏俯臨河流或湖沼的小舍，而且在那四周還有松鼠和啄木鳥呢。」

亞雷育金笑了起來。

「我們認識有好多年了呀？十年罷，是嗎，還是更多呢？可是我想在這些年中間我們在工作上還不會交談過幾句話呢。來了一個戰爭纔使我們真正的互相認識了。」

父親也微笑起來。亞雷育金伸手去拿起電話筒來問：「怎麼樣了？」那回答大概是滿意的，因為他點頭。我看見亞雷育金和爸爸在一塊很覺失望，因為我想跟他談談體己話和告訴他在這一天中間我肉體上和精神上所經歷的一切。

「啊，遼沙，」父親忽然注意到我了。他彷彿在黃昏的平靜中間已經聽出我的思想了。「着實的捱了一天罷，是嗎？」

我臉紅了，爲了某種緣故，感覺有點窘惑。黑影愈伸愈長，直到太陽沈下去，我們所在的花園和房屋以及整個城市都被一個巨大的黑影所吞噬了。只有在曠闊無涯的天海上遲滯地駛行着的那金色邊緣的雲塊，依舊反射着落日的餘暉。一隻灰色的大貓從地下室裏鑽出來，跳上那柵欄，打個呵欠和伸着懶腰，把腳爪露了一下又縮進去了。也許它也覺得這擾亂大地自然安靜底戰爭聲音已經過去，而大地上的一切又恢復到正常的狀態了。

在遠處，一門大礮刷達的轟出去，接着又是第二聲，第三聲，在離開我們不遠的地方，礮彈便接二連三

的爆炸起來。那隻貓停住，緊張地聽着，坐下來，向四周望了一望，接着，顯然它斷定情形並不很好，便從它坐的地方跳下來，豎起尾巴，帶着一副儼然審慎的神氣沿着走廊，向地窖裏的安全地帶走去了。

父親抽出一支香煙，燃着了，把火柴丟到地板上。

「又開始啦，」他說，「他們爲什麼就是那麼鬼着急呀。」

電話響了，父親拿起話筒來。

「這兒是高加索，」他說，「在運動場上嗎？我想我應該把我的大礮對準河那邊的老渡口上。你以爲怎樣的？」

亞雷育金爬到樓梯的頂上。我稍稍仰起一瞧，看見柵欄外面每隔幾步伏着一個人。

「目標：進攻的德國人。」父親說。

「目標：進攻的德國人。」亞雷育金重複說。

「目標：進攻的德國人。」柵欄外面的人一個接一個的傳達過去。

「榴霰彈。」父親說。

「榴霰彈。」亞雷育金重複說。

「榴霰彈。」沿線的叫過去。

「角度，四十一—oh—oh」父親說。

「角度，四十一—oh—oh」亞雷育金重複說。

「角度，四十一—oh—oh」命令一個接一個傳過去。

「高度 oh-oh-15」從父親那兒傳到礮隊裏，「瞄準，三十五。」

電話又一次響起來了。父親去接。

「這兒是高加索。好的。」他放下了話筒，微笑着。「又來襲擊老渡口了，好像上一回他們還不會受够哩。」他從口裏把香煙拿開，嚴厲地說：

「開礮！」

「開礮！」亞雷育金重複說。

「開礮！」從矮樹叢裏回應着。

「開礮！」向大礮那邊叫過去。

閃光亮了半秒鐘。空氣被轟雷一樣的聲音所劈裂着，這是我生平所聽到的最響的聲音。這是我第一次站在轟擊的大礮旁邊。我的耳鼓似乎要爆裂開來。直到父親又在叫電話了，我還不會從這突然的震擊中間恢復過來。

「怎麼樣？」他向電話裏叫，「你能看得清楚嗎？如果你需要幫助，我可以派一個人來，好的。」他放回話筒，又拿起另一隻話筒來。「波加契夫嗎？怎麼樣了？看來很要得，好的。」他又放下第二隻話筒。

「開礮！」

我看出那一架電話是聯接着隊伍的指揮官的，另一架是聯接着河對岸隱蔽在老楊柳樹上的瞭望兵的……父親又在叫那瞭望兵了，他的報告大概是滿意的，因為他這時又在命令繼續開礮。

這時大礮接二連三的把礮彈投向德國人方面。瞭望兵報告說，他們像一幅漂亮的圖案畫似的繪開

來了。

看來這一次德國人很難在這塊上回吃過虧的地方獲得成功。我們的人底精神比上一回更加激揚了。機關槍手，礮手，步兵都以更大的信心和技巧在戰鬥着。瞭望兵不時的報告，礮彈超過目標了或是打得太近；每一回父親就調整了瞄準機，於是礮彈又正確地打到它們所要打到的地方。波加契夫在電話裏說，步兵很感謝礮手們。

父親當真很快就恢復了他關於礮兵學的知識了。他對於戰事的進行很滿意，很高興知道別人在稱讚他的工作，而他是這個剛建立起來阻止德國人進迫的軍事機構中底有用的一環。

德國人的大礮開始來狙擊我父親的礮隊了，但是他們的射擊很不正確。礮彈從頭上噓噓叫過去，在馬路上爆炸開來。當它們飛過的當兒，礮手們向那些礮彈喊着好航行呵。

這是值得注意的，人們的精神能够多麼迅速就鼓舞起來。幾個小時以前，在我們看來德國人就好像一種魔鬼似的不能制勝的力量，那一定要不停地席捲而來，而我們是準備着去犧牲，那種恐怖深深地隱藏在我們所有人的心裏；然而現在面對這些德國人卻再不教我們恐怖了，即使我們知道他們還不會被擊退。

這時，瞭望兵報告說，德國人已經放棄襲取這條河流了。接着，波加契夫也來電話證實德國人的進攻已經被擊退。不過他以為這還是要重來的，命令大礮積極準備隨時射擊。父親確定告訴他說，礮隊現在已經測準射程，在準備着正確的射擊。

同時，德國的礮兵繼續在探測父親的礮位。這時礮彈落得較近了。第三班裏有一個人受了傷，但是精

神仍然很高昂，事實上，人們的臉孔都比剛纔戰事中止時間更加活潑和熱烈了。幾乎每碰到一件事情，會任意地引起一陣笑聲和戲謔。

我們起先從波加契夫的命令裏，知道德國人又在準備新的進攻了，他在電話裏說，已經窺察到德國人正在面着「工程師之家」的扇形地帶向河邊移動近來了。一分鐘以後，我們的瞭望兵報告說，敵人正在離開那株隱蔽瞭望哨的楊柳樹約兩百米突的一條溝裏集中。父親朝那裏送出一顆礮彈去，瞭望兵報告說，恰巧打中了那些德國人的中心。這時瞭望兵是在目標地區底直接附近了，對於敵人的部署可以看得完全清楚。當真，這時瞭望兵是陷在很大危險中間，他隨時都可能被礮彈炸中的。

波加契夫來電話說，這次預期要來到的猛烈進攻可能是在那些老楊柳樹的扇形地帶裏。

「遼沙，」父親說，「你來管這隻電話吧，把報告傳達給我。」

我點點頭，就去守着那隻電話。

「喂，」我向話筒裏說，「你聽到我嗎？」

一下子，那邊沒有回答。接着，一個熟悉的聲音操着低音傳到我的耳朵裏。

「他們在搬浮橋船哩，」那聲音說，「我可以看到幾隻小浮橋船已經放出在溝的那端了。看來他們馬上就要架橋哩。」

「尼古拉，」我喊起來，「是你嗎，尼古拉？我是遼沙呀！」

「喂，遼沙，」尼古拉回答說，「仔細些聽着我的話，孩子。我想他們馬上就要動手哩。」

「尼古拉，」我接下去說，「你怎麼樣呢？」

電話寂然了。尼古拉顯然是在注視着溝裏的情形。我描想他是躺在離開德國人那麼近的那株樹底巨大而多節的根株中間，離開我們的礮彈馬上就要爆炸的地方是那麼逼近。我的心沈下去了。我竭力避開去想到那可能發生的事情，但是我卻不能除去這時在糾纏着我腦子底那可怖的預感。

第八章 「你聽見我嗎，尼古拉？」

在這次戰爭中間，也許有過幾千回吧，德國人攻擊了我們以為他們不會來攻擊的地方。而當我們認識了事情並不像我們所想像那麼簡單和容易，這些惡作劇便漸漸停止，而他們的面目卻一次比一次變得更加猙獰了。

這時，我的天地非常狹小。在我所棲息的樓梯第一級底下，只有房子的牆壁，幾簇矮樹和那越來越黑的灰藍天空可以看見。每隔幾秒鐘，當大礮一轟，每樣東西都被一道閃光所浸浴和被一聲可怕的爆炸所震撼着。

在轟擊中間，隔着一些短促的間隙，在這當兒，我可以聽見當他們把礮彈裝入大礮裏去的時候，礮彈箱在地上拆裂的聲音。雖然我不能夠看到他們，卻可以描想出那戰鬥隊伍的警戒和緊張。在半暗中間，鍛鐵工人排成縱隊從我們前面經過，去增援那些守着「工程師之家」面前一線的工具工人。朦朧的微光由於那緊迫戰事的威脅也在顫抖着。我豎起耳朵在聽着電話的那一端發生了什麼，那邊老楊柳樹底下，尼古拉是澈夜不眠的守着。電話沈寂了一些時候，接着又傳來了尼古拉的聲音：

「再過去約莫二十米突。」

「再過去二十米突嗎？」我向電話裏重覆問了一遍，然後傳達給我父親去。「再過去約莫二十米突！」我開始來猜想父親是怎樣計算出他向那些礮兵指揮官所傳達的數字，那些鍛鐵工人從胸壁上窺出去在他們前面看到了一些甚麼，以及怎樣握着話筒纔能聽得最清楚。我盡我最大的努力把那種使我心中充滿痛苦，使我胃脘作嘔和使我心臟猛烈悸動的感覺從腦子裏驅除出去。我感覺那巨大的嚴重考驗立刻就要開始了，也許就是在幾分鐘之內罷，我竭力不去想到它，使我能够支持下去。我向父親仰望一下。他儼然地和肅穆地坐在那裏，用清晰而堅定的聲音在發佈命令，一壁在計算他的數字。他無疑地也感覺到幾分鐘以後將發生的事情了。我和向來一樣，猜疑着尼古拉是否也知道了這個。

「你聽得清楚嗎？」這是尼古拉在電話裏的聲音。那似乎他很渴望聽到我的聲音，他不願失去和我的接觸，他是害怕孤獨地留在那邊的。

「是的，尼古拉，我聽得很清楚。你呢？」
「很清楚。」

此外再找不出什麼可以用言語來談論的了。一聲步槍的射擊從壕溝裏響出。一架機關槍噴出一陣突發的子彈。在另外一邊，接着也是一陣。但是大礮卻沒有響動。

「遼沙，你聽見我嗎？」尼古拉是在查察電話的路線，但是我知道他是想聽到我的聲音，使他可以感覺一切都很好，而他在世界上並不是孤獨的。也許他是不要去想到那馬上就會發生的事情罷。我覺得我應該對他不停地說話，這樣使他可以知道他並不會和一切人和一切事物脫離，他依舊是很好的。但是我不能對他說些什麼呢？我找不出話來，因為重大的事情把我的心壓住了。

「你聽見我嗎，尼古拉？」

「我聽得很清楚哩。」他聲音中有一種欣悅的調子。他大概也正在想說一些什麼罷。「比剛纔更清楚了。」

「那也許是因為我把手遮在話筒口上的緣故罷。」

「我想你是對的。」

我們又沒有話說了。我企圖去想出他躺在老楊柳樹底下的樣子。他大概是全然不能侵犯地躺在深沈的黑暗中間。他的眼睛也許是在巡視着他後面那平靜的河流，這時罩蓋在他上面像黑色天篷似的楊柳樹頭，他前面的田野，以及這時正在爬動着那些德國人的黑影底溝隙。夜晚的潮溼也許使他感到一點不快吧，也許他在一塊地方躺得太久，使他的臂膀發麻吧，或者他身體底下有什麼尖硬的東西頂着他俯伏的身體很痛吧。

「遼沙，你聽見我嗎？」

「我聽見你哩，尼古拉。」

「遼沙，德國人在奔向河邊了。」

「德國人在奔向河邊！」我喊。

「二十七，瞄準，二十七。」父親在回應着。

「二十七！」亞雷育金重複着。

「二十七！」沿着戰線叫過去。

跟着穿裂過空中。

三門大礮接連的轟出去。三道連續的閃光照亮了房屋的一邊，向着天空直竄上去。三顆急旋的礮彈

「遼沙，你聽見我嗎？」

「我聽見哩，尼古拉。」

「過來約莫四十米突。」

「過來約莫四十米突。」我喊。

「更靠右一點，啊——啊。——七，瞄準三十。」父親說。

三門大礮又接連的轟出去。三道連續的閃光照亮了房屋的一邊，三顆礮彈急速地飛向遠處。

「你聽見我嗎，遼沙？這一下打中啦。」

「打中啦！」我用最大的聲音重複說。

「好！父親說，「繼續轟擊！」

這時大礮不斷的在動作了。

「你們打得很準，遼沙。你聽見我嗎？」

「我聽見哩，尼古拉。爸爸，尼古拉說你們射程很準哩。」

「繼續轟擊！」

閃光接着閃光，轟發接着轟發，在對河什麼地方，也許就在尼古拉的旁邊，礮彈在爆裂着。

時間痛苦地慢慢地爬過去。每一秒鐘和下一秒鐘之間隔着一個戰慄的間隙，這中間時間是停滯的。

在這些間隙裏，我的腦子一次又一次的陷入同樣停滯的狀態。我只是不要去思想，不要去思想。最後我發覺我自己是在難忍地等待着那事情的發生。「我在幹什麼呀？我在等待着甚麼呵？我可是瘋了嗎？」從我腦子裏突然閃過。

「遼沙，你聽見我嗎，遼沙？」

尼古拉的聲音是平靜的。但是從那聲音裏我覺察出一種驚惶的調子。我知道他是要聽見我的聲音，爸爸的聲音或是任何一個依舊活在這個和他實際上已經割斷而他不能再回來的世界上的人底聲音。我覺得他已經沒有力氣來想出一個跟我談話底藉口了；他不知道該說些甚麼，便只好依舊不停地重複着那一句「你聽見我嗎，遼沙？」我可以想像出每一次他的心怎樣的沈下去，因為害怕會得不到我的回答。

接着是一個長久的停歇。電話是全然沈寂了。我驚恐地緊握着話筒。

「尼古拉，你在那兒嗎？尼古拉，你聽見我嗎？」

那邊沒有回答。大礮繼續在轟發，閃光照亮了整個可以看見的世界。忽然，尼古拉的聲音傳來了，簡促而急遽的：

「向那些楊柳樹轟擊！」

這一刻已經到來了。我幾乎不能把握這句話的意義，但是這使我領悟我所預期的恐怖是來到了。我茫然無言的坐在那裏，緊緊地握着電話聽筒和某種絞纏着我的感覺搏鬥着，直到那話筒，使我手發痛了。我用盡我所能使用的一切力氣，把那句話從我口裏叫出去。

「他說，你們去轟擊那些楊柳樹呵！」

父親站了起來，從我那裏接過話筒去。我凝視着他，從絕望中間仍然希望他能想出一個解救的辦法。爸爸是那樣的聰明和有經驗，他一定會想出一些什麼方法來的。

「尼古拉，」他在向電話裏講話，「是我呀，爸爸。你怎麼說，孩子？」

我雖然聽不出說話，但我卻從話筒裏聽到尼古拉的聲音。我想我從他所說的中間覺察出一種猶豫和遲疑的調子。

「好的，孩子，」爸爸說。他把話筒放下。一剎那間，他似乎變得頹喪和蒼老了，他的思念轉向遠處。大礮仍然在響。房屋的牆垣突出於朦朧之中，只是反投出每一下的閃光，空氣被那聲音所震顫着，在这一切中間，我聽到什麼人在發佈命令，我彷彿看到那些礮手們像魔鬼似的在我四周工作着。機關槍這時也不停的掃射，伴着那沈着的步槍劈拍聲音。一道閃光照出了亞雷育金明顯的輪廓。他在吸着鼻子和用手掌擦着他的眼睛。

「啊——啊——三，」父親在說，「二十六，」接着，他又加了一句，彷彿是追想起來似的：「礮隊，繼續轟擊。」

「轟擊！」從遠處返應過來。礮彈兇惡地咆哮，負着它們的使命飛向尼古拉所躺着的。我把電話筒緊貼着耳朵，可是不敢向話筒裏說句話，怕那邊沒有回答。

「尼古拉，」我最後問，「你聽見我嗎？」

「我聽見哩，遼沙，」他回答說，他的聲音裏含着欣悅，「我能聽見你。告訴爸爸說現在很好。」

「現在很好」我喊，但是那「好」字卻帶着一種奇怪的聲音。

一陣接一陣的轟擊震撼着地面，我的腦袋由於那兇猛不斷的閃光和隆隆聲音，開始暈旋起來。我化石般的坐在電話旁邊，看不見也聽不見我周圍的世界，只意識到一種感覺——在我身體深處底那種咬嚙的窒悶的痛苦。

大礙靜寂了，那接着而來的靜寂卻是可怕的。在昏暗中間，我辨出亞雷育金站在頂上那一級，向遠處在窺望。他旋過身來，慢慢走下石級，乏力地坐下了。

「楊柳樹的樹頭已經轟掉了，」他說。父親用疲乏的眼睛望了望他，回過頭去。我不停的向電話裏說着話，疑遲地和害怕地，深恐那邊會沒有回答。

「尼古拉，你聽見我嗎？」

話筒寂然了，我用微弱的聲音重複叫。

「尼古拉，你聽見我嗎？」

父親走過來，站在我的旁邊，用一種茫然的凝視的眼睛注視着我。亞雷育金也站起來等在一旁。

「尼古拉，」我聲音裏含着一陣嗚咽。「尼古拉。」

從話筒裏傳過來粗厲的痛苦呼吸聲音。

「是的，遼沙，」尼古拉遲緩而審慎地說，「我能聽見你。」

他的聲音裏有一種空音，他慢慢地綴成每一句話。他傷得怎樣嚴重呢？但是，用這樣的話去問一個也許幾秒鐘之內就會被炸成碎片底人是不得當的呵。

「你們打得很準，」尼古拉慢慢地說下去。「只是你們該給他們更多一些打擊，因為他們仍然在搬浮橋船哩。」

我把這一切話，一字一句的重複說給父親聽，他用一種被虐殺的野獸底眼睛在望着我。

「繼續向同一目標轟擊，」他說。亞雷育金帶着遲疑凝視着他，彷彿不明白要他做什麼似的。

「你聽見我跟你說的什麼嗎？父親拍了他一下，「把命令傳達出去！」

「繼續向同一目標轟擊！」

「繼續向同一目標轟擊！」命令沿着路線捲旋過去。空氣又在劈裂了，牆垣又從夜的黑的黑幕後面跳躍出來，礮彈又應着它們的使命在怒吼了。

我對自己描繪出那老楊柳樹四周的情景：黑色的人影在昏暗中奔走着，離開尼古拉所騎的楊柳樹根株中間的凹陷狐穴約莫一二十步路，血從他傷口在流出來，把他的衣服和身體黏住了；用外國話叱咤着底零零落落的命令從黑暗中在傳過來；一種痛苦在刺穿着他，感到他是在一個仇恨的世界裏，而他所熟悉所親愛的世界是在他的後面，而唯一使他和這世界相聯繫的乃是這細細的電線銅絲以及通過這銅絲的聲音。

大礮繼續轟擊着，機關槍在發出它最密的聲音，步槍也打得更緊了。德國人又向河邊衝了一次。父親向亞雷育金叫了些什麼，亞雷育金又向其餘的叫了些什麼。突然，步槍和機關槍聲停止了，代替的是一陣歡呼，那比較起來可是柔和得多了。

我聽見這一切，但是它的意義並不會記入我的心裏。我的全部注意都集中在那沒有聲音的電話上。

我不會知道那些德國人已經不能夠集合他們對岸的兵力了，他們只運了兩個半中隊到我們這邊建立了一個橋頭堡。我不會看到那鍛鐵工人所作的英勇的反攻，他們一下子就把兩個半中隊打回到河裏去了。我甚至不會注意到當我父親把礮火移向河渡中心。我也不會看見那少數德國人的傷兵——他們是那兩支半中隊所剩留下來的全部——爬到對岸上去。我主要事情只是從那電線上傳回來的靜寂。

「尼古拉，」我不停的重複着叫，「你聽見我嗎？」沒有回答。「尼古拉，你聽見我嗎？我是遼沙呀，尼古拉，你爲什麼不回答呀？」

我吹口氣到話筒裏，看它是否還靈。我的手抖着。「你不能這樣呵，」我對我自己說，歇了一會。但是過了一兩分鐘，我又在叫電話了。

「尼古拉，你聽見我嗎？你爲什麼不說什麼呀？」
但是那邊沒有回答。

我仰起頭來，看見父親從樓梯階級上在走下來。我混身抖着，緊握着話筒，似乎我整個生命都靠在這話筒上。我想要說話，但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把話筒遞給他。他向話筒吹了口氣，聽了很久，顯然是想把那不得不相信聽不到什麼底一刻再拖延一下。

「喂，喂，」他最後說，「尼古拉，你聽見我嗎？」

他站了很久，聽着那全然的靜寂。之後，他輕輕地和慢慢地放下那話筒。

「我怕，只剩下我們兩個了，遼沙，」他說。

波加契夫來了電話，顯然是來慶賀這次礮隊的作戰。

「是的，這是很正確的轟擊，」爸爸痛苦地微笑着。「可是，我喪失了我的大兒子哩……在瞭望哨上，波加契夫，在楊柳樹底下呀……叫礮火直接向他射擊，等待他親生父親去殺死他呵……」

他的聲音斷了。波加契夫——我可以聽到他也是被這消息所震倒——仍然還在說話，父親卻把話筒放下，走開了。他高大的軀體在黑暗的牆垣上投出一個更黑的影子；只有他仰起的臉孔在昏暗中顯出一小片淺黑的顏色。

「你該回家去了，遼沙，」他最後說，「去告訴你母親罷。」

我們四周可以聽到那些救護兵攙着傷兵到急救站去底急促而低沈的步聲。附近什麼地方在傳佈命令，人們在大聲地談話，甚至還有笑聲了。我爬上樓梯去，讓父親一個人和那架曾經把尼古拉聲音傳達給我們的電話在一起。

除了一些散漫的射擊以外，這時什麼都平靜了。礮兵們在他們大礮旁邊忙着。有羣人走過去，用低聲在談着話。天空是漆黑的，只掛着一些巨大的閃爍的星星。這是黑夜了，在天明以前，德國人是不會攻擊的。這是一天的最後了。而尤其重要，這一天乃是我們的。

第九章 大礮又響了

這一天裏所發生的許多事情，我在那時毫不知道。後來我從波波夫上尉那裏知道了很多，他的部隊是後來扼守我們陣地毗鄰戰線上的扇形地帶的。

他曾經從礮火中撤退下來，只帶着六名紅軍的可憐殘部，過於飢餓和疲乏，使他們除了睡眠和食物

之外，簡直什麼都不能想了，那上尉說。這個被打垮的和腳走得發痛的一羣在路旁歇息下來，吸着從口袋裏搜刮出來的煙蒂所捲成的香煙，在他們遭受戰敗的嚴譴以後，儘量來享受他們休息中間的奢侈。掉隊的紅軍士兵和軍官，單身的或成羣的，從他們前面走過；他們在路旁坐下來，有的睡熟了；有的站起來跟着小羣的人又繼續他們疲勞的行程，還有一些離開了中隊，向着各個不同的方向走去。這兒沒有一種向心力把這些人集合在一起，三十個紅軍士兵不成一個中隊，一百二十個人也組織不起一個中隊。波波夫也同着他所剩留下來的一小羣人坐在那裏，對於他們爲了某種莫明其妙的緣故留下在不遠的小舍後面底兩門大礮不知道該怎麼辦。他們曾經互相訴說，他們應該把那兩門大礮留下來，使馬匹有一個休息的機會和吃一點草，但是波波夫知道很清楚，他們是希望把這些拖累的東西丟落在後面。

正在那個時候——上尉繼續說——三個軍官，一個少校兩個中尉沿着馬路走下來。那少校站下來問他，這些人是否都是他的。波波夫回答說他沒有更多的人了。

「你們大礮也沒有了罷，我想？」那少校說。

波波夫回答說，他在小舍後面有兩門大礮，但是沒有礮彈。少校派了一個中尉去找。

「你們可以跟我來，」他忽然對波波夫補說了一句。

波波夫和他的人跟着那少校走去，上尉想這回他可找上了，可是太疲乏不及抱歉了。他們走到火車站，車站的名字波波夫已經不記得，他們在那裏發現約莫有一百個兵士坐在地下或是爬在車站站房後面睡覺。他們似乎彼此都不相認識，顯然是從公路上集合到這兒來的。

「這是你的中隊，上尉，」那少校說，「讓他們休息三個小時，之後帶他們去吃飯。軍廚就在那邊二層

樓房子旁邊。聯隊的總部也在那邊。去找粟哈契夫少校好了。」

少校走開了。他剛一走，一打的問題就跳到波波夫的腦子裏來。對於他原來的指揮官該怎麼辦呢？調他到這個中隊來是不是有命令呢？但是那少校已經走了，波波夫只好躺下來，立刻就睡熟了。他醒轉來，生怕睡過了頭，把吃飯就誤了，他匆匆地叫士兵排起隊。那些士兵熱烈地應承了，不僅因為他們都很餓，而且因為生活又一次的顯出有秩序的模樣了。

軍廚在那座二層樓房子隔壁冒着蒸汽，對於那伙食，這中隊是沒得話說的。在到那邊去路上，波波夫上尉看見他的大礮在一些陌生的士兵手裏，在一架礮車上坐着他曾經看見和少校在一起的那個中尉，那中尉認識他，向他招招手。

另外有幾個中隊，跟波波夫的中隊一起在軍廚前面排着隊。當士兵們都吃飯了，各中隊的指揮官便聚到一起來。

「你怎麼樣，」其中有一個向波波夫問，「你這中隊帶了很久嗎？」

「今天纔第一天呢。」

那個笑了起來。他是一個年青人。儘管他穿着軍服，波波夫可以看出他是個新參加軍隊的。

吃過飯，便開始來委派半中隊和小隊的指揮官，檢查槍枝和彈藥和找尋宿營的地方。最後，一個中尉走來找波波夫，自己介紹是第三中隊的指揮官，告訴他聯隊指揮官要找他去。

在總部裏，談話集中於管理和軍需的問題，當波波夫半夜裏回來，他頭腦裏充滿着許多焦慮，關於明天到哪裏去搞些大車，派誰去領取彈藥以及千百個必須解決的小問題，爲了使他再一次來指揮一個戰

關單位。

這一天裏，有幾百個指揮官和幾萬個士兵都和波波夫與他的中隊做着同樣的事。那些曾經迎接過德軍衝擊的壓力而被打垮了的軍隊底動搖和脫陣分子，重新又抓到一種什麼而復蘇過來了。

第二天一早，波波夫領導他的中隊到指定的陣地上去。當他們在移動的時候，他看見一長列大礮每隔幾步的放開着。有一門他看來很熟悉，走近一點，他看見那個會在礮隊裏當油漆匠的招牌畫匠畫在礮筒上的黑箭。這是他帶回來的大礮中開底一門。

波波夫掉落在中隊的後面，和一個年青的礮兵中尉搭訕着，從他談話中間，知道他曾經是個學生或工程師。中尉告訴他這些大礮綿互不斷幾乎排到三公里長，二公里以後都是些重礮，也有一大批，他說，那些星散的和打垮的礮隊又集合起來了，挑選出來，開到新的作戰營地上去。

「這是最小的一列礮哩，你知道。」中尉說着，「那邊還有更多。它們一齊轟起來，那纔好看哩。」他興奮得很，一支接一支的抽着香煙，急促地說着，瞟瞟那長列的大礮，好像一些可笑的野獸拖着尾巴朝天拱起尖長的鼻子坐着。經過前幾天的失望，狼狽和混亂之後，他顯然感到欣悅，和道他依然有份去參加那要做的的工作。波波夫匆促趕上他自己的中隊去。他告訴他的半中隊指揮官關於那礮兵跟他說的話。三個中尉靜靜地聽着他。最後有一個問：

「這也許就是轉機吧，上尉同志？你以為怎麼樣？」

傍晚，幾千門大礮都集合在戰場上。每一門，只要還能發射一顆礮彈的，都馬上修好去使用。這兒有一個人就能放的小礮，也有架在鐵甲礮牀上的大礮。同時，這些新組成的中隊和戰鬥隊伍都移動向瀝青鋪

的公路和迂曲的污穢的丸石的小路上去。

高命科夫，那個後來替父親的礮隊運礮彈的卡車司機，告訴我他怎樣奉命到斯達羅柴伏達斯克工廠裏去領礮彈。「我們的中尉告訴我，這以後工廠會直接送礮彈給我們了。」他說。

「我到那邊時候，天已經黑了，」他告訴我。「他們告訴我直接駛到廠裏去，那裏我聽到機器在隆隆地響和看見礮彈裝到木箱裏去。我車子剛開到，他們就把木箱裝到車子上來。我問他們是不是專為我們這個礮隊造礮彈或是也為其他礮隊。」我們工廠要管二十四個和你們一樣的礮隊呢，假如你們所有礮隊一齊不停的轟打三天，我們都能供給你們，」他們說，「事實上，我們就期望他們這樣幹，這是為什麼我們並不想在這三天中間減少一點數量。」

「我感到興趣便又接着問他們：『你們答應給每個礮隊多少礮彈呢？』」他們能用多少，我們就給多少，」他們說。當車子裝滿了，工廠監督走來說：「你去告訴你們指揮官，說他不必擔憂礮彈。如果這些還不夠，我們可以再送些去。」

「我們正在說着，又一輛卡車開到了。那車子看來很熟悉，我就停一停。看出那是我們從隔壁一支礮隊裏開來的，也是來運礮彈。我把車子開走的當兒，它也果真已經裝好了。」

以後三天中間，高命科夫每隔兩個鐘頭就到廠裏去一次，只有趁裝卸礮彈的當兒偷睡了刻把鐘。有一次，他說，工廠的監督剛在一個石級上坐下來看他們裝車，就立刻睡熟了。後來他們花了好大力氣纔把他弄醒哩。

把打垮了的礮隊底殘部重新集合和集中在一個地方，使他們重新恢復成人組織了礮彈不斷的供

給，阻止了退卻，以及允許那些作戰困憊了的人有一個休息和重新振作他們的體力，這一切都需要時間——也許有的只不過幾分鐘和幾個鐘頭，但無論如何總是時間呵，而這些寶貴的時間，在這個決定命運的一天裏，就是由那些在學校操場上犧牲生命底鑄鐵工人，那些在「工程師之家」擊退敵人底鍛鐵工人，以及指揮砲火直轟擊老楊柳樹的我們尼古拉所爭取來的呵！

我可以斷定，那些從斯達羅柴伏達斯克工廠出來，在學校和「工程師之家」作戰的人們，沒有一個會經理解到他們在這一天裏守住這地方是含有那麼重大的意義。他們只是盡他們的力量在作戰，沒有一點想到他們自己，看到天夜了他們還守着他們陣地便覺得歡喜。他們高興，只因為白天已經過去，夜晚將較為平靜，兩者加起來，他們可以從敵人手裏爭取得二十四個小時了。他們都精神旺盛，即使他們並不知道整個戰線上的情勢，因為從常識上他們可以知道，他們是碰在一起的大羣中的一份子，告訴他們，那巨大的力量正在他們後面什麼地方開始行動。他們感覺到那慈善的時間底悠緩拍子以及每一分鐘底非常重大意義，因為他們知道每一分鐘都是在增強那巨大力量的成長和顛覆現在敵對着我們底那單純的計算。

第十章 星空下的黑路

天空，在我看來，常常是像個半圓形的大篷蓋，它既非藍色，也非灰色，也非黑色，而是三者俱有，在這大篷蓋上，太陽在爬行，雲霞在流駛，在晚上有星光在照耀。但這時它卻兩樣了。當我爬上地窖的樓梯，在「工程師之家」的花園裏站下來望它的當兒，我帶着一種震愕感到它的兩樣，我的心因悽哀和寂寞而沈痛。

起來。

這時，頭上沒有天空，只是一片無底無邊的虛空。星星不再是散佈在天鵝絨般的黑色大篷蓋上；它們是倒豎在虛無縹渺中間，有的近些，有的則遠到幾乎看不見。腳下的大地也似乎是懸掛在虛空中間。但是這時，那種常常使我慄慄的無邊無際的感覺卻不再教我恐怖了。相反的，我在這中間獲得一種奇異的安慰。在這個無邊無垠的虛空旁邊，死似乎比起羅普戈夫巨大的身體在血污的擔架上痙攣，或是尼古拉在電話線的那端寂然無聲，顯得更自然和沒有那麼可怕地不調和了。

在「工程師之家」的黑暗花園裏，我可以聽到一些零落的低聲談話，突然的笑聲以及腳步在石子上的摩擦聲。一支火柴在矮樹叢後面一閃，照出兩張彼此靠攏的臉孔，又熄滅了，只剩下兩點灼紅的香煙頭在黑暗裏。

我繞着屋子走過去，穿出在公路邊的大門。那兒有些人邊走邊談的沿着路步行着。我看不清楚他們，也聽不出他們在說什麼；我所能辨認的，只是一些黑色的人影一下子顯現，一下子又消失到黑暗的朦朧中間。因此我不會注意到公路上的人是在愈來愈多的增加，直到我發現自己是在一大羣的人中間了。有人捉住了我的肩胛。

「伏羅特雅！一個聲音說，一個老太婆把臉孔逼到我前面來。「對不起，孩子，我以為是認識你呢。」老太婆走開了。我的眼睛漸漸習慣於那星光，我看見人們在路上走着，站下來打量每一個他們所碰到的人，和叫着某些人的名字。有些男人痛苦地曳着足在走，是被引導他們到鎮上去的女人們所扶着，母親，妻子，父親和兒子們排列在四周，在那些從火線上回來的輕傷病人中間找尋他們的親人。

「庫茲尼佐娃！庫茲尼佐娃！」有人在喊。

「她到哪兒去了呀，她剛纔還在這兒哪，」另一個聲音向我說。忽然人羣分開來，讓那個在答應叫喚的小女人急急地奔過來。

「他在哪裏呀？他在哪裏呀？」她一壁走一壁喘着地問。

兩個看護扶着一個高大的人，他痛苦地在走，不時的因為衰弱而跌衝着。庫茲尼佐娃是那樣神志完全不清，她奔過她的丈夫前面都認不出來，卻奔到另一個人前面去了，那人用老頭子的聲音回答着。

「噫，噫，要我變什麼樣的庫茲尼佐夫呀。我只是維托胥金呵。」

有人笑了起來。這時庫茲尼佐娃已經找到她丈夫了，她哭笑一齊迸發出來：

「我到處都找遍你哩，」她潑泣說。

有一個看護把地位讓給她。

「我到處都找遍你哩……」她重複說，似乎除了這句話她再找不到話可說了。她背後跑來一個約莫十歲的孩子，他也不知道該做什麼。他先從這一邊走近他的父親，又從那一邊走近他，終於在他母親旁邊跌倒了。

「你傷得很厲害嗎？在哪兒，在足上嗎？」問題一個接一個的急滾出來。

「沒有什麼，」庫茲尼佐夫回答說，「只是膝蓋上擦壞了一點，一個禮拜就會好的。」

那第二個看護問他的太太，是否能夠一個人帶他回去，因為她該回到她的崗位上去了。

「自然，我能够，」庫茲尼佐娃立刻回答說，而且爲了某種緣故，吻了那姑娘。這時做妻子和兒子的扶

着那受傷者走了，一路興奮地談着。我聽不見他們在說些甚麼，但是那聲音裏有笑又有眼淚。

更多的看護扶着更多的人，沿着馬路走來，在叫着他們的名字，直到有人答應了。做妻子的奔到她們丈夫前面去，小孩子們圍繞着他們，一家一家的從馬路上消失了。

有些人被羣衆所包圍着，他們把問題像雨雹一樣向他拋擲過去。譬如，從渦輪工人中隊裏來的那個康諾華羅夫，依舊被剛纔的經歷刺激得那樣興奮，使他的妻子簡直沒法在他向熱心的聽衆們說完全部攻擊情形以前把他拉開去。

「現在情形怎樣了？」人們問，「他們還在守着嗎？」

「自然，他們還守着，」他帶着確信說，「現在德國人已經得不到機會了。你瞧，他們那時來得那麼突然，我以為一切都完蛋了……在這一切中間，萊育胥加·維托胥金問我……」

「萊育胥加·維托胥金！你跟他在一起嗎？」從黑暗裏傳來一個聲音。就是一會兒以前被誤認爲庫茲尼佐夫的那個老維托胥金，在查問他的兒子。康諾華羅夫變得竦然和沈默了。

「萊育胥加不會挨過嗎？」老人又問。

康諾華羅夫的沈默，除了那做父親的以外，誰都明白他是給打死了。

「萊育胥加怎麼樣了，告訴我，」那父親懇求說。他不肯相信他的兒子是死了。

「我很抱歉，安特烈·伊凡諾維奇，」康諾華羅夫說，「但是我怕，那是沒有希望了。」

我穿過人羣，沿着馬路走去。最後我趕過了那些受傷的人，顯然我是從火線下來走在這條路上的第一個人。

「是誰？」有人在問我。

「費狄契夫。」

「那邊情形怎樣了？」

「我們在堅守着。」

衆人立刻把我完全圍住了。這中間有熟悉的臉孔，但是我辨認不出來。我依舊在迷惘中間走着。

「一般說是怎麼樣了，戰事的結果如何？」一個老頭兒問我說，顯然他覺得很難組成他的問題。

「我不知道，」我覺得我無法把我們或德國人陣地上的情形作一番連貫的敘述。突然，老瑪里亞·

魯千尼娜搖着我的肩膀。

「你看見我的孩子們嗎？你一定看見，他們是五個在一起的。」她用那樣的一種音調說，顯示她對於

她的五個兒子感到怎樣的驕傲。

「我哥哥尼古拉給殺死啦，」我說，用這話代替了回答她的問題。

「尼古拉也死了！」有人說，那人大概是跟他很熟的。我不能在那兒停得太久了。我必須往前走。當我

走時，衆人在我前面分開路來。

再過去，路上荒寂了。寒冷的秋風吹乾了我的眼淚，瑟瑟地拂着樹木，和從遠處的什麼地方吹來了一陣微弱的海的氣息。我的四周，世界又全部重新顯現出它那曠闊的莊嚴，那露水田野裏的清新以及那濃蔭的森林底慰人的安謐。也許過份敏銳的感覺會引起那由於種種所形成的幻象：激浪衝擊海岸底吼嚨，新開地清朗湖水中鱸魚跳躍底閃光，一隻睡鳥的恬靜，河水淙流的恬靜，森林裏野獸審慎的腳步，以及深

夜裏農家牛犢悅意的安息。然而，在我四周，戰爭的現實卻是固執着那地平線上時隱時現的火閃，震顫着空氣那遠處礮聲的轟發，以及我頭上什麼地方一顆礮彈在呼嘯着，飛向它最後爆炸的地方。

在路旁，一個女人坐着在哭。我走過去在她旁邊坐下，雖然我並不認識她。天太黑了，我辨認不出她是年老的還是年青的。

「她是喪失了丈夫或兒子吧，」我想，凝視着我面前的黑暗田野。「她傷心傷肝的哭着，念着她所愛而也是愛她的人，忘記了那廣大的世界，在這世界上，每個人都想生存，都想深深呼吸和過得幸福……」那女人潸泣着。當我從黑暗中窺望我四周的世界，我感到它是在渴望着幸福，被一種對於幸福底全能的熱烈冀求所撕裂着，甚至尼古拉的死對於我變得更明白更理解和更單純了；因為爲了這大地所渴求着的幸福而死，並不能說是沒入於黑暗的忘卻之中，沒入於虛無之中，而是和整個的宇宙融合成爲一種混和體，那是人類的一切事物，一切希望，一切冀求所藉以形成的。

我站起來，繼續走過去。風從海上吹來，我大口的吸着那鹹質的涼爽的微風。兩旁屋宇暗暗地往後溜去，我發現自己到了一個熟悉的廣場，穿過那熟悉的大門，越過那工廠的場地，向着熟悉的工場裏走去。有金屬遮罩的燈在一排排機器上放着光。不過那兒只有很少的人。有些人聽說戰線已經守住，戰事已經弛緩了，便回家去偷睡一刻，有的跑到公路上去打聽他親人的消息了。只有很少一些機器在隆隆地響着，有些老人俯在那些機器上面，當那鋒利工具穿入鋼鐵的時候。

我向祖父走去，他用那樣子一種眼光向我望着，那告訴我他已經知道了。他關上馬達，我們走到外面來。院子裏依舊和昨夜一樣的黑暗和荒涼，工廠牆垣默默的形狀在黑暗中間隱現着。

「安特羅夫家在革命中間死了五個，在保衛斯達羅柴伏達斯克的戰爭中又死了兩個，」祖父慢慢地說，凝視着頭上的星星，「這不如讓我們這些老的去死，那會死得安心些，不至於那樣的悲慘。反正，我們有用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可是事情竟不是那樣，愈是年青力壯的，愈是最要得的，倒去死了。那好像一條法則，你應該把你最親愛的貢獻出去。你父親怎麼說？沒有說什麼嗎？」

「沒有什麼。」

「那是應該的。這是沒有辦法呵。你父親是比我要得的一個人。尼古拉看來會比他更要得。他們是在殺死我們的人，不過，儘管這樣，新的世代是在成長了，那是什麼也征服不了的呵。你，遼沙，是我家最後一個了；你現在也在經歷這個地獄，可是這將給予你以你所夢想不到的力量。他們從前把我們投入獄中，把我們在絞架上吊死，把我們放逐到西伯尼亞，想破壞我們的精神和肉體。但是在一九二七年，我們把沙皇轟倒了，他們發現我們已經積聚起巨大的力量了。現在德國人又向我們壓過來了——讓它來罷，我們會堅守着的！如果我們喪失了最好的兵士，新的兵士會成長起來，那是沒有人能打敗的。你應該會懂得這個，苦難會給予我們力量呵……」

他醒了醒鼻子，除下眼鏡來拭擦他的眼睛，又把它戴上了。

「應該是讓我們老頭子去死好些呵，」他說，「我們已經過了時，再不能當兵了。現在，遼沙，回家去吧。你娘要奔出來找你，是我把她拉回去了。我告訴她，你回來也許餓，她應該去料理一些吃的。這樣，她纔回去準備夜飯了。」

我離開祖父，他坐在工廠院子裏的長凳上——一個枯萎了的老人，孤另另的在滿佈星星的天空底

黑暗無垠之下。

第十一章 尼古拉伴着我走下街去

當我沿着黑暗的街道走着，我聽見尼古拉的腳步在我旁邊，他的聲音從夜的虛空中傳來，和平日一樣平靜，從容而敦人慰藉地低沉。

「你瞧，遼沙……」這清楚的調子一直也沒有錯。他常常是這樣開頭來回答我的問題的。他的說話中間從來沒有專斷，那與其說一種對於事實底自以為是的論述，毋寧說是一種對他自己看法的闡釋。這彷彿是他明白地在想，企圖和我共同的作出回答來。

「你瞧，遼沙，在我看來……」

他議論別人的時候，那說話的態度也是一樣。

「我相信他是不好……」或是在我看來，他如果是個誠實的人，那就不應該幹這件事。」

我覺得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他那隻寬闊的，強壯，親熱地撫愛的手。

「覺得不好吧，孩子？」他問我，這個發問，即使並沒有給我完全的安慰，卻足以使我感覺事情並不如我所想像的那麼壞了。

我記起我有過一些怎樣瑣細和無關緊要的煩惱，尼古拉都以他那種體貼的誠摯和關心來和我分憂。我記得有一次，我在學校裏犯了過失，弄得很窘急，老師恐嚇我說要去報告我的爸爸；又有一次，我把爸爸的鋸子弄斷了，那鋸子是我沒有得着他的允許就拿來的；還有一次，我和孩子們賭錢，輸了十個盧布，要

是我拿不出來，我有挨一頓毆打的危險的。

「覺得不好過吧，孩子。」尼古拉說，用他巨大的強壯的手撫摸着我的頭髮，「不要緊，我們可以想辦法。只要記住別再跟那些人去賭錢了。他們也許是故意使你上他們圈套，以後又來笑你呢。告訴他們等明天還他們錢，明天我可以拿到工錢了……」

他常常有好話跟你說，雖然卻沒有一個人會摸着他的頭髮，或對他說「不要緊，我們可以想辦法。」尼古拉常常把他的煩惱一個人放在心裏，從來不煩擾別人。我記得當奧爾珈到巴胥加那兒去的時候，他是多麼難過，但是他表面上卻一點也沒有什麼改變。他還是和平日一樣的頭腦清楚，脾氣溫和。

「覺得不好吧，孩子？」我聽見那虛幻的聲音在我身邊重複的說。尼古拉也許只有你知道，我是怎樣的難過，悲哀是在怎樣撕裂着我的心呵。你是死了，再沒有人來對我說「不要緊，我們可以想辦法」了。我要知道你對於我和我所做的事情怎樣想法，因為我不知道該怎樣做人，我常常犯了錯誤和做了我所不應該做的事。我現在要做什么呢？我為你悲痛，因為我不知道沒有你我將怎樣生活呵。我不能想像，在你失去知覺以前你是怎樣面對着死亡，你經歷着怎樣的磨難，或是恐怖，或是痛苦。我只是要你在我的旁邊，摸着我的頭髮，說「你覺得不好吧，孩子？不要緊，我們會想辦法的。」

不，尼古拉，現在是沒有辦法可想了。這是終結……這是死亡，痛苦和虛無呀！

我又覺得尼古拉在伴着我走下街去。我感覺他的手在我的肩上，要是天不是那麼黑，我也許已經看見他友愛的微笑了。這種感覺是那樣的生動，使我要告訴他我巨大的煩惱，要向他要求救助和安慰，但是可怕的現實的認識使我突然停住了。我記起我已經沒有哥哥了，這兒並沒有尼古拉呵。

黑暗的街道在我前面伸入到黑暗的世界裏，陰沈的房屋排列着，蹣跚在路邊，門窗緊緊地關起，抗拒着那外面的恐怖，黑暗和戰爭。街上沒有一個行人，只有寒星冷冷地俯視着底下空寂荒涼的大地。彷彿戰爭像瘟疫似的，已經掃蕩了這世界，沒有留下一個生物了。也許尼古拉也在害怕這個他已經被埋入的冰冷而沒有生命的土地吧。

一剎那間，天空被一道紅光所照耀；頭上一顆礮彈像一條可怕的惡龍——它好像是我們地球上唯一剩留的居民了——慢慢地穿過空中而在另一陣閃光和轟然的爆炸聲中滾落到荒涼的街上，直到它本身消散了化爲烏有。

「我能做什麼呢，尼古拉？我怎能忍受這一切呀？」

「不要緊，遼沙，我們會想出一些什麼。我相信……」

「我知道，尼古拉，你要說什麼。我這樣講，是因為苦難已經使我長進了。我知道你是怎樣死的，尼古拉。你不能告訴我比這更美麗的和更教人信服的事情了。」

我就是這樣走下那黑暗的荒涼的街道，跟我自己已經死去的哥哥談着，直到我發現到了自己的家門口了。可是我得鼓起我的一切勇氣去推開這扇門。我將怎樣去告訴我的母親呢？我知道如果我在事前站下來想一想，我就決不會走進這扇大門，我卻並沒有往下想，就乾脆進去了。

母親在等着我。她已經放好桌子和鋪好我的牀。我又突然從外面沒有生命的寒冷世界投入到光亮活潑，舒適的世界裏來了。這世界是由於人類心的溫暖以及人類手的親切照料使它變得美好和周到的。燈在桌子上面照耀着，盆子，杯子和銀器都放在桌上，一隻茶壺被茶壺罩子罩着，母親就坐在桌子的一端。

她肩上披了一塊羊毛肩巾，在織手套。每一回那羊毛線一抽，毛線團就在地板一滾，彷彿一隻看不見的小貓把審慎的腳爪在抓它似的。母親的眼鏡還是滑下在她的鼻尖上，她從那眼鏡上面望着我微笑。

「你終於來了，」她說，「你該累了，可憐的孩子。你最好馬上吃些東西就去睡吧。最好你還洗一洗澡，我燒了一些水等着你呢。」

我把帽子掛在衣架上，在桌子旁邊坐下來。

我將怎樣去告訴她呢？

她走到爐灶旁邊去，舀出一盆湯放到我面前來。

「這些洋芋我藏在地窖裏，」她慈和地對我說，「我很高興你掘來這些洋芋，等你爸爸和尼古拉回來有點東西吃纔好呀——過一會，他們一定會讓他倆回來的——或者給奧爾珈吃，當她進來的時候。」

她又繼續織起毛線來。她的舉止似乎沒有注意到我痛苦底沈默和難過的神色。可是我卻明白她。也許已經看出有些什麼岔子。我知道她是看出了，但是她相信愈是男人們難堪的時候，做女人的便愈該平靜。我們家門外面儘它在打仗，可是在家裏，一定要讓人們能夠有幾個鐘頭的溫暖休息。這就是她的哲學。在家裏，一定不要再有人去想到我們這個世界出了甚麼岔子了。

織毛線的針在她手裏繼續着那滴嗒滴嗒的動作。

「瑪利亞·尼古拉耶芙娜進來過一下，」她說，「她坐了一會兒，我們說些話。她的丈夫也參加了戰鬥隊伍，她的女兒是個看護。她收到華里西一封信。那是一個寫得極好的信。」翹起嘴唇等着吧，媽媽，「他寫着，『我馬上就會回來看你的。』」

毛線斷了，她捏住它，背着燈光打了個結。頭上又是一顆礮彈噓的叫過去，在不遠的什麼地方爆炸了。當那爆炸的回聲靜了，織針又繼續動作起來。

「媽媽，」我說，「你沿着街走着的時候，可想些什麼嗎？」

「想什麼呀，孩子？」她從眼鏡上面望着我。

「拿我來做例子吧，當我沿街走着的時候，常常想像我是另外一個人，那人曾經做下大事業，或是做了一些對人家的好事……這一切事情都浮到我腦子裏來。」

「自然，我也想的，」她微笑着，但是我可以看出她很難找到回答。「譬如，尼古拉，我幻想他成爲一個著名的醫生。有時我想某一個人病得很利害，每一個人都對他絕望了，之後，一架飛機載來了那著名的醫生費狄契夫。每一個人都凝住了呼吸，不知他是否來得剛合時，或是已經太遲了。於是他走進病室去，接着一張以前別人所不會想到過的新的治療方法。每一個人都害怕那難免的冒險，但是像魔術一樣，它把病人救活了，他睜開眼睛，開始均勻地呼吸起來。接着，我想像那病人的妻子奔到尼古拉面前，吻他的手，但是他謙虛地把手縮回來，而她由於純然的高興卻不停的哭泣着……」

「但是關於你自己呢？你也想像些什麼嗎？」

「不，」她微笑着，「我年青的時候，我想像過，以後主要是想像我的未來丈夫，我把他想像是一個有種特出的名譽心的人，每個人都尊敬他和愛他。而現在我是在幻想我的兒子們了。」

「你可會想像過尼古拉是個戰爭的英雄，他立下了一些英勇的偉大戰功，在可怕的戰役中間擊敗了敵人，從毀滅中間救出了我們約莫一師的人？」

毛線又斷了，母親舉起線的兩端，背着燈光把它們結好。接着織針又動作起來，毛線團在地板上滾着，母親微笑了。

「不，我可真不會想像過他是這樣哩。」

我知道，我是不会再有勇氣來告訴她了。

「你的湯喝完了嗎？」當我放下湯匙的時候，她說，「我還替你留下一點東西呢。」她放下活計走到廚房裏去。我知道，我是沒有法子說出來了。怕我會突然哭出來，我沒有脫衣服就在沙發上躺下，閉起眼睛假裝睡熟了。

「你瞧，遼沙，」當她從廚房裏回來，說，「鍋餅哩！不是普通的鍋餅，是蜜做的鍋餅哪。你爸爸生日時候從集體農場買回來的一點蜂蜜，我藏在一隻甕頭裏，今天我在地窖的架子背後找到了。」

接着，她看到我，以為我睡熟了，輕輕地說，「可憐的孩子，他大概疲乏透了。等他醒來再吃這鍋餅罷。」她依舊坐下來織她的毛線。我微微的張開一點眼睛，望着她，我可憐的母親，她是在經歷着那樣的地獄呵。她整整一天，大概是在忙着安慰和鼓勵那些比她年青的人，當礮彈噓噓飛過在市內爆炸的當兒，而當她不在做這個的時候，她大概是在廚房裏忙着為男人們準備一些東西等他們回來。我可以想像出，當她在地窖裏找到蜂蜜的時候，她是多麼的高興，而她又是怎樣擔心着那牛油。蜂蜜的發現是個好兆頭，而牛油也並沒有壞，她心裏會經存着希望，希望每樣事情結果都很順利，德國人會給打敗，戰事會停止，父親和尼古拉會從戰鬥隊伍上回來，我們全家又將聚在一起喝晚茶……

人類怎麼不需要快樂呵！她是一個老婦人，她的男人們就在兩公里以外的火線上，礮彈就在麵包店

和合作商店的前面爆炸，冬天挾着它的寒霧到來了，而德國人就在市外；可是她知道這一切都必須忍受，而她就忍受着這一切，不僥倖受這一切，而還做她的日常事務，操作着和使家務照常進行，對於未來的快樂，希望着和欣慰着。她是一個奇婦人呵，不，我不能告訴她尼古拉死了。我緊緊地閉上我的眼睛。

我靜靜地，一動不動地躺了很久，雖然我是想呻吟出我絕望的悲哀。接着，門格支一響，有人走進房間來了。

第十二章 父親來找尋兒子

我的父親站在門道上。他的頭俯下着，從皺起的眉毛底下在瞅着母親。他臉上有種異常疲乏的神色。沒有除去帽子，他就走到桌子旁邊坐下了。母親擡起頭來，向他微笑着。

「你回來啦，」她說，「很好，遼沙也在家裏。你告假時間久嗎？」

她把織着的手套放開，除去眼鏡，站了起來。

「我還準備了一些當晚飯的好東西哩。自然，不是頂好的。就是普通的鍋餅，不過有點蜂蜜和在裏面罷了。記得是你生日那天我們從農場裏買回來的罷？我倒了一點在甕頭裏藏過了。還有一點新鮮的泡茶，照你意思泡得濃濃的。濃茶和蜜鍋餅，是着實一頓好餐哪！」

她又忙碌起來，把茶壺從廚房裏拿出來，在桌子上放好一隻杯子。接着，她停了一下，靠近地望着父親。「你很疲乏了吧，是不是？」她柔和地說，「把這重重的靴子脫了罷。唉，我來幫你。也許你想洗一洗澡罷。我已經燒了一點熱水呢。我是給遼沙燒的，但是他不要洗。他吃完就睡去了。他是乏了，可憐的孩子。把你

東西解下來罷，亞歷克舍用熱水洗一洗，換上乾淨的衣服吧。」

父親朝她望了一眼。她歇住了。

「亞歷克舍，什麼事呀？」父親沒有回答。「出了什麼岔子嗎？」父親沈默着。「什麼呀，尼古拉出了什麼事嗎？別瞞住我呵，他受了傷嗎？」

父親沒有回答。母親似乎在竭力使她自己鎮定。她變得非常嚴肅和認真的樣子，心理上準備去做什麼——也許是到醫院裏去慰問她受傷的兒子，當他們替他施行手術的時候，她坐在旁邊握着他的手，這樣使他不至於過分感覺痛苦。她是在鼓起她全部的勇氣，而她是有很大的勇氣的。這個老婦人她顯然是在想鼓勵父親，也許她以為尼古拉傷得很重，也許已經喪失了一支臂膀或一條腿。不要緊，那是可以忍受的。她要去跟他談話，告訴他即使失去了一條腿的人是依舊可以工作的，說這只是最初的震驚，以為你一生是完了。也許她要告訴他說現在他們正在製造奇妙的假腿，那幾乎是和你自己的腿一樣完整呢。

父親默然地坐着，眼光掠過母親。

「你爲什麼不說話呀？」她幾乎是耳語般說。

父親旋過身去。

「打死了嗎？」母親說。

父親不作聲。

我睜大了眼睛，真想跳起來。

父親和剛纔一樣的坐着，兩隻手放在膝蓋上。母親似乎被震撼了，我第一次看到她肩膀忽然狹小起

來，驚奇地想她是多麼的纖瘦。眼淚從她面頰上滾落下來了。

「尼古拉呵！」她只說了一聲，就沒有說了。沈默又籠罩下來。

一隻蟋蟀在屋角上吱吱叫着，時鐘沈重地滴嗒響着，從那擴音器上傳來節度計低沈的拍子，在消磨着戰爭的時間。

「尼古拉呵，」母親說。她窒息住了，接着話就不連貫地嘔吐出來；在某些瞬間，看來她已經不能控制她自己了。「爲什麼他爲什麼這會是他呀？他是那樣一個溫和安詳的孩子呵。他連隻蒼蠅也不會傷害呀。有時他覺得不好過，他就說些笑話，免得教我憂愁……而且又是那樣一個傑出的工人呀，所有的工頭都那樣說，卡拉胥涅戈夫也這樣說呀。他的所有做工的夥伴又都是那樣的喜歡他呀。呵，上帝，爲什麼會是他呀？」

她突然沈默了。父親一動不動地凝視着空間。我可以看到他的臉色是那樣的極其疲乏，彷彿有幾百歲年紀似的，而在他背後是隱藏着幾世紀的悲痛呵。什麼地方地板吱的響了一下，廚房裏發出悉索的聲音——也許是一隻老鼠在偷偷溜過罷——接着又是一片沈默。房間裏依舊和平時一樣，和那極其遙遠的三個月以前的太平日子裏，父親在讀書，母親坐着在織毛線或補綴衣服，當她想起了什麼，偶然地微笑起來，那情形是一樣的。

「爲什麼他呀？」她又說起來了，「爲什麼他一生中就沒有幸福呵？人家戀愛，結婚和生孩子，人家遭遇了什麼事，總還有個孩子呀。」

眼淚從她面頰上滾下，落到她的羊毛頸帶上。她的臉頰皺縮起來，眼淚流得更快了，她的臉孔也變得

可憐地瘦小了。她把手貼着顴骨，苦呻着，急促地前後搖着她的腦袋。

父親歎息了一聲，從椅子裏伸直他的身體。母親放下她的手，平靜下來。

「我們的大孩子就是這樣死了，亞歷克舍，」她說，一陣癱擊又使她的臉孔皺縮攏來，「他受了痛苦嗎？」

「我不知道，」父親回答說。

接着，他站起來，拿下他的帽子，把手在頭髮裏掠着。母親望着他，突然的站起來。

「亞歷克舍，」她焦慮地說，「你還不會把全部事情告訴我呀？」她探求地望着他，但是他把眼睛避開了。

「什麼呀，還有什麼呀？」她輕輕地問，混身戰抖着。「你在這兒，你沒有事。遼沙也在這兒呀。」

她直望着他的臉孔，要求一句回答，但是父親還是避開她的眼睛。我混身顫抖起來，由於一種迫人的感覺，感到一些什麼意外的事情，一些什麼可怖的事情要落到我們身上來了。我看見父親回過頭來，他的眼光落到我的身上。母親一動不動的立着。她似乎不能呼吸了。她跟着父親眼光的方向，急促地搖着頭。

「不，不，」她狂暴地低聲說，「你別想這個，我說，你別想這個，你可以嗎？」她直率地，懇求地說，對她自己所說的並沒有信心。父親又旋過去，歎息起來。

「我們不得不呵，媽媽，」他用一種混和着痛苦與決心的聲音說，「我們不得不呵，」他重複說。

母親放平她的肩膀，擡起頭。她又是從童年以來我所熟悉的莊嚴而有力的女人了。

「不，」她說，「我不肯讓他去。」

她走到我的牀前來，站在我和父親中間。我聽見父親又在歎息了。

「我們不得不這樣做呵，」他說。

「可是他纔十五歲哩，」母親說，「他們並不要這樣娃娃到軍隊裏去呀。他還是一個小孩子呵。他應該玩玩遊戲。哼，我不相信他會拿得動槍呀。」

父親站在那裏，樣子高大而有點窘惑。我不能斷定他究竟有否聽見她的話。他是在想他自己的心事，他是給一種固執的意念所支配着了。

「亞歷克舍，」母親央求說，「我們剛喪失了我們的大孩子哩。人家並不能要求我們把一切都獻出去呀。」

父親沒有說什麼。

「我要去找波加契夫，」母親說，「我要問他，是什麼上面說的，孩子們也要去打仗？讓他拿出這麼一條法律來。我們尼古拉已經給殺死了。這對我多殘酷呵。亞歷克舍，我已經獻出一個兒子哪。這一個邊這麼小。難道我當真就不能保住這小的一個嗎？」

「他一定得去，媽媽，」父親重複固執地說。

「你怎麼敢這樣說呀，」母親說，「你難道不是一個做爹的，難道他們不是你的孩子嗎？這兒並沒有一條法律說可以讓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去當兵呀。這是你自己的主意呀，因為你並不管。你是一個狠心的人呵。亞歷克舍，想想看，遼沙還是一個毛頭小娃娃，你應該教他許多事情呀，你應該保護他呀，而你卻相反的拉他去死。我不能讓遼沙去，我已經獻出我的大孩子了。我已經分擔了苦難，我不能再獻出我的孩子

了。」

母親不再是在央求，而是在要求了。她把頭擡得高高的，直視着父親的眼睛。又是片刻沈默。時鐘滴嗒響着，節度計打着拍子，和時鐘一同的消磨了時間。母親堅決而自信地站着，把我從父親那裏遮開來。父親望着旁邊，依舊和剛纔一樣的沈思着。接着他吐出一口深深的歎息，又說話了。他遲緩而柔和地說着，不時的停下來找求一個適當的語句。

「你瞧，媽媽，」他說，「尼古拉是我礮隊裏的瞭望兵。那是說，他帶着他的電話儘可能的靠近敵人，去察看礮彈落在哪裏，向我們報告回來，使我可以正確地去瞄準放礮。」

父親歇了一下，似乎想按次序去回憶那些事實。他無助地咬着嘴唇，歎了口氣又繼續說下去。

「這樣，你明白，德國人從各方面移動過來。他們不能夠通過照他們原來所計劃的地方，因為我們礮轟得他們太兇了。於是，他們又移到右方來。我們的尼古拉是躺在那株老楊柳樹底下，你知道就是「工程師之家」對岸的那一株。德國人就在那兒渡河。尼古拉打電話要我直接轟擊那株老楊柳樹，我拿起地圖，把那地方劃出來，給大礮指出那轟擊的方向。」

又是一下停歇。這一次很久。顯然他是很困難說下去，但是他表面上還是鎮靜。他咳嗽着。母親默默地凝神聽着他，不會動一動筋肉，幾乎沒有透氣。

「於是你瞧，我就把方向指示給那些大礮，」父親重複一句，「和下令轟擊……」

他又歇住了。他似乎是在想。

母親一動不動的站着等待。

「大礙忙碌起來，」父親繼續說下去，「他們轟掉了那楊柳樹的樹頂，泥土向四周飛濺開來。尼古拉又從電話裏告訴我，『爸爸，你聽見我嗎？』他說，『自然我聽見的。』我回答他，『你打得太遠了。』他說，『你瞄準得更近一點。』『好的，考爾耶，』我說。這以後他就再沒有電話來了。大概就是這一次我指示那正確的方向。」

父親擡起他的頭，做出一副輕微的掣蹙樣子，彷彿在斜睨着我們那座舊桃心木食架上面糊壁紙底圖案。

「唉，媽媽，」他用一種意外響亮和堅決的聲音說，「你現在已經聽到這一切事情了。告訴我這個，爲了尼古拉的緣故，我們是不是有權利讓遼沙默在家裏？」

又是一切寂然了。這是那樣的沈靜，我彷彿可以聽到一隻蜘蛛在網上爬動。它拉着細細的絲，沿着網爬去，它黑色的細腿移動得很快。母親大概當真是疲勞了，會讓蜘蛛弄到我們房裏來。唉，這剎那時我是多麼的渴望着和平，渴望看到一隻乳獸在泥漿地打滾，一隻雛雞從它母親的翅膀下鑽出來，和一隻母牛在牛欄底溫暖而臭濁的黑暗中間嚙着它的反芻物呵。

母親猛然仰起頭來。

「呵，上帝呀，」她說，「把你的咀咒落在那些挑起戰爭的人們身上罷。呵，咀咒他們罷，天父，讓他們千萬萬的孩子死在他們的眼前罷，讓他們所親所愛者每天都毀滅罷，讓那最卑劣的惡狗都背叛他們罷。如果是有地獄和永恆的火的話，讓這些挑起戰爭的人在那火中去焚燒一千年罷！」

她把手遮着臉孔，我父親把我的帽子從木釘上拿開，輕輕地說「阿門。」

他走到牀前來，觸觸我的肩膀

「亞歷克舍，」他說，「醒來罷，亞歷克舍。」

我張開眼睛來，迷茫地望着他，彷彿我還在半寐中間似的。我不要使我雙親知道我剛纔聽了他們的談話。

「你跟我到礮隊裏去罷。」父親說。

「好，」我說，站起來，擦擦我的眼睛。

母親把絨線衫交給我。

「穿上吧，」她說，「這是羊毛的，你在這寒冷的夜裏用得着。」

我穿衣服的當兒，她又忙亂起來，包起幾塊鍋餅，一塊肥皂和我的牙刷，塞到我的口袋裏。

「現在你是到軍隊裏去了，」她說，「你幸虧離家裏那麼近，你可以隨時跑回家來，叫你媽媽替你做事和替你料理牀鋪，也跟你爸爸去當一名指揮官吧。我會要他對你特別好的。」

她還有勇氣來拿這個說笑。她是想鼓舞我呵。

父親和我出去了。爆炸的閃光來得更勤了。礮彈幾乎是繼續不斷的飛過去。德國人是在轟擊萊米斯林那雅街和卡爾·馬克斯廣場。我聽見我們的礮隊在作戰。

從遠處傳來工廠底沈沈的隆隆聲。工作是在那邊進行着。老人和孩子們在開動機器，馬達不停的響出沈沈的嗡嗡聲。

父親和我走下列寧街，經過學校和水塔，走近我們防禦的前線。機關槍在格格響着。一朵火閃發出一

道寒光，照亮了那些蹙縮的房屋。我一邊走，想着孤另另地留在空寂房子裏底母親，我企圖想像她這時在做什麼，現在沒有人可以去鼓勵她了，她只有一個人懷着滿腹的思念。一陣深切的柔情掠過我的全身。我父親用手拉住了我。

「這兒，」他說，「我們不如沿着溝裏走。德國的狙擊兵正在從對岸射擊呢。」

我們跳下到溝裏，僵僵着向前走過去。

第十三章 睡吧，明天還得作戰呢！

整個晚上，我們隊伍的人在河岸上工作着，掘着地下室，加深交通溝和建築掩蔽物。父親和我走入新近掘好作為礮隊指揮哨的地下室裏。從一盞套着煙燻煤污的罩子底煤油燈微光中，我們看見一張由未刨過的木板所造成的小桌子和兩條狹窄的長櫈沿壁放着。

「我們得先找個地方給你睡覺，」父親說，「我怕這兒沒有地方呢。」

他在櫈子邊緣上坐下，靠着桌子。

「爸爸！」

我們回過頭去，看見奧爾珈坐在地下室一個黑暗的角落裏。我們剛進來的時候沒有注意到她。

「是你嗎，奧爾珈？」父親說。

幾天以來，她已經體重減輕了。她的眼睛從昏暗中一瞬不瞬的凝視着。那眼睛看起來很大。

「我在等着你呢，」奧爾珈說，「我們明天去埋葬尼古拉。」

父親探究地望着她。

「你渡河去過嗎？」

「是的。」她回答說，「那些人們幫助我，我自己是沒有辦法的。」她的眼睛燃燒起來。

「他什麼地方……給打中了？」父親沙啞地問。

「一塊礮彈片擊中他的後腦杓，」奧爾珈回答說，「我相信，他是立刻就死的。」

父親點點頭。

奧爾珈繼續朝前面一瞬不瞬的凝視着。

「爸爸，」她說，「你是否想我會經待錯了他嗎？」

「這和現在相干嗎，奧爾珈？」父親乏力地回答說。奧爾珈扭弄着她的手指。

「即使這對他現在並沒有多大相干，我們爲了自己也應該坦直的說出來。」她說得很快，話和話互相碰撞着，「這是異常重要的。也許由於他的死，我們大家都應該變得更善良更進步些。想想看，一個生命已經結束了。一個偉大的生命呵。也許他有些什麼極重要的事情在心裏罷。我們不知道，不知道……」

她扭纏着她的指節，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閃光，巨大而不眨動的。

「你活了很長久，爸，」她用那同樣急促的態度繼續說下去，「你在一生中也許已經看過許多事情。告訴我，該怎麼辦呵？」

父親迷惑地望着她。她的話慢慢地刺入他的意識。他是給一些複雜的內心矛盾過於糾纏着了。他與其說在聽別人說話，不如說是在聽着他自己的思想與情感的奔流。只是他一向對於別人的關懷，迫得他

從那苦惱着他內心的事情中間分心開來。

「我不明白你，奧爾珈，」他說，努力想去理解她的意思。「你爲什麼苦惱你自己呢？」

「我不知道，假若沒有戰爭的話，會發生一些什麼，」奧爾珈打斷他。「也許一切事情都會照老樣子罷。也許我會懂得去關心巴胥加罷……卻是現在，我簡直不能想像，我以前怎麼竟會和巴胥加去結婚呀。現在，我所愛的人死了。上帝哪，我將怎麼辦呵？」

一顆礮彈從地下室上嗚嗚叫過去，但是奧爾珈繼續的說着，彷彿不能停止似的。有幾個人談着天從旁邊走過。奧爾珈一動不動的坐着，黑暗中間她眼睛猛烈地燃燒着。

「我剛纔坐在這兒想，常常是最好的人在戰爭中被殺死。他們是更勇敢而誠實的。尼古拉要不是那麼善良，他也許早已離開此地了。他也不會那麼艱苦地渡過河去了。這兒，在火線上，每個人都能看出他是多麼優良。但是在戰爭以前，我們可會知道他當真是怎樣一個人呢？也許你和我知道的，可是別人呢？那許多人看起來都比他聰明和優良。這是不是說，他應該那樣被每個人都把他看作一個平庸無能的人而活下去呢？爸，他們說最好的人，那些最仁愛和最誠實的人是最先去死的人。那些老太婆說：他是活着太好了。這是廢話。」她殘酷地笑。「但是考爾耶是死得太好了，他是應該活着的。人們說這些話是因爲使那些鄙夫可以更安心的活下去。」

她的眼睛繼續燃燒着，當她不會想得完全便衝口說出話來。她突然伸起她的雙手，似乎驚愕於她在說着那些和支配着她心中的全腹思緒比較起來是那麼瑣小的事情。

「他從來不知道我在愛他，」她聲音裏帶着一種恐懼說，「只想一想這個罷，他從來不知道！而現在

他是死了，我不知道沒有他我將怎樣生活下去。我不停的想着他，猜想他孤獨地躺在那裏的時候是怎樣感覺。他曾否回憶過他過去的生活？他是否看出我們大家曾經對他不公平？我們是怎樣的錯待了他？他躺在那裏也許很想有個人來和他分擔一些恐怖和苦惱，但又怕去煩瀆人家。我可以想像出他在對自己說：不要爲我去煩瀆他們，他們自己大概也够苦惱了罷。」

父親用手掌在桌子上碰的敲一下，站了起來。他的腦袋彎俯着，肩膀碰到了地下室の木條屋頂。

「停止罷。」他用粗嘎的聲音說，「你不知道你自己已在說些什麼呢。」

接着，他控制住自己，又坐了下來。他這時似乎很平靜了。但是我知道他自己內心的騷亂是在拒絕着其他一切。他是用他的心耳在傾聽着尼古拉在電話裏的聲音，企圖用他最內部的感覺，直達到那株老楊柳樹底下的狐穴裏，在那最後幾分鐘裏和他兒子在一起，去知道當死神直視着他臉孔的時候他是怎樣感覺着。那是十分重要的。也許他，做父親的，應該做一些什麼事或是對他兒子說一些什麼話以安慰他最後的一刻罷。也許他當真是錯待了他罷。

這時，父親想對奧爾珈表示謝罪，因爲他剛纔粗魯的語氣。

「你不要去想這個罷，奧爾珈。」他柔和地說，「我們現在能做什麼呢？」他的眼睛落到我的身上。「你應該去睡一睡了，逢沙。我怕這裏沒有地方呢。讓我們到提格脫亞的地方去罷，他說過我們可以睡到他的地窖裏去。」他慢慢地帶上他的帽子，站起來。「你最好也該休息休息了，奧爾珈。」

奧爾珈一動不動的坐在屋角裏。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間，張大而充滿着恐怖，像貓眼睛似的閃亮着。我們走出地下室，穿過花園和公地上的黑暗，到學校裏。經過了這二十四小時，每個人雖然都是可怕

地疲乏了但是我們仍然到處聽見低沈的聲音。人們都不會睡熟，他們在記念着那些戰死的人，驚異於那些他們多年熟悉的人，在戰爭中所顯現出那種無可懷疑的品質。這兒仍然有一些零落的射擊從對岸打來。一架機關槍噴射了一下又沈寂了。遠處一聲轟射，一道閃光飛過車站屋頂，照亮了一塊天空。

我們走下通向戰鬪隊伍總部的石級。值班的軍官坐在電話旁一張桌子邊。在地窖的底裏擠着一些人，睡在油布上。父親輕輕地叫着提格脫亞的名字，他立刻就坐起來。他還不會睡熟呢。

「你能替我的孩子和我找一個輪船的地方嗎？」父親問。

「當然，」提格脫亞說，「這兒空得很呢。」

我們一個個磚頭煙窗背後的角落上安息下來。周圍有些箱籠，我們就利用來做枕頭。我已經躺下了，父親說：

「這樣很好，你睡吧，我還要出去一下，我得去看看。」

他走出地窖去了。直到我躺下，纔感到我是多麼的疲乏和渴睡。有的人在附近深沈而均勻地呼吸着，有的很響的在扯鼾。人們不時在睡眠中間喃喃地說着一些什麼。燈的火燄很低了。提格脫亞忽然擡起他的頭來。

「你睡熟了嗎，波加契夫？」他問。

「沒有，」波加契夫回答說。他躺在靠壁的邊上。

「你知道我在想着什麼，」提格脫亞坐了起來，把腿盤在身體底下，「我們在這兒，你和我，和我們所有的人。我們都願意每個人快樂和幸福。我們都願意耕種土地，生長出豐茂的五穀和製造出機器。以及使

用我們所可能獲得的一切，建立一個巨大的力量來團結我們所有人，和使我們每一個人都適得其所，使我們每一個人都強健壯盛，因為不是這樣，我們的工作就成爲沒有目的了。

「換句話說，就是建設一個蘇維埃國家。這就是一切政治家，科學家，士兵和將領以及千百萬各種人民現在所忙着工作的。我們中間許多人爲這個犧牲了我們的生命。這就是蘇維埃國家怎樣慢慢建立起來的。之後，有一種人覺得苦惱起來，他們要知道爲什麼錫陀羅夫可以有一間供他獨占的辦公室，和難得有功夫跟他談天，或是爲什麼工頭是伊凡諾夫而不是他；還有一些蠢人要人家都停止了工作來關心他個人的困難。這不是一個蠢人嗎，波加契夫？」

「當然呀，」波加契夫完全同意說。

「他卻還不僅止此，」提格脫亞說。「我們大家都有我們自己的小小需要和嗜好。我們有的想買一套衣服，有的想過一個假期，有的想結婚。但是有些東西卻是爲每個人，我們整個國家所需要的。但是有種人，卻說我的那些小小需要是比大家一般所爭求的事情更重要，有種人只想着他自己的舒服而絕不關懷其他事情，這種人一定是反人民的。明白我的意思嗎，波加契夫？」

「我明白你的意思。」波加契夫說。

「好，那末睡罷。我大概吵擾了你一夜了。」

他們躺下了，地窖裏又平靜下來。父親還不會回來，我決定出去找他。我輕輕地爬出地窖，爬出那酣睡平勻的呼吸，扯舂和說夢嚙底王國。父親是坐在石級上。我幾乎一下就闖到他了，但是他卻不會注意到我。他是僵僵地坐着，凝視着黑暗，沈迷在他自己的思索中間。

我叫他，但是他不會聽見，於是我又回到地窖裏來。看來每個人似乎都睡得很熟了，可是波加契夫的腦袋又擡了起來。

「提格脫亞，你睡熟了嗎？」他問。

「沒有。」提格脫亞又撐起肘子坐起來了。

「你在想些什麼？」

「戰爭呀，你呢？」

「我也是。你瞧，提格脫亞，我們自己算不了什麼，是不是？我們今天也許算是把德國人打回去了，但是明天，一切也許又會垮臺，德國人還是要打過來。可是想一想我們的全國——莫斯科，列寧格勒，斯佛特羅佛斯克，諾伏錫勃斯克，卡爾科夫，佛拉狄伏斯克，和一些叫做布伊的，或是叫做納爾哈達的城市，一百，兩百以及成千的城市，再想一想這一切城市裏的人民。想想他們現在都在聽着無線電，急於要知道斯達羅柴伏達斯克在發生一些什麼。每個人，所有工程師，工人，和學者都在焦灼地探知我們這兒需要一些甚麼。每個人都守住他自己的崗位。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自然我明白。你無需來說服我，波加契夫。這一切我已經懂得很久了。我只是有點傲慢，這就是了。你不能想像要傲慢是多不容易哪。可是沒有夥伴，你是不能生活的，你不能靠你一個人生活的。你也得照他們所思想的去思想，去做他們所做的工作。嗯，波加契夫，假如我照我今天作戰的樣子作戰下去，你想他們會不再把我看作和他們同樣的人，而是把我看成他們的一份子來容納我罷？」

「當然，他們會那樣，提格脫亞。」波加契夫說，「睡罷，不久我們就又要起來啦。」

「好的，」提格脫亞馴從地說，把衣服拉上去蓋着他的頭。但是下一分鐘，波加契夫又在叫他了。

「喂，提格脫亞，也許轉機已經到來了，你以為怎麼樣？」波加契夫彎着腿坐了起來，「你是否曾經有過感覺，以為一切都完蛋了嗎？」

「有時感覺過，不過我從沒有說出來。」

「我也沒有。但是你知道，這是很可能現在有個好轉。無論如何，他們已經停止前進了。」

「當然，他們是停止了，」提格脫亞說，「眼前是個轉機，不錯。那是沒有疑問的，我們要打贏這個戰爭。而這是說我們國家是早已適當地準備好了。」

「自然，」波加契夫說，「這不會是吹牛的戰爭完了會發生一些什麼呀，提格脫亞？」

提格脫亞大笑起來。他躺下去，用外衣蓋好自己。「睡吧，波加契夫。」他說。

波加契夫也笑着躺下去了。但是提格脫亞還不會說完。

「戰後的主要事情將是使戰爭廢止。那是說，現在許多困難而必要的事情，那時將是不必要了。我常常想到這個。你是不是也想過呢？」

「是的，我也——」波加契夫說，「常常想。睡吧，提格脫亞，我們明天還要作戰呢。」

提格脫亞歎了一口氣，側轉身體。那些睡着的人平均地呼吸着。那指揮官在桌子上打瞌睡。我又聽見了那些鑄鐵工人沈重的步聲。幾千個人在我眼前閃過去。他們在奔跑着，握着槍準備射擊，越過操場向河邊奔去……接着，我又看見天花板上的一個洞，藍天從洞外窺視進來，還有一片白雲，我猛騰上去，騰到藍色

的空中。那白雲輕柔地輕柔地撞擊着我，直到我完全睡熟了。

第十四章 新的曙光

當我們擊退了德國人，而在黎明時分再來作戰的當兒，礮兵將領栗托佛采夫已經準備好把礮兵重新集合起來。這兒有重礮和小礮，有裝在礮牀上礮身龐大的大礮，有不是向上而且向前伸着長脖子的高射礮。這兒有各種各樣口徑的礮。它們連續地轟擊的，沒有停歇和間斷。在敵人的路上築下了一道鋼鐵和高度炸藥的牆。對岸的德國人沒法擡起他們的頭。直到那幾千門大礮停止轟擊以前，一切前進的企圖都是無望的。

波加契夫這時可以輪流地把他的部隊從前面陣地上調下來，給他們幾個鐘頭的休息。

從栗托佛采夫將軍那裏送來的一車一車軍服和裝備，一早就到了一個工場跟一個工場的人們都開到市內的澡堂裏去，在那裏發給他們大衣，緊身衣，褲子和皮靴。每個工場都編成一個中隊。我跟着別人找出恰合大小的一雙靴子和一件外衣。我跟着別人站在鏡子前面，驚異地注視着那鏡子裏映照着新的陌生的自己。

九點半，我們走到市公園裏去，那裏已掘好了一個巨大的公墓。昨天在戰役中倒下去的人都肩並肩的躺在公園大道上的一個木頭屍架上。工廠的旗幟，各個工場和各個隊的旗幟都在晨光中下垂着。女人們在她們的兒子和丈夫屍身旁邊哭泣着。小孩們用驚怖的眼睛望着他們父親失去了生命的樣子。秋風已經剝裸了公園裏的許多樹木。乾枯的樹葉鋪覆在石子小路上。枯裸的樹枝到處向天空伸突出它們粗

大的手臂。我走到尼古拉躺着的去。他的眼睛緊閉着，他的臉孔蒼白而平靜。死並沒有改變他的樣子。母親呆呆地木立在他旁邊。

我走完那排屍架。魯喀寧五兄弟躺在一起。那老太太站在他們旁邊，幾乎不敢相信這五個全是她的兒子。纔隔了一夜，她似乎已經萎癯了。

安東·羅普戈夫旁邊卻沒有一個人。大概他的哪一個鄰居已經把瑪霞帶着了，我想。

我走過這些一動不動地躺着的屍底旁邊，始終感覺他們不久就會起來重新開始談笑似的。那很難想像，這樣高興，愛生命，快樂，強壯的人們竟會長眠不起了。

到了十點鐘，這些屍身被運到墳墓裏去。女人們嗚咽着，老人們潸泣着。大礮依舊在遠處震轟。巨礮和小野礮的轟鳴混成一種單調的隆隆聲。但是在公園裏這聲音是靜寂了。

這是一個有雲的日子，草地上和小徑上落着一些樹葉。鐵鏟挑起泥土，當那些戰士安入墳墓內，泥土又落下來。接着女人和老人默默地拿起鐵鏟。泥層愈來愈厚了。這時它已經平滿了坑口，墳上開始聳起一個堆堆來。在那靜默中間，你可聽到泥塊落下的聲音。有的人輕輕地，無言地從人羣裏走出來，去代替那些掘得疲勞了的人們。

末了，最後一塊泥土落到它的位置上了。那龐大的黑色坟墓聳起在公園的中央。過些日子青草就會長出來，過些日子，花朵會在這上面開放，而一塊簡短而淒涼的墓碑會裝飾上去。再過些日子，我們的悲哀將因時間而慢慢減輕，而我們會以驕傲的悲痛來紀念今天這日子。可是那時許多今天聚集在這兒的人，將已經不在了。風吹拂着黃葉，新墳上的泥土是黝黑而潮溼的。

父親走近母親，在她旁邊站下了。母親依舊無聲地潑泣着。父親在過去幾個小時中間是變得那麼憔悴和消瘦呀。或許那是軍服的關係，使他看起來兩樣罷。奧爾珈和其餘的人離開一點，孤獨地站着。父親向她看了一眼，她慢慢地走近他。父親用他寬闊的手撫摸着她的手。祖父站在我的後面，一個瘦削的身材，在捋着他的鬚子。華西里·亞里斯達羅維奇從衆人中間擠出，低着頭，向父親走過來。

「這對你是很殘酷的，亞歷克舍·尼古拉維奇，」他說，「當真是很殘酷。我是幸運的。我的兒子平安地在後方。但如果依我的話，他現在也會在那兒擲着槍走向「工程師之家」，或許甚至是走向對河的那株楊柳樹。要是依我，他會……那他和我們將在同樣的位置，而不見得比我們這兒任何人更幸運了。」

他沒有再說什麼，過了一會，走開了——一個寂寞的老人啊，他顯然是和其餘任何人同樣不幸的。這黑色的土堆看來是多麼龐大呵。它是多奇異而荒誕聳起在公園的中央。它的右面是漆成淺藍色的露天舞臺，有一條巨大的長疊木，畫着一隻豎琴和一個假面。它的左面是跳舞池子，同着一座弦樂臺和一個賣冷飲的櫃檯。再過去是餐室，圍着一道長滿着常春藤的籬笆。這一些建築原來都是爲了舒息和娛樂底目的，竟想不到會來自證這市鎮的悲哀呵。

波加契夫爬到坟墓的頂上。他向四面掃視了一周。風在攪動着樹上的葉子，吹斷了那些向潮溼的秋土地悲哀地震顫着底枯枝。市民默默地站着。當他看着這一切，波加契夫又一次的感悟到，這兒已經無需作什麼演講了。因此，當他說話時，他是用着低沈的聲音，彷彿他是在沈思着似的。

「唔，我們無論如何是把他們擋住了，」他說，「他們終究不能打進到市內來。憑着我們的一切經驗，證明我們是比他們更優越的戰鬥者。這是我們悲苦的日子，同志們，但這也就是我們光榮的日子呵。」

他停止了。羣衆移動起來，人們帶着難過的臉色向兩旁讓開去。波加契夫看到他們驚惶的臉孔，當他們給一個小姑娘讓出一條路來，那小姑娘捧着一隻壺，裹在一塊骯髒的手巾裏，手巾的末端結着一塊突出的麵包的邊沿。這是瑪霞·羅普戈娃。她向四周矚視着，在找尋她的爸爸。每個人都回過臉去，生怕碰上那個他們所不敢回答的發問。有一個女人潑泣起來了，靜默變得迫人地難受。

「你要什麼呀，瑪霞？」波加契夫問。

「我給爸爸送了一些湯來，」瑪霞帶着一種懂事的調子說，「他們說他也許還不會吃中飯哩。」

波加契夫從坎上下來，走向那小姑娘。他在她前面站住了，莊重而親切地凝視着她。

「不，」他說，「我們都吃了飯哩。我們今天吃菜湯和豬肉，麵包不用配給證的。」

「那麼爸爸也吃了飯嗎？」瑪霞要知道。

「他不餓，」波加契夫說，「他到別處去了。我們有重要任務派他去。」

瑪霞似乎着惱了。

「他走以前爲什麼不到家裏去一次呢？」她質問着，「家裏有許多木柴要劈，還有水要挑，我只剩得三個盧布啦。」

「是的，是的，」波加契夫說，「他告訴了我們。他走得很匆促，你知道，那沒有功夫到家裏去了。我們告訴他，我們將爲你去劈柴，挑水和給你錢。他叫我們告訴你，搬到你的哪一位鄰居家裏去住一個時候呢。」

「好的，」瑪霞說，「我要到頓尼雅伯母家裏去。」

「好，」波加契夫說，「你要什麼儘管到我們這裏來。我們答應過他，說我們要幫助你，直到他回來。」

「他要去很久嗎？」

「是的，但是別煩惱。我們不讓德國人到這兒來，所以你沒有什麼可怕的。要有什麼事情，你就直接到隊伍裏來好了。我們會照料你的。當仗打完了，你將是一個漂亮而時髦的大姑娘了，我們會給你造一座房子，一座有花園的奇妙房子。我們還將在花園裏造一個鞦韆，你要盪鞦韆的時候你就去盪好了。」

他把瑪霞抱在手裏，高高地舉起來。幾個女人向前過去，等待着。

「唔，」波加契夫說，「你願意跟誰去住，你自己挑吧。」

「我來帶她吧，」我母親說，走上一步，「我現在只一個人了。我們要一起看家。」

「好的，」瑪霞同意了。

波加契夫把她放下來，瑪霞把手伸給母親。衆人分開路來，讓她們一起向鋪着樹葉的小路上走。波加契夫在她們後面凝視着。他拿掉帽子，把手在頭髮裏掠着。接着，他旋過身來，突然的喊出命令。

「集合！」

一個小時以後，我的那支中隊列成隊伍了。因為我是最小的一個，我站在隊伍的末尾。步槍的皮帶不習慣於我的肩膀，老是要滑下來。我是可怕地慌亂。我怕會觸犯命令，或是把左右弄錯了。

中隊的指揮官發出命令，於是我們沿着學校走去，跳入到交通壕裏，排成單行的縱隊走着。我緊緊地握牢我的槍，走得很快，不自禁地低着腦袋。在我的左首，我看見人們的背和緊壓着臉頰的槍柄，那些槍柄在顫動着，當步槍打響了。

又是一個戰爭的日子開始了。

日一十月一年一

第 一 卷 第 一 期

光曙與影陰

版初月二年六十三國民

角一元二幣國價定冊每

印刷者	發行者	翻譯者	著作者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荃麟	Eugene Ryss

印翻准不 ■ 權作著有

(113P.) K

曙

